《那又怎么样》

作者 [日]渡边淳一

在这条名为人生的路上，我们自认青春无敌，却总是碰了满身伤，不想为谁投降，也许最後只剩倔强。

那又怎麽样，你怕吗？

那又怎麽样(1)

夏天，热得要死的夏天。

阿豹张开眼睛，瞪著天花板，摆在床边的老旧电风扇发出嗡嗡的声音，空间狭小的房间充斥著又热又黏的空气。

身旁的人坐了起来，一只手横过他，去拿放在床头柜上的菸盒。

「如果你敢在我床上抽菸，我就揍死你。」阿豹说。

那个人笑起来，「妈的。」

他爬起来，全身光溜溜的，但是他一点也不在乎，好像已经很习惯在阿豹面前裸露一样。

阿豹转过眼睛看他，他是一个很好看的男人，不只脸，连身体也是，光著身体并不会让他看起来很糗，反而有一种情欲的性感。

此刻他正背著他走向房间角落的小冰箱，宽阔的肩膀完美的展露，左边的肩胛骨上刺著一枚单侧的小小翅膀，彷佛振翅欲飞。

「你的翅膀为什麼只有一边？」很久以前，阿豹这样问过阿单。

「因为每个人都只能拥有一边的翅膀。」阿单说了一个他听不懂的答案。

「只有一边的翅膀不是飞不起来吗？」

「所以只有一个人的话，是绝对飞不起来的。」阿单说。

有时候阿单说的话会带给他一种难以言喻的感觉，因为那种感觉太过深刻，因此会让他暂时忘记阿单其实是个白痴这样的事实。

「干，你居然买柠檬口味的冰棒。」阿单一边撕开冰棒包装一边皱眉。

阿单讨厌柠檬，他讨厌一切酸的东西。

「那你不会不要吃？」阿豹拿起搁在床头柜上的打火机丢他。

「你家太热了，妈的，你什麼时候才要修冷气？」闪过打火机，阿单慢慢走回床边，大口咬著冰，然後露出很难吃的表情。

真的像个白痴，阿豹心想。

「我没钱。」他踢了阿单一下，但是阿单不为所动，继续坐在床边。

「你要不要吃？」阿单把所剩无几的冰棒递到他嘴边。

阿豹张开嘴巴，正要咬下，阿单却反手把剩下的冰棒抹丢在他的下腹部，忽来的冰凉让阿豹小小的跳动一下。

「干！」阿豹咒骂。

「看来这支冰棒只有我和小豹能享用了。」阿单的语气听起来有些惋惜。

小豹指的是他身上的刺青，在肚脐的下方，他刺了一只豹子，它低著头彷佛正觊觎下方的猎物，因为位置敏感，所以很富情色意味。

阿单说，每次看到他这枚刺青，他就硬了。

「干。」阿豹又骂，可是这次的声音听起来比较软

弱。

阿单潮湿而温暖的舌头舔著他的刺青，轻轻吸吮，一路向下。

「你要把它弄乾净。」阿豹说。

「你是说哪里？」阿单的笑低低从他的小腹传来。

他伸出手指，摸著那枚栩栩如生的刺青，「你是说这里，」指腹搓揉著，来到已经高高扬起的亢奋，「还是这里？」

「干。」阿豹闭上眼睛。

最敏感的那处被湿热的口腔包覆住，上下移动著，模拟著性爱的频率。

「我要干死你。」阿豹说，然後一个翻身，把阿单压在身下。

阿单自然没那麽容易屈服，两个人在床上不停翻

滚著，使尽全力想将对方压在身下。

阿豹的床比单人尺寸再大一点，但对两个大男生来说还是太小，更别说这两个大男生还是在翻滚的状态。

碰的一声，两个人摔到地板上，阿单的後脑杓直接重击地面，痛得他狠狠的骂了句脏话。

阿豹闷笑著，湿热的吻从阿单的胸膛往下展开，放轻力道的咬著阿单也直直竖起的地方。

感受著包覆前端的皮被阿豹的舌头顶开，阿单抓著阿豹後脑的头发，突然若有所思。

「听说和有舌环的人口交特别爽。」阿单说。

阿豹愣了愣，抬起头，「你听谁说的？」

「阿忍。」

阿忍是他们乐团的贝斯手，虽然一派不正经的流

氓样，但却异常的喜欢照顾人，实在有违他外表的凶狠。

「所以呢？」阿豹问。

「没什麽，只是忽然想到。」阿单说，伸手去把玩阿豹的下身。

阿豹俯低身体，亲吻阿单的眼睛。

他们两个彼此吻过对方的全身，却从来没有接过吻。

接吻是恋人才会作的事情，他们还知道分寸。

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抢与玫瑰的来电铃声，阿单的手机。

「喂。」阿单接起来，「怎样，丁子。」

一听到这个名字，阿豹忽然用力的咬了阿单脖子一口。

阿单微抽了口气，揍了阿豹一拳，阿豹笑起来。

「对，阿豹在我身边。」阿单说。

阿豹站起来，坐在床边，摸著阿单放在床头的菸盒。

丁子是阿单的女友，两个人交往了一年多，丁子很爱阿单。

他咬著菸，四处找不到打火机，他才忽然想到他把打火机拿去丢阿单了。

阿单挂掉手机，抬手把阿豹咬著的菸拿下来。

他一向不准阿豹抽菸，因为抽菸很伤喉咙，他不希望乐团里身为主唱的阿豹做出这种不明智的事情。

「你要走了？」阿豹抬眼看他，阿单穿上底裤。

「丁子说她在我家楼下等我。」阿单套上Ｔ恤，看

了阿豹还硬梆梆的下身，忍不住笑，「要我帮你吗？」

「不用，」阿豹向後退了退，「快滚回去吧你。」

阿单勾了勾唇角，套上牛仔裤，把菸和打火机扫进包包。

「不要太想我。」阿单说，然後趁阿豹还没反应过来，快速闪出门外。

「干。」阿豹骂，拿起一颗枕头用力砸上门板。

那又怎麽样(2)

谁也不晓得他和阿单的关系居然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就连阿豹自己本人也不太清楚他们的关系究竟是从何时开始转变的。

若要仔细算起来，可能是半年前的某一个晚上，他和乐团的人一起喝了酒，大家都喝得醉茫茫的，结果他就和阿单一起回家了。

他是乐团的主唱，阿单是吉他手，两个人虽然同年又同一个学校，但其实他们私底下并不那麽熟，在校园遇见了也顶多点头打个招呼。

可是那一天，一切都变了。

不知道是谁开始的，也许是两个人一起开始的，他们触摸彼此的身体，他们接吻，激烈而凶猛的，像是想把对方吞进自己的身体一样。

酒精沸腾了他们的体内流动著的血液，在最高潮那一刻阿豹张开眼睛，他的身体无比疲倦，神志却无比清晰。

然後他知道，他和阿单再也回不去了。

这听起来好像有点糟糕，但也不至於那麽的糟糕。

之後，他们就开始了这样的关系，隐密又狂荡，只有他们两个人知道的关系，他们背著所有人，探索著彼此的身体。

他们都不是处男，也都没有产生过和男人交往的想法，会这样凑在一起，也许是因为他们对男人的身体都感觉好奇的缘故。

阿单曾经说过他们是同一种人，就是爱和性可以分离的人。

是这样吗？阿豹并不知道。

他就连自己是不是曾经认真的爱过谁都不知道。

「阿豹。」忽然有人叫他。

他抬起头来，是丁子。

「嗨。」他扬扬唇角。

「我们可以和你一起坐吗？」丁子指了指他身边的空位。

中午用餐时间，餐厅里坐得满满都是人，放眼看

过去也找不到什麼空位。

「可以啊，反正我快吃完了。」阿豹说，「阿单呢。」

「这里。」声音从他背後传来。

阿单一手端著一个盘子，放在桌上，在他身边的位子坐下。

「你点什麼？」阿豹问。

「凤梨虾──干，你是土匪喔？」阿单话都还没说话，盘中的虾球就被干走两个。

「不然我还你胡萝卜。」阿豹把他盘里剩的胡萝卜丁拨到阿单的盘子里。

「妈的，我才不希罕你的胡萝卜。」阿单说，但也没有拒绝阿豹往他盘里倾倒厨馀的动作。

坐在对面的丁子对著他们微笑，「你们感情还真好。」

顿时，阿豹的动作有瞬间的僵硬。

「那当然，谁叫我们是同一个团的。」阿单笑著说。

「谁跟这种家伙感情好？」阿豹接著嫌弃的皱皱眉毛。

丁子被逗得笑了，阿豹注意到她的嘴唇开合的时候，舌头上有著什麽。

「听说你和你女朋友分了？」丁子夹了一口炒面，问。

「已经分几个礼拜了。」阿豹看了阿单一眼，阿单正埋头於炒饭当中。

他会和交往一年的女友分手，还不是因为这个家伙的关系。每每情事过後，他的身上总被阿单吸得一小块一小块淤红，他的前女友到最後实在受不了，乾脆自己提出分手。

当然，这些话是不能告诉丁子的。

「我有几个朋友想认识你，就看你什麽时候有空，大家一起出去吃个饭。」丁子看著阿豹说。

「过一段时间再说吧。」阿豹口气明显兴致缺缺。

「你饶了他吧，阿豹才刚分手欸。」阿单跳出来为他说话。

阿豹瞄了他一眼，忽然站起来。

「我去一下厕所。」他说。

刚踏进洗手间不久，阿单就跟了过来。

「你干嘛？」阿豹朝他皱皱眉。

「撇个条不行喔？」阿单拉下拉鍊。

两个大男生沉默的上著厕所，忽然阿豹说：「昨天和丁子玩得很爽吧。」

阿单怔了怔，阿豹从没问过他和丁子之间的事情。

「我看到了，」阿豹拉上拉鍊，「丁子穿舌环了。」

丁子很迷信穿洞会破相，连耳洞都没穿了，现在会忽然转性，唯一的一个答案，就是阿单。

阿单走过来，「阿豹，我……」

阿豹把水龙头打开，哗啦啦的水声掩盖住阿单的声音。

「丁子很爱你。」阿豹说。

阿单站在他的身後，他们的视线在镜中交会，阿豹苦笑了下。

「我觉得我们一定会遭天谴的。」

背负著情人的信任却又屡屡背叛，然後在这样的罪恶感下得到至极的高潮。

如此无药可救的他们，一定会遭天谴的。

那又怎麽样(3)

练团室。

狭小的空间挤著四个大男生，主唱阿豹、吉他手阿单、贝斯手阿忍、鼓手小龟，他们的乐团的名字叫做马戏团。

这个团名听起来好像又逊又没有气势，每每团员这样抗议的时候，一向好脾气的小龟就会呈现暴走的状态，所以大家只好把苦水又吞回肚子里。

这个乐团成立大概有一年半的时间，但是阿单却是在一年前才加入他们的。

阿单还记得他第一次看见阿豹的情景。

是在学校里面的河堤上，也是一个夏天的夜晚，那个夜晚有著凉凉的风和满天的星星。

是阿豹约他出来的，不知道从哪里得到的电话，阿豹还自备了两瓶啤酒，一副准备要和他好好谈心的模样。

「我们的团想要你。」阿豹开门见山的说。

「喔。」阿单打开啤酒。

「你可以到我们团看看，然後再做决定要不要来。」阿豹也打开啤酒。

「你们的吉他手呢？」

「和女人跑了，」阿豹笑了，「干，跑了也好，那个烂货。」

这是他第一次看见阿豹的笑容，有一种纯真的感觉，一瞬间让他变成一个好像连脏话也不会说的纯情处男。

「我也是个烂货。」阿单说。

「妈的，如果你是烂货的话，那全天下的吉他手都死光光了。」阿豹说，阿单真的不知道他对他的信心是从哪里来的。

所以他只是勾勾唇角，没有说话。

「不加入我们你会後悔的，」阿豹说，「我们会变成全台湾……不对，是全世界最棒的乐团。」

然後阿单笑了。

「喔？凭什麽？」他的声音里没有轻蔑，只有兴味。

这次换阿豹笑了起来，「因为我是世界第一的主唱。」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那双黑溜溜的眼睛很闪很亮，无比认真无比执著，却又带著一点孩子气。

阿单这时候才注意到，其实阿豹长得很好看，浓黑的眉和有神的眼睛，是会让女生疯狂的那一种阳光俊朗。

「不然我唱一首我写的歌给你听。」阿豹清了清喉咙。

「喔。」阿单应著，心底却完全不抱任何期待。

他看过太多这样过度自信的主唱，他们的歌声和他们的信心往往呈现极度相关的反比。

他点起一根菸。

河堤上除了他们之外并没有什麼人，河堤下面是一片棒球场和篮球场，隐隐的还听得见大男孩叫嚣嘻闹的声音。

然後阿豹唱了起来 ,他的歌声出乎意料的很清澈，阿单吓了一跳，转过眼睛看他。

阿豹看著前方，神情很专注，像是台下坐满了他的听众一样。

他的声音在低音的时候温柔缠绵，在高音处却又激昂悲伤。他的歌声里蕴含太多感情，太容易骚动听众的泪腺。

阿豹说的没错，他的确有那个本钱成为第一名的主唱。

於是阿单加入了这个乐团，和乐团其他人为了世界第一乐团的这个头衔继续努力，并且一起梦想征服小巨蛋。

不过阿忍的梦想比团里的每个人都还要实际。

阿忍说，他想要在夏天的海滩上开演唱会，然後嗨得每个辣妹都脱下她们的比基尼。

这或许也是全天下男人的梦想。

「今天就先练到这里」团长阿忍看看手表後宣布，

「明天晚上还是一样的时间要练团。」

两个礼拜之後他们要参加一个大型的乐团表演，如果得到优胜，不仅有奖金可以拿，还有资格在知名的ＰＵＢ里驻唱一个月，当然驻唱费另外算。

所以大家开始拚了命的练习，希望能把这场比赛当作成名的跳板。

「好啦，大家快点滚蛋，」阿忍催促著，「再过五分钟练团室又要加钱了。」

「那我先走了。」小龟收好他的鼓棒，包包一背，很帅气的就走了。

「我也要先走了。」阿单和阿豹紧接在後，迅速的把阿忍留下来还钥匙，惹得阿忍咒骂连连。

走出练团室，阿单看看手机，上面的时间显示著十二点五十五分。

阿豹跟著他，他今天坐阿单的机车过来，自己没

有骑车。

「你今天要睡我那里吗？」阿单问。

因为阿豹外宿的地方冷气坏了，所以这几天都跑到他那里打地铺。

当然，有时候也不只是打地铺。

「要现在回去了吗？」阿豹随性在阿单的机车上坐著，抬头看著站在车子旁边的阿单。

「不然要去哪？」三更半夜的，还能去哪？

「去天涯海角。」阿豹笑，怎麽会说出这麽白烂的话，连他自己都忍不住怀疑自己的智商。

「干，」阿单也笑起来，「亏你说得出这种话。」

两个人笑了一阵子，忽然什麽都安静下来。

「那要走了吗？」阿豹问。

「干。」阿单笑了笑，发动起机车，「那就走啊。」

那又怎麽样(4)

到底天涯海角在哪里？

这个世界上，可能没有一个人知道。

阿单的悍将125在阳金公路上奔驰著，车速很快，风很冷，这条公路看起来很长，彷佛没有尽头。

「干！」阿豹发起疯来，在摩托车上怪吼怪叫，但是风一下子就把他的声音给吹走了。

「妈的，你闭嘴啦！」阿单也笑著吼起来，两个疯子，真他妈的。

後座的阿豹不知道是哪根神经接错了，大声唱起老歌，迎面而来的风不停拍打著耳膜，他的声音远远

传了出去。

一瞬间阿单忽然觉得，就算他们的人永远到不了天涯海角，但是风会把阿豹的歌声带过去，带到那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

当然，他不会蠢到把这样的想法和阿豹分享。

「我想我可以忍住悲伤，假装生命中没有你……」那个智障还在後座唱著歌，一副青春无敌的模样。

这样的人，好像天生就是一根肠子通到底，无忧无虑，大脑只是装饰品。每次阿单都怀疑，像阿豹这种人真的明白什麽是悲伤吗？

「干，我闻到海的味道了！」阿豹突然兴奋的叫起来。

下一瞬间，海就出现在他们眼前，在护栏外展开一片。

阿单突然加速，像在追赶著那片海的尽头。

「我们乾脆冲进海里算了啦！」阿豹在他耳边吼。

「操。」阿单笑，这倒是很诱人的提议。

不知道又骑了多久，连公路都到达尽头，他们还是没有看见海的终止点。

随意停了车，两个人把鞋子随意一丢，赤脚走在沙滩上。

晚上的海是黑色的，很凶猛，张潮的浪用力的拍卷著沙滩，像是想把什麼东西都卷到异次元那样的用力。

「应该带啤酒的。」阿豹说。

他们两个人躺在沙滩上，海浪在他们脚边拍著，感觉有点刺激。

「等一下海浪会涨得越来越高，我们就会被卷到海里。」阿豹预言。

「你觉得海里会有什麽？」阿单问，从菸盒抽出一根菸。

阿豹想了想，「很多尸体吧。」

「有道理。」阿单点点头。

海涨潮得很快，一下子海浪就拍到他们的小腿，他们没有移动。

「如果被卷到海里，我们也变成尸体了。」阿豹说。

「搞不好要变成尸体以後，我们才到得了天涯海角。」阿单抽了口菸。

「是喔，」阿豹看著天空的星星，「那这样被海卷走，好像也蛮浪漫的。」

阿单没有说话，海淹到他们的腰了，他们还是没有动。

阿豹又唱著那首老歌了，也许是因为海浪的关系，他的声音听起来好沧桑，像是太过清楚爱的艰苦。

我想我可以忍住悲伤　假装生命中没有你
从此以後我在这里　日夜等待你的消息
能不能让我陪著你走　既然你说留不住你
不论你在天涯海角　是不是你偶尔会想起我
可不可以　你也会想起我

海慢慢淹到他们的脖子，突然阿豹说：「死掉以後的世界，一定很冷。」

两个人对看一眼，一个波浪打过来，刚好把他们淹没。

他们还是没有动。

浪潮又缓缓退去，终於露出他们的脸。

他们坐了起来，全身都湿透了，阿单还衔著一根湿掉的菸。

「死掉以後，吃冰就没感觉了。」阿豹说。

这句话不知道触碰到了什麽，两个人都笑起来。

阿单把菸吐掉，甩了甩湿透的短发。

「妈的，真像死了一遍。」阿单说，湿掉的皮肤被海风一吹，冷得鸡皮疙瘩都站了起来。

他摸著菸盒，抽出另一根被海水浸湿的菸，咬在唇间，点了好几次火，菸还是点不亮。

阿豹看著阿单，手指伸了过去，轻轻摸著他的嘴唇。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麽这麽做，阿单也没有问他。

阿豹把他衔著的那根菸拿了下来，那一刹那，他

以为阿豹会倾身过来吻他，但是阿豹没有，他只是把那根菸拿了下来，在指间把玩著。

有种气氛在他们之间弥漫，他们谁也没有说话。

嘴唇上彷佛还残留著手指的触感，阿单抿了抿唇，压掉心底的一点骚动。

他和阿豹曾经接过吻，只有一次，在那个他们两个都喝醉的晚上。

他有点想不起来当时的感觉，只记得好像很刺激，有种什麽东西搔到了血管末梢的兴奋感，没有人曾经给过他那样的感觉，丁子没有，其他女人也没有。

阿豹也和他一样，有那样的感觉吗？他很想知道。

他看著阿豹黑亮亮的眼眸，他的手伸了过去，轻轻摸著他的眼睛。

阿豹没有动，他慢慢的躺了下来，那一刹那阿单想，如果他在这里吻了他，阿豹又会怎样？

那股暧昧的氛围发酵得更膨胀了，压得阿单有点喘不过气。

「……如果你是女生，我一定会爱上你。」忽然阿豹说。

那句话就像一根针，在压抑到极点的气氛上刺了一下，於是那种暧昧倏地像饱满的气球泄了气，一点一点的扁平下来。

阿单勾著唇角，又拿出一根菸咬在唇间，好像在笑。

过了一会，阿单说。

「如果真的爱上的话，谁还会在乎性别呢？」

菸终於被点亮了，他抽了一口，缓慢的把菸吐了出来。

烟雾是最好的屏障，雾掉了阿单的表情，也遮住

了阿豹的眼睛。

注：文中引用的歌是陈升的〈把悲伤留给自己〉。

那又怎麼样(5)

阿豹知道，他和阿单之间一直有一条界线存在。

起初他以为那条界线是丁子，最近才发现其实不是，那条界线是他自己。

「你相信真的有爱情这种东西吗？」阿单问他。

暑假，热得让人几乎窒息。

他们窝在阿单家，设定了很冷很冷的冷气，然後做爱。

或者应该说是性交，如果他们没有爱的话。

「你相信吗？」趴在枕头上，阿豹反问他。

「我不知道。」阿单的声音听起来很迷惘，像一个小孩。

「我也不知道，或许有吧。」阿豹的声音闷在枕头里面，「至少那种东西在丁子身上还看得到。」

「你为什麽每次都要在这种时候提到丁子？」阿单问他。

阿豹把头从枕头上抬起来，阿单正看著他，那种眼神很复杂，阿豹看不懂，或许他也不想看懂。

他没有说话，他伸手要去拿菸，但阿单忽然将他压在身下，阿豹出手揍了他一拳，距离太近，阿单没有躲开，硬生生的让那一拳砸在他的唇角。

「走开。」阿豹说。

阿单没有让开，他低下头去咬阿豹的脖子，很用力的。

「妈的。」阿豹咬牙，揍著他的肚子。

他的力道很重，每一拳都像是想要打死阿单。

阿单闷哼著，他的牙齿深深陷入阿豹的肩头，彷佛狠下心要咬下一块肉来。

「去你妈的，你发什麽疯啊？」阿豹咒骂著。

他用力的推著阿单，阿单不动，他发火的去咬阿单的耳朵，阿单回过头，阿豹突然一个翻身，把他压在身下。

阿单不动了，阿单看著他。

阿单的眼睛又深又亮，像是跌落一片星星一样。

阿豹想起那一天，阿单说，如果真的爱上的话，谁还会在乎性别呢？

他低下头，狠狠的咬阿单的脖子，阿单并没有抗拒，他伸出手摸著阿豹的头发。

阿豹咬著他的喉结，他反而将自己的颈子更送入他的口中，像是一只被征服的兽，心甘情愿臣服在阿豹的脚下。

阿豹的唇舌来到他的锁骨，他放轻了力道，先是舔著，然後慢慢的吸吮，把那样光滑的肌肤吸进了自己的口腔，他听见了阿单的呻吟。

他抬头看阿单，阿单看著他，他一直看著他，用那双黑澄透亮的眼眸，这忽然让阿豹有点害怕，他伸出手，遮住了那双眼睛。

不要那样子看他。

这会让他忍不住想，阿单在和丁子上床的时候，是不是也用这样的一双眼睛看她？

「你把手拿开，」阿单说，「我想看你。」

阿豹放开手，下一瞬间，他用力的将阿单翻过身。

「他妈的，我要咬死你。」阿豹说，他的牙齿狠狠的咬著阿单左肩上的那枚刺青，一点也不留情的。

「干，」阿单在枕头里吼起来，「有种你就再咬用力一点，你就真的咬死我啊。」

阿豹更用力的将他压进了床里，他深深的贯穿了阿单，他的气息喷在阿单的颈间，阿单奋力抵抗起来。

他回过头，阿豹将全身的重量都压在他的身上，他没办法移动，他只能咬住阿豹，咬住他的唇角，咬得口腔泛开一片血腥味。

阿豹任他咬著，他在阿单体内发狠的抽动著。

阿单咬破了他的舌头，阿单疲软下来，渐渐的一动也不动了。

阿豹用带伤的舌尖舔著阿单背部被他咬出的齿痕，他紧紧的抱著阿单的腰，然後在他身体里面射精。

「他妈的。」阿单骂了声。

阿豹没有移动，他就这样抱著阿单。

那个片刻，他们都没有说话。

痛和高潮都同时达到了某个难得的平衡，於是他们松懈下来，在安静中面对自己最真实的感受。

阿豹亲著阿单的肩膀，阿单被他整得很惨，东一块吻痕西一块淤青，丁子不是瞎子，阿豹开始为阿单担心。

「你他妈的下手真狠，」阿单的声音闷闷的，也许是因为头埋在枕头的关系，「我可不记得我上你的时候对你这麽狠过。」

「怎麽办，我看你这次瞒不过丁子了。」阿豹说。

阿单沉默著。

过了一会，阿单才又开口。

「如果丁子把我甩了，那我们就在一起。」他说，一字一句的，像做了一个重大的赌注。

那又怎麼样(6)

丁子并没有把阿单给甩了，他们大吵一架。

练完团之後，小龟和阿忍说要陪一下心情郁卒的阿单，所以提议到夜店喝点酒。

阿豹一点也看不出来阿单需要人陪，真正哭惨的人绝对是丁子。

迷幻的灯光，震耳欲聋的摇滚舞曲，火辣辣烧进喉咙的调酒。

阿豹看著阿单，这个不知道让多少女人心碎的男人。

一闪一闪的白光打在他的脸上，衬得那张俊美的

脸有著距离感。

阿单实在长得过份好看，有型的平头造型让他的五官看起来很性感，光是坐在那里，就吸引了很多女性的目光。

越是引人注目的男人，越是要命的危险。

阿单一再印证了这句话。

「不要再喝了。」阿单想拿走他的酒。

阿豹看著他，阿单的眼睛很深很亮，那里面藏著一些东西，总让他害怕。

听说丁子爱惨了他，为了他丁子放下所有的自尊不顾一切的倒追，嚐尽了无数的眼泪，而阿单却连一个承诺也不给。

他有一天也会像丁子一样吗？

「你曾经跟丁子说过你爱她吗？」阿豹喃喃的问。

「什麼？」音乐遮去了他的声音，阿单没听见，大声的问。

阿豹摇头站起来，他的脚步有点摇摆，阿单伸手过去要扶他，却被甩开。

「走开。」阿豹对他说。

但是阿单却跟在他的身後，跟著他走进厕所。

「你烦不烦啊？」阿豹吼他。

「你今天干嘛一整天都摆脸色给我看？」阿单的脸色也不太好看。

阿豹没有说话，他转身往厕所里走。

但是阿单不让他走，他抓著他的手臂，用力将他甩抵上门板。

「干！你发什麼疯啊？」阿豹低声吼起来。

阿单用身体压制住他，低头想吻他，阿豹挣扎起来。

外头人群嘈杂的声音离他们这麽近，只要有一个人进来上厕所，他们就都毁了。

「干，快放手！」阿豹吼。

阿单不放，他的嘴唇触碰上阿豹的，却在下一瞬间被阿豹咬得鲜血淋漓。

阿豹一拳揍上他的腹部，阿单终於吃痛退了开来。

他瞪著阿单，用力的抹了抹自己的嘴唇，恨恨骂著：「你是有病啊？」

「我和丁子分手了。」忽然，阿单说，猝不及防的。

这句话重重撞击到阿豹心底的某一块，使他全身震动起来。

「为什麽？」他反射性的问，却又在话问出口的那一刹那发现，自己根本不该问。

阿单看著他，他的表情竟然显得有些悲哀。

「我要走了。」阿豹低下头，迅速想从他身边走过。

「你是真的不知道吗？」阿单的声音从他身後传了过来。

阿豹没有说话，他选择不听。

「你还要这样躲到什麽时候？」阿单的低吼回响在厕所里。

阿豹加快了脚步，阿单并没有追出来。

为什麽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他一点都不明白。

明明说好两个人只是玩玩，除了肉体之外，不再有任何关系。

到底是谁先跨出那条界线的，是阿单？还是他自己？

他想起阿单的眼睛，他害怕那样的眼神，彷佛承载太多情绪。

你是真的不知道吗？

阿单的声音听起来如此绝望。

阿豹闭上眼睛。

那又怎麽样(7)

他们第一次登台表演是在学校，一个平常的中午，他们搭好器材就在校园的一个小广场演唱起来。

不是太好的音箱，就连麦克风都有点问题，也没有租借场地，更没有事先召集好亲友团。

想一想那时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勇气，他们四个

人就这样很帅气的上场，除了团长阿忍有点烦恼，怕表演到一半就被学校给赶走。

路人来来往往，有几个停下了脚步，想看看他们到底在干嘛。

「大家好，我们是马戏团。」阿豹靠著麦克风架说，声音有点乾乾的，不知道是紧张还是觉得团名实在太糗。

本来停下脚步的路人又走开了几个，阿豹回头看他，像是有些不知如何是好，阿单对他微笑，走上前去。

「我们主唱的声音他妈的超正，」阿单对著麦克风说，「不好听的话我们鼓手的初吻免费送你，妈的，清纯处男的初吻现在这个世界哪里找啦？这位同学，不要走嘛，这个位子已经留给你啦。」

被点名的女生满脸通红的被起哄的朋友们推上前，周围顿时又围了好几个路人。

交还麦克风的时候，阿单拍了阿豹的肩膀，他的肌肉很僵硬。

鼓手小龟直直的竖著中指欢迎他回来。

前奏下去了，阿豹写的歌，他重新编过曲，是一首抒情摇滚。

阿豹唱了起来，他的声音听起来还是很乾，连平常实力的一半也不到。

从背後看著他，阿豹的背影僵直，阿单怎麽也没想到 ,这个看起来天不怕地不怕的粗线条居然会怯场。

他慢慢的靠近阿豹，趁著空档轻轻碰了下他的肩膀，阿豹看著地面的视线终於抬了起来。

「看我。」阿单轻轻的说。

於是阿豹看著他，他的声音听起来不那麽硬了，阿单的吉他旋律跟著他，慢慢的，让他进入状况。

我还勇敢　你却不在　为什麽爱总人受尽伤害
你说你还我一块空白　我却只想要体温的依赖
那些再也到不了的未来　一块一块　化为尘埃
我连眼泪也不能对自己坦白　寂寞放大所有难挨
你说你还我一块空白　上面却涂满悲哀
能不能不要离开　你走了我还能怎麽办

他唱著激昂的副歌，阿单的电吉他跟了上来，他看著阿豹，他知道，阿豹一定做得到。

阿豹用歌声回应了他，他的歌声高得不能再高，在最高的一刹那令人心碎的停住。

阿单将旋律接续下去，一段华丽具有爆发力的solo。

来往的人群被吸引住，周围围了越来越多人。

阿豹的声音恢复成平常的水准了，低柔的歌声无比缠绵，悠悠的潜入每个人心底的空隙。

阿单站在他身後看著，大多数人的眼光都落在阿豹身上。

从第一次听他唱歌的时候阿单就知道了，这个男人，注定要站在舞台上。

阿豹回头看他，他的笑容俊朗耀眼，一瞬间，阿单的心动了下。

那样的感觉倏忽即逝，快得让人抓不到。

表演到了结尾，当吉他滑下最後一个音，全场突然爆出雷动的掌声，他们这个时候才发现原来小广场已经围了这麽多人了。

阿豹走了过来，一脸的汗，和他一样。

「干，你太屌了。」他搥了阿单肩膀一记。

阿单看著他，有一股什麽爬上了他的心，就这一瞬间的冲动，他迅速的靠近阿豹耳畔，低低说了一句话。

阿豹笑了,他的笑像个彷佛得到心爱玩具的小孩，纯真开心。

阿单说，我会让你成为世界第一的主唱。

那又怎麽样(8)

阿豹睁开眼睛。

中午十二点半了，乐团比赛在下午两点开始。

真他妈的热死人，他睡得满头大汗，迷迷糊糊的爬起来，到浴室冲个凉。

怎麽又会梦到那一天初次上台？干，在比赛前做这种梦，也不知道到底是凶是吉。

打开莲蓬头，他闭上眼睛，任冷水流过他的全身。

他想起了阿单，妈的，想他干嘛，浪费脑细胞。

他甩了甩头。

阿单的确和丁子分手了，听阿忍说，丁子整个人快要崩溃，她哭著求阿单不要离开，但是阿单还是没有回头。

你是真的不知道吗？

那一天，阿单问他。

从那一天开始，他们就没有再说过话。

跨出浴室，阿豹吹头发，手机上显示著一通未接来电，是阿单。

阿豹想了想，还是回拨了电话。

『喂？』手机那端，是阿单的声音，有些疲惫的。

「找我干嘛？」阿豹没好气。

『我在你家楼下。』阿单说。

阿豹默默挂掉了电话。

当他换好衣服下楼，他看见阿单坐在他的机车上发呆。

「怎麽会来？」阿豹问他。

「反正没事，就想说来接你。」阿单说，把安全帽递给他。

他戴上安全帽，阿单发动机车，他跨坐在後座。

「饿不饿？」阿单问他，他的声音听起来给人温柔的错觉，妈的，可不可以不要用那种跟娘们讲话的声音问他？

阿豹别过头，没有回答。

连他自己也不懂，干嘛对一片好意的阿单这麽不耐烦。

中午的阳光刺热，灼射著皮肤，阿豹感觉自己全身都要烧起来了，妈的、妈的。

阿单骑车，他完美的背展现在他眼前，阿豹熟悉隐藏在衣服下的每一条肌理，他知道他的背上有一枚翅膀刺青，他曾经吻过那里，一遍一遍。

「怎麽了？」阿单的声音还是一样，那麽低柔。

阿豹从来没有听过他用这样的声音和别人说话。

你是真的不知道吗？

那一天，阿单问他，他的眼睛过於灿亮，有一种让他害怕的疯狂。

阿豹轻轻的将脸靠在他的背上，阿单的背有著瞬间的僵直。

「我不知道。」阿豹说。

那又怎麽样(9)

他们抵达的时候，人山人海，每个团的乐手似乎都精心打扮过，甩著金属鍊、打扮庞克的人不在少数。

他们一下子就看见了阿忍和小龟，妈的，这两个小子也有备而来。

小龟顶著一头新剪过的短发，身高一六五的他打扮日系，被其他高大的团员一榇，清秀的五官让他像极了娃娃；阿忍则把他的鼻环、舌环、耳环都换成会发亮的饰品，银光闪闪，让人不敢直视他的脸。

「干，你们两个怎麽这麽慢？」阿忍看起来很暴躁，每次要表演之前，他都像只尾巴被点火的迅猛龙。

「我们什麽时候要上台？」阿单问。

「再过两团。」阿忍皱著眉。

「你们合好了？」小龟小声的问著阿豹。

阿豹怔了怔，知道他指的是他和阿单，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该怎麽说，只好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

时间太赶，也没有空间给他们练习，阿忍的暴躁以倍数增加，幸好他的女友曼曼及时赶来，才勉强让他安定了点。

「干，兄弟们，我们练了这麽久，就是为了这一刻。」阿忍很激动，「得到了冠军，我们就可以在沙滩上开 party 了，妈的。」

其他三个团员同时翻了翻白眼。

阿忍恍若无觉，继续吆喝著：「兄弟们，伸出你们的手！」

啪、啪、啪，四只手叠在一起，四个人互看了一眼，然後大吼：「马戏团，ＧＯ！」

要上台前，阿豹回头看了阿单一眼。

阿单一句话也没说，只是对著他笑了一下。

一瞬间，他的心情忽然安定下来。

「让我们欢迎十三号，马戏团。」女主持人的声音传来。

「上啊，兄弟们。」阿忍说。

当这四个外表抢眼的大男生站在台上，莫名的引来一阵尖叫，就连女主持人也抗拒不了这样的秀色可餐，特意和他们多聊了几句。

阿豹站在麦克风架前，腼腆一笑，一瞬间，四下充斥著快门声。

「我们是马戏团，请大家多多指教。」他说，回首向小龟点点头，小龟比出个ＯＫ手势，打著拍子开场。

吉他和贝斯跟了上来，阿豹一转头，就看见阿单。

不要担心。

他彷佛听见阿单这样对他说。

阿豹知道，自己没有什麽好怕的了。

节奏强烈的曲子摇滚著观众，阿豹唱著，他高昂清澈的声音有著足够的爆发力，震动著每个人的耳膜，让人忍不住跟著打起拍子。

他的表情专注，俊朗的脸庞有著耀眼的光彩，阿单侧首看他，看他的歌声轻易牵动每个人的表情，看他怎麽也藏不住的光芒。

阿豹是个唱歌的时候会发光的男人，有时候耀眼到让阿单很想找个地方把他藏起来，藏在一个没有人会发现的地方，只有他自己能够看见。

从来没有对谁有过这样的感觉，这种感觉强烈到连他自己都觉得害怕。

阿豹背对著他，他的身影颀长俊挺，阿单能够想像，他那双眼睛如今拥有如何的光彩。

他天生属於舞台。

两首指定曲安全过关。

阿豹拿起了麦克风，「接下来，我们要带来我们的新歌，空白。」

台下捧场的尖叫，阿豹回头看著阿单，他走到阿单旁边，前奏开始了，阿单的指法还是这麽的漂亮，阿豹的歌声加了进来。

他的音质很乾净，但却蕴藏著丰富的感情，阿单

跟著他的歌声，却感觉也是阿豹在跟著他的旋律。

阿豹唱歌的表情非常性感，看著他的嘴唇，阿单忽然很想吻他。

到底是怎麽样的一种情感，让他光是这样看著他，就渴望到心脏都抽痛起来？

曲调缓缓进入激昂的副歌，电吉他和阿豹的声音越攀越高，快要控制不住了，阿单想糟糕了，他起音太高了，可是阿豹居然跟了上来，他的歌声激烈高亢，听得阿单全身鸡皮疙瘩都起来，然後完美的停顿在最高的一刹那。

干，你这家伙太屌了。

阿单看著阿豹，他正对著他笑，多久违的笑容，然後阿单也笑了。

「换你。」阿豹用唇语说。

接下来是吉他的 solo。

阿单勾了勾唇角，他对著阿豹，手指灵活的滑刷著弦。

阿豹看著他，阿单又改了指法，干，这还是人类的手吗？

彷佛故意不让他的完美演唱专美於前，阿单手指下的旋律繁复华丽，急跳的音符拥有巨大的爆发力。

他忽然想起很久以前的某个晚上，在某家酒吧的摇滚之夜，那是他第一次看见阿单弹吉他。

他就站在台前，在这麽近的距离看著阿单，看著他弹奏吉他的模样，看著他彷佛把所有的生命都投进去一样的用力，所有的音符冲击著他的细胞，他第一次觉得，原来音乐也可以让人高潮。

修长的手指快速的压抖著弦，阿单满头大汗，专心的神情魅惑，彷佛在和他的吉他做爱。

在床上的时候，阿单也是这样的表情，他喜欢看

著阿单的脸和他做爱，他喜欢那个时候的阿单。

那个时候的阿单眼底只有他，没有吉他，没有观众，只有他。

有时候，他多麽想要独自拥有这个男人。

阿单忽然抬眼看他，阿豹对上他的眼睛。

他的声音加了进来，他看著阿单的眼睛唱著，阿单也看著他，他指下的旋律激昂，阿豹的声音越唱越高。

他看懂阿单的眼神，如此赤裸，他想和他做爱。

他也是，干。

他闭上眼睛，唱完最後一句，吉他滑下最後一个音。

短暂的寂静过後，爆雷的掌声响起，阿豹有些遗憾，他们又回到了现实。

「谢谢。」阿豹对著麦克风说。

他知道阿单还在看著他，但是他故意选择不回应。

下台之後，阿忍和小龟扑上他们两个，他和阿单两个人措手不及，被两个汗流浃背的大男生用力的围抱在内圈。虽然这种举动有点不符合他们平时提倡的男子气概，但是偶一为之也还算温馨。

「干，我们一定会红得要死。」团长阿忍作出结论。

阿豹终於看了阿单。

他永远记得阿单的那一句话。

我会让你成为世界第一的主唱，阿单说。

是不是那个时候开始，他的心底就开始有了阿单的存在？

阿豹不知道，他真的不知道。

那份在心里埋住的情感，究竟是不是爱？

那又怎麽样(10)

庆功宴。

最後结果公布，奖落马戏团，团长夫人曼曼马上带著亲友团包围这四个大男生，一路杀到ＰＵＢ狂欢。

亲友团的成员大多是娘子军，大家见猎心喜，挑好目标对象就紧紧的贴上去，吵得除了有女友的阿忍之外的三个团员不胜其扰。

阿豹看著阿单，阿单坐在距离他好几个位置之外的地方，被一群女的伺候得服服贴贴，妈的。

他仰头狠狠灌了一口酒。

「哎呀，喝什麽闷酒嘛。」他身旁的一群花枝招展

的女生也巴了过来。

阿豹没理她们，事实上，他的眼睛全黏在阿单身上没办法移开了。

有一个女的，干，居然藉酒装疯的亲了阿单的脸颊！

他一双虎眼圆睁。

阿单的脸色也很难看，但也没有把她推开。

单以律，你这个水性杨花的男人！

阿豹忽然站了起来，围在周围的一帮女生被他的气势震慑，微微向後退开了一小圈。

「我要出去抽菸。」他只丢下了这样的一句话。

走出店内，他没来由的觉得很闷，闷到了极点，简直想揍人。

「他妈的。」阿豹低低的骂了一声。

他点起一根菸，把一口菸深深的吸到了身体里面，再慢慢吐出来，心情并没有因此而好过一点。

阿单跟过来了。

他假装没看到，越过他，走进旁边的暗巷。

「你又干嘛了？」阿单的口气有著些许不耐烦。

阿豹没有说话，他好像连看阿单一眼都不愿意，阿单从来也不是脾气多好的男人，所有的耐心快要被磨到了尽头。

「范则冶。」

阿单用一种很冷漠的陌生语气叫他，阿豹终於自己抬头对上他的视线，阿单的眼睛还是那麼的亮，那麼容易让人感觉心动。

「你到底还要躲我到什麼时候？」阿单问他，他

看起来似乎有些疲惫，他想是他自己看错了，那样意气风发的阿单，怎麽可能会有憔悴的时候？

「我没有躲你啊。」阿豹烦躁的又抽了口菸。

他在说谎，妈的，连自己都觉得他妈的真心虚。

阿单站在他面前，他又避开阿单的眼睛了，他太害怕那双眼睛，他不知道阿单眼底的那抹情感究竟是自己看错了，还是真实存在？

阿单把他的菸拿下来，拜托，不要这样看他，拜托。

他的眼睛太温柔，像满溢著星光，总会让人有种自己被爱上的错觉。

他感觉到阿单的鼻息了，这麽近，只要他一移动，就会碰到他的嘴唇。

明明靠得这麽近，为什麽他却看不见阿单的心？

为什麽明明靠得这麽近，他越是感到他和阿单的

距离？

他想起了刚刚吻他面颊的那个女生，他想起了丁子，他想起了阿单说，他们是同一种人，就是爱和性可以分离的人。

下一瞬间他推开了阿单。

「不要碰我，」阿豹冷冷的说，「你的吻太廉价了。」

阿单望著他，他眼底有种东西像是燃到了尽头，只剩下微弱的火光。

「范则冶，你就这麽狠。」阿单说。

那一刹那，他以为阿单会打他，但是阿单没有。

他彷佛连看他一眼都懒，自顾自的转身走开，把阿豹一个人留下来。

阿豹摸著裤袋里的菸盒，掏了出来，里面没有菸了。

他咒骂一声，用力将打火机丢砸在对面的墙壁。

扣。

闷闷的一声撞击从黑夜传来。

多像是谁心碎的声音。

那又怎麽样(11)

有时候，阿豹觉得自己也真是蠢得可以。

特别是夜深的时候。

他总是看著阿单的手机号码，却怎麽也不敢按下拨出键。

有著什麽东西硬硬的卡在他和阿单之间 ,是猜忌，

是怀疑，是所有说不出的感情，於是终成一条让人跨不出去的界线。

一旦跨出了那条界线，他和阿单会变成什麽样子呢？

是贴心相守？或是从此陌路？

无论结果是哪一种，阿豹都害怕答案。

你是真的不知道吗？

他是真的不知道啊。

如果阿单不肯说，他又怎麽会知道？

这几天他和阿单完全断了连络，反正阿单的世界那麽宽广，从来不差他一个人。

这个想法是赌气，但事实也占了绝大部分。

妈的，阿豹真恨自己这样的娘娘腔。

阿忍打了电话来，说他家今晚要办 party，曼曼夫人的生日宴会，要他没事就快点给他滚过来。

阿豹想去，又不想去。

他想看见阿单，又不想看见阿单。

他盯著手机，终於，按下了拨出键。

阿单单调的来电铃声响了很久，没有人接。

阿豹有时总觉得，他和阿单中间存在著时差，他们世界因此各成一方，似乎怎麽样也不能密合在一起。

阿忍家今夜很热闹，为了搏得心爱女友的欢心，不肖子阿忍还把他父母都赶到饭店不准他们回家。

阿忍和曼曼的朋友来了很多，绝大部分的成员是上次那群娘子军，一来就围著他和小龟不停的吱吱喳

喳。

阿单没来。

也没回他电话。

阿豹的心情像被小猫抓扯成一团的毛线，乱糟糟的，加上客厅震耳欲聋的音乐，他的脸色越来越难看，简直快要杀人。

还好阿忍看出他的不对劲，马上塞了菸给他，把他赶到阳台去冷静冷静。

没过多久阿单就来了，带著一个陌生的女生。

那个女生很漂亮，看起来也很大方，阿豹从来没看过那个女生。

他隔著紧闭的玻璃落地窗看著室内，看著阿单，看那个女生亲热的勾著他的手臂，看他在听她讲话的时候会微微弯腰的贴心姿势。

阿单一开始像四处在找什麽人，阿豹以为他在找他，但是当他们的视线在一瞬间接触了之後，阿单却又别开眼睛。

一扇玻璃窗隔开了他和他，於是形成两个世界。

很郁闷。

阿豹深深的抽著菸，真希望自己并不在现场。

他早就知道了，阿单的世界很宽广，从来不差他一个人。

等人差不多都到齐的时候，阿忍招集了大家。

「各位亲爱的乡亲父老，大家知道人多的时候就一定要玩什麽吗？」阿忍笑容和蔼的问著大家。

阿豹一阵头皮发麻。

妈的，肯定没好事。

阿忍笑眯眯的从身後摸出一副扑克牌，熟练的在大家面前展开。

「来吧，每个人都来抽一张。」他吆喝著。

是国王游戏，阿豹最怕的一种团体游戏，妈的，他到底为什麽要来啊？

在阿忍威胁的眼光下,他还是硬著头皮抽了一张，是2。

「谁是国王啊？」大家纷纷问起来。

阿忍笑容灿烂的亮出底牌,「不好意思,大家,我就是国王。」

众人惨叫起来。

阿忍玩起游戏来是出名的狠，被他拿到国王，大家都不得好死了啦。

「请３和６和大家打个招呼。」阿忍说。

众人的目光开始向周遭扫射，不晓得是哪两个人这麽衰。

谜底揭晓了，是阿单和他带来的那个漂亮女生。

「阿忍哥，我是新来的，不要太狠啦。」那个女生哀求，阿单看著她微笑，那个眼神好温柔。

阿豹别开眼睛。

「既然小若都这麽说了，」阿忍有些伤脑筋的抓抓头，「那好吧，阿单，你就说个你最喜欢的做爱姿势吧。」

这个题目实在太露骨，阿忍马上就被女友大人瞪了一眼。

阿单皱眉想了想，众家娘子军脸红的看著他，虽然口中还小声的骂题目太低级，但反正回答的人也不是自己，能够一窥大帅哥的床上秘密也还不错啦。

「从後面吧。」阿单飞快的瞄了阿豹一眼。

不知道为什麽，阿豹的耳朵居然红得可以滴出血来。

小若捕捉到这飞快的一眼 ,若有所思的看著阿豹。

「喔？」阿忍一脸颇有兴味。

「洗牌了啦。」曼曼把牌推了出去，快速中止这个可怕的话题。

又是一阵兵荒马乱，游戏以令人胆战心惊的刺激步调进行著。

阿豹含了小龟的脚指头，小龟舔了马桶边缘，阿单被迫亲吻了阿忍整条毛茸茸的腿……所有的人七荤八素的被整过一回，只有阿忍最幸运，最惨的也不过就是和曼曼在众人面前表演舌吻。

「没办法，这次我又是国王了。」阿忍一脸不愿意

的亮出牌。

众人哀嚎起来。

「你该不会有做牌吧？」小龟忍不住怀疑。

阿忍自动忽略小龟的话，笑嘻嘻的说，「请 5 和 7 举个手吧。」

干。

阿豹一脸铁青的举手，另外一个也跟著他举手的，是阿单。

「喔？」阿忍眼睛发亮。

既然是认识的人，那就没什麽好客气的啦。

「请阿豹亮出他肚子上的刺青。」阿忍下了命令。

阿豹看了阿忍一眼，还搞不太清楚他要做什麽，只好先乖乖的撩起 T 恤。

一瞬间，娘子军团的目光灼热，一起盯著阿豹，甚至还有人拿出了相机。

阿豹平常也跟著阿单在练身体 ,身材还有些看头。平坦的小腹上，有个一枚向下看的豹子刺青，大家的视线也跟著豹子一路往下看，淡淡的体毛往裤子里蔓延，有种情欲的性感，好几个女生不禁红了脸。

「请阿单去舔他的刺青，两个人的表情都要很销魂喔。」阿忍贼兮兮的笑。

「干，徐培忍你太低级了啦。」小龟受不了的骂。

「那不然你来？」阿忍说。

小龟马上闭嘴。

其他女生不知道在兴奋什麽，立刻将两个人拱到最中间。

「妈的，徐培忍，我会要你血债血还的 !」阿豹爆

出怒吼。

「快点，又不是处男，扭捏什麽。」阿忍催。

相较起来，阿单的态度就显得自在多了。

他走到阿豹面前半跪下来，阿豹闭上眼睛，根本不敢看。

湿热的触感从腹上传来，是阿单的舌头。

身体太过熟悉阿单的触碰，仅仅一个舔舐，就已经让阿豹控制不住的起了生理反应。

他张开眼睛，垂眸看著阿单。

阿单正看著他，他的眼底又是那样充斥著星光的温柔。

阿豹发现自己永远搞不懂这个人，明明上一秒钟还对你含情脉脉，下一秒钟却又可以毫不在意的牵著另一个人的手。

「够了吧？」阿豹恶声恶气。

看他一脸不善，一向很会察言观色的阿忍当然马上喊停。

「够了够了，阿单你可以回来了。」阿忍说。

「我要走了。」

阿豹脸色阴沉，回头拿了包包，不管众人的错愕，迳自走了出去。

身後没有传来脚步声，阿单没有追来。

你相信真的有爱情这种东西吗？

他想起那一天下午，做完爱後，阿单这样问他。

他抿了抿唇，发动起机车。

「世界上才没有那种东西。」然後阿豹很坚定的对

自己说。

那又怎麽样(12)

凌晨一点。

阿豹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著，一半是因为热，一半是因为阿单。

他盯著放在不远处的手机。

「如果你现在打来，我就原谅你。」阿豹喃喃自语。

手机还是静静的放在那里，动也不动。

妈的，阿豹勉强笑了笑。真是疯了。

阿单为什麽要打给他？他为什麽又要他原谅？干，这个时间，想必他正愉快的和他带来的那个妹在

床上滚来滚去吧？

阿单还是觉得女人比较好吗？

一刹那，这个想法狠狠的刺痛了他。

阿豹闭上眼睛，决定不再去想了。

明天一觉起来，就什麽事都没有了。

他翻过身，背对著手机，努力将单以律忘得一乾二净。

就在这个时候，手机响了起来。

阿单。

深夜的风很凉，尤其机车又飙得这麽快，比冷气不知道凉快多少倍，阿豹皮肤上的鸡皮疙瘩都站了起来。

阿豹从後照镜看著阿单，他骑车的表情很专心，直直看著前方的路。

阿单没有告诉他他要把他载到哪里，但是不管载到哪里阿豹也无所谓，就算真的要去天涯海角他也无所谓。

机车骑入隧道。

澄黄的灯光快速的在眼前闪过，在隧道出口等待著他们的，会是什麽样的世界？

阿豹闭上眼睛。

风声急速的从他耳边急掠而过。

闭上眼睛，眼前一片黑暗，於是他可以假装这个世界只剩下他和阿单，没有任何莫名其妙的人，阿单由他独占。

这究竟只是独占欲还是什麽？这是不是爱？

隧道的出口很平凡，世界还是一样，阿单还是一样不是他的阿单。

阿豹有点寂寞，但是他没有伸手抱住阿单。

体温不能带来什麽，他知道，体温只会加倍寂寞。

阿单停好了车，打开车厢，阿豹吓了一跳，里头装著满满的鞭炮。

「干，你以为你是炸弹客喔？」阿豹被吓得一愣一愣。

阿单笑起来，微弱的路灯下，他的笑容还是那麽诱人。

「今天晚上我要炸掉那座吊桥。」阿单指著不远处的吊桥说。

「妈的。」阿豹怔怔骂了一声，然後开始搬起鞭炮。

鞭炮的数目真的不少，看来阿单真的铁了心要炸掉这座吊桥。

他们两个辛辛苦苦的把鞭炮全数搬到吊桥正中间，阿豹看了看时间，凌晨两点，这座山明水秀的风景区正陷入沉睡，除了远处几个睡著的游民外，根本一个人也没有，此刻就是最佳的动手时机。

「你什麽时候要动手？」阿豹感觉太刺激。

阿单笑了笑，没有说话，动手把每一支冲天炮的线头卷揉在一起。

阿豹也蹲了下来帮忙。

没过多久，「冲天炮」变成了「冲天大炮」。

「我要点了。」阿单说。

他蹲在那一大把冲天炮旁边，直接用打火机点燃。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方法，所以带来了可怕的结果。

引线或长或短，有的被点燃了有的却还没碰到火，一时间线头被绑在一起的冲天炮像是发了疯似的疯狂四处喷射，站在远处的阿豹腿上就被炸了两根，更别说是最靠近鞭炮的阿单。

「靠，」阿豹骂道，「你哪里是要炸吊桥啊，你根本就想炸死你自己吧？」

「他妈的。」阿单也骂，「我的腿毛焦了。」

两个人安静片刻，忽然都大笑起来，彼此都笑得不可自抑。

阿单把冲天炮拿在手上，用打火机点燃，咻一声，鞭炮就冲往天空。

「你会炸到手。」阿豹说，却也拿起了鞭炮，从口袋摸出打火机。

他们一开始本来是一根一根的放，但是阿单不知道发了什麽神经，鞭炮一下子买了太多，他们嫌麻烦，乾脆好几根一次拿在手上，把引线揉成一根点燃。

本来安静的夜里，突然莫名的响起此起彼落的咻咻咻声。

「如果我真的被炸死了，你会不会永远记得我？」一片咻咻声中，阿单倏然对著阿豹大吼。

阿豹没有回答，他将冲天炮改对向阿单。

「妈的，你再讲这种话，我就炸死你！」他回吼，点燃引信。

六、七支冲天炮一下子咻咻咻的朝阿单冲去。

「靠──」阿单发出惨叫，反过来攻击他。

没有多久，鞭炮全都被他们玩完了。

「我注定当不了炸弹客了。」阿单语气有些感慨。

他们走下吊桥，漫步在潭畔。

潭水粼粼，风吹起水波涟漪，昏黄的灯光打在潭面，有种难以形容的感觉，很舒服，很閒适。

阿豹微微眯著眼睛。

「你今天晚上干嘛忽然走人？」忽然，阿单问。

阿豹没有回答。

「阿忍看起来有点火大。」阿单说。

这也难怪，毕竟是曼曼的生日，他这一走，气氛不知道变得多僵。

「我会再跟曼曼道歉。」阿豹说。

阿单转过脸看他，「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什麽问题？」阿豹装傻。

「你今天晚上干嘛忽然走人？」他不放弃的再问一次。

阿豹沉著脸，突然站起来，「我要走了。」

「你又干嘛了？」阿单也跟著站起来，他的表情看起来也不是很愉快，「好好的你干嘛忽然这样？」

阿豹看著他。

看著阿单的脸，他什麼话都说不出口。

单以律到底要他说什麼？他是真的要听他的真心话吗？

难道他要听他说他这个人就是娘娘腔，他这个人就是爱乱想，看到他和别的女人搞在一起就是会醋劲大发，他就是受不了他什麼都不明讲的暧昧态度。

干，这种话他能讲吗？

他范则冶一个堂堂大男人，能说这种如果他说出来一定会受不了而把自己毙掉的话吗？

他一张脸忽青忽白，还是选择从阿单身边绕开。

阿单抓住他的手臂，抓得很紧很紧。

「范则冶，你不能每次讲到最後就逃跑。」

「我哪里逃了？」阿豹吼起来。

「你现在就在逃。」阿单看著他，他的眼神很坚定，「范则冶，我只要你一句话，你是真的一点都不懂吗？」

又来了、又来了。

「我什麽都不懂啦。」他吼。

阿单的脸色难看到了极点，阿豹有些屏息的看著他，但是最後阿单还是一句话也没有说。

一股气猛然从阿豹心底冒了起来，他粗鲁的推开阿单，继续往前走。

没有脚步声、没有脚步声，妈的，阿单真的不追来……

「范则冶！」身後的阿单忽然吼。

阿豹转过身。

阿单的眼睛好亮好亮，里头彷佛波动著无尽的星光。

然後，他说：「我喜欢你。」

阿豹全身僵直，一颗心跳得好快好快，好像下一瞬间就要跳出喉咙。

「可是……」

他吞吞口水，一瞬间脑袋里的想法乱七八糟，不知道为什麽，他傻傻的说，「可是我是男的……」

「那又怎麽样？」

阿单看著他，一直深深看著，他眼底温柔流转，轻轻的说，「范则冶，你怕吗？」

阿豹快要不能喘息，阿单走过来抱住了他。

他的拥抱很轻很轻，只要阿豹一个扭动，他就会马上向後退开，永远不再前进。

可是阿豹抱住了他，反手抱著，抱得很紧很紧。

「怕你老师。」阿豹说。

阿单轻轻笑了起来。

两个人彼此拥抱，用著连骨头都要发疼的那种力道，紧紧拥抱。

怀里的体温也许就像刚刚施放的鞭炮，咻的一声，也不晓得一眨眼是不是就会消失不见了。

或许在紧紧抱著的时候，两个人都这样害怕。

那又怎麽样(13)

惊险的渡过难熬的期末考，暑假总算是到了。

但是一心期盼长假的阿豹却还是一脸阴沉，这不只是因为那个该死的阿忍昨天才通知他暑假要展开一个月密集的乐团训练，同时也是因为他和阿单又吵架了。

磨合期，阿豹终於确切的体会到这三个字。

「你和阿单又吵架了？」小龟流露出不可思议的神情。

阿豹有苦难言，只能闷头抽烟。

他和阿单交往也不过短短三个星期，但是几乎就有两个礼拜的时间耗在吵架、冷战这种事情上面。

虽然早就知道彼此都是有棱有角的个性，可是怎麽也想不到反而在一起之後才吵得格外的凶。

「嗯……明天可以吗？」

阿单低沉的声音让阿豹眉毛动了动，他转过身看坐在客厅沙发上讲手机的阿单 ,就算隔著一扇玻璃门，他也可以看见阿单慢慢皱起来的眉头。

他特意装做享受的抽了一大口菸，在呼出烟雾的同时他看见阿单向他竖起的中指。

干，他也回敬相同手势。

「少幼稚了你们。」小龟翻了个白眼。

「是那个家伙欠揍。」阿豹恶人先告状。

「是怎样？你们又为什麽吵架了？」

「反正说了你也不懂。」

在嘴里这样嘟囔的阿豹马上被小龟往肩膀揍了一拳。

「算了，懒得管你。」小龟撇撇嘴，伸手在阳台上摆置的盆栽里捻熄了菸，像是标志墓碑般的烟屁股在土外露出一截。

「干，你会被阿忍骂死。」阿豹边这麽说，边如法炮制。

「你们两个又做了什麽？」在沙发上悠閒喝啤酒的阿忍马上直起身，朝阳台投去锐利眼神。

小龟和阿豹马上流露纯洁无比的微笑。

那又怎麽样(14)

阿忍家的练团室。

不是太大的空间，大概十坪左右，设备算是齐全，

音箱、爵士鼓据说是二手的，不过用起来挺顺。四面墙贴满隔音板，原本以为只是做做样子，没想到隔音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不晓得阿忍花了多少钱砸在上头，真是个大少爷。

中场休息了一回合，四个人又回到练团室。

听阿忍说，这次的集训是为了下个月的全国热门音乐大赛，要上三首自创歌曲，冠军奖金五万加上奖杯一座。

事实上对他们而言奖金还是小事，屌的是全国冠军的头衔，他妈的说出去真的威风毙了。

「妈的兄弟们，我们光宗耀祖的机会要来了。」

热血阿忍总是紧握两拳这样激励大家。

并不宽敞的练团室塞进四个大男生，又是密闭空间，说实话，感觉有些压迫。阿豹皱著眉，觉得声音放不太开，硬生生被乐器声给压过。

「停一下。」他扯著嗓子喊：「我觉得音箱太大声了。」

其他三人马上停下来，阿忍弯腰去调音箱。

「音量不就跟之前一样吗？」坐在爵士鼓後的小龟有些疑惑。

阿单哼了一声：

「你锁喉了，干你妈早就叫你别抽烟。」

「靠杯，跟那个没关好不好？」阿豹不耐烦的瞪他。

「你们干嘛？这样也能吵？」阿忍站起来：「好了，阿豹再试一下。」

不晓得是受到心情影响还是抽烟的关系，阿豹怎麽也唱不好，他烦躁抬眼，刚好看见阿单在看他，他又别扭又心虚，顿时唱不下去。

「停、停。」观察到他不对劲的阿忍立刻喊停，看了看时间：「好了啦已经十点了，今天就练到这里，明天早点来啊。」

巴不得听到这句话，阿豹丢下麦克风就走出练团室。

心情很烦，他抽了根菸叼在嘴上，还在犹豫要不要点火，身後有脚步声，他转过头，阿单在看他。

「看屁？」

「我是啊。」阿单扯唇淡淡一笑，一手拉了背包就走。

被他这样冷冷一顶，阿豹更火了，跟在他背後甩上铁门。

「单以律你还要这样和我别扭到什麼时候？」

「这要问你吧？」阿单在黑暗的楼梯间转过身：「毕竟当初像个娘们闹别扭的人可不是我。」

干，阿豹简直火到快吐血了。

说起两个人吵架的原因，事实上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是那些毕竟只是导火线，真正让阿豹在意的不是别的，正是那个叫做小若的女人。

就算和自己在一起，阿单也没和那个女的断了连络，这算什麽，他范则冶从来没吃过这种闷亏。

越想越生气，眼看阿单已经跨上机车了，他也不甘示弱，迅速的发动机车跳上去，尾随单以律。

「你又发什麽疯？」

等红灯的时候，阿单转头看著他皱眉。

阿豹没有搭腔，要红灯了，他瞄了阿单一眼加速冲了出去，阿单跟在後面追著，两个人都疯了，谁也没想到超速拍照的事。

晚上的车流不算多，他们绕进小路追逐对方。

阿豹从後照镜看见阿单追上来了，反而故意放慢车速，阿单一个措手不及，略微超前，正疑惑的转头要看他，车身却被阿豹伸脚狠狠踹上一记。

一个颠簸，车身晃了晃，阿单骂了声干後催油门，以非常危险的距离逼近阿豹，同样给他车屁股来上一记。

阿豹哪里示弱，又追上超前的阿单，两个已经成年的大男生却像小鬼头似的，互不相让的彼此踢来踹去，幼稚的叫嚣声响彻无人路间。

「干！」一踹得逞，阿豹拚命催起油门，不忘嚣张的举高左手中指。

「我想干你！」

身後的阿单狠狠的叫，换来阿豹大笑。

「追得到你就来啊。」

他用力的将油门踩到底。

阿单紧跟在後，阿豹从後照镜看他一眼，心脏隐隐一抽。

微亮的路灯打在他脸上，衬得那双眼睛精光四射的亮。此刻他正专注的盯著他的机车，像只蓄势待发的野兽，就等那一瞬的空隙咬断猎物的喉头。

「妈的。」阿豹低骂一声，谁被逮到谁倒楣。

两辆 125 机车并行几乎同时抵达阿豹家的巷口，忽地阿单伸手朝他领子一拉，阿豹下意识回头，就那麽刹那的疏忽，阿单超前。

「你是我的了。」

停下机车的那个卑鄙男人对著他笑，那双黑色眼睛熠熠，即使黑暗也看得见其中的火光。

「你他妈的这是犯规。」阿豹重捶仪表板。

阿单哪管他那麽多，早已经等不及的走过来，扯掉他的安全帽狠狠给他嘴唇一记。

这记亲吻太久违，久得让他差点要忘记这个男人的味道。

阿豹重重回咬他一记，阿单没闪开，哼了一声，很快的也在他舌头上讨回来，痛得阿豹一个挥拳，阿单早有预备，轻易的举手挡掉，他轻轻一笑，态度温柔起来，细细的吮吻阿豹舌尖冒出血味的伤口。

「你真是个疯子。」在喘气的片刻，阿豹忍不住道。

「你不也是？」也没等他回答，阿单的唇又覆了上来。

血腥味在彼此的唇舌间慢慢淡了，阿单的吻还是那麽缠人，执拗的辗转舔遍他整个口腔。

被吻得有些透不过气，阿豹偏过脸，声音暗哑：「上楼。」

「可是我犯规欸。」

阿豹一言不发，朝这个笑得贼兮的男人腹上狠命来上一个肘击。

那又怎麼样(15)

太久没做，两个人一时都有些失控，没等门完全关上就搂著脖子狠狠接吻起来。

「妈的，你真的发春了。」

阿豹皱著眉毛喘气，阿单从喉头笑了一声，忽然扯过他用力的抵上门板，阿豹吃痛，还来不及哼声，嘴唇又被扎实的堵住。

「干……」阿豹挣扎起来，讨厌这样受缚的钳制。

阿单却不放 ,温润的舌尖直往他口腔深处缠进去，

死死的吸吮住阿豹的舌尖，嘴唇上像是黏了吸盘一样，阿豹怎样也抽离不开，舌头早已被吻得发麻，连唾液的吞咽都无法控制，顺著唇角慢慢流淌下来。

「干，你超煽情。」

阿单笑喘著，终於撤开点距离，阿豹有点发软，还是死撑著站著瞪视他，阿单被他看得格外兴奋，忍不住牵著他的手往他下面碰去，阿豹也不扭捏的隔著外裤狠狠一捏，要命，硬得那麽厉害。

「你是几天没做了？」他忍不住疑惑，阿单被他摸得受不了，将脸埋在他的脖颈间喘气，湿热的鼻息就在敏感的耳畔激烈起伏，阿豹呼吸也粗了，下面又涨了一圈。

阿单的手也没閒著，朝他那里一碰，又笑了，低沉的笑声震入他的耳膜，有种奇异的酥麻，阿豹耸起肩膀想侧头避开，阿单却在他身前跪了下来。

「只有你范则冶能让我做这种事情。」

阿单说，下一瞬间将脸埋入他的胯间，隔著内裤将粗涨的前端含入口腔，阿豹呻吟一声，动作急切的扯著内裤裤头向下一拉，膨胀到有些发痛的性器解除束缚般的弹跳出来，画面无限淫靡，阿单伸出湿艳舌尖彷佛招呼一般重重舔过敏感的铃口，满意的听见阿豹的粗喘。

「快点。」

阿豹不耐的拉扯著阿单有些长了的头发，阿单无比温驯，将那个凶猛的东西缓缓吞了进去，阿豹喘了声，阿单灵活的舌尖循著圆润的头部划圈打转，阿豹好几天没发泄，被他这麽一舔，差点控制不住，颤著声音说：

「等……」

感受到阿豹的退却，阿单做得更加过火，一双略微上勾的漂亮眼睛却无辜的抬起看他，阿豹最怕他这种眼神，太妖太邪，完全掩盖不住的情欲火光，阿单看出他这时的不设防，故意狠狠一吸，阿豹吼了一声，想退出来已经有点太晚，一半进入阿单的嘴里。

阿单并不介意的站起来，故意边和他对视边将嘴里的东西吐出来，不忘奚落：「几天没做了？这麽没挡头，还是没有我你就射不出来？」

「你屁。」阿豹有些困窘，别开眼睛。

阿单也没为难他，低低一笑，把手上的东西抹在阿豹赤裸的腹上，阿豹不爽的喂了一声，阿单还是笑：

「快，换手了。」

有些无可奈何的蹲下来，阿豹的表情显得有些别扭，他一向不喜欢口交，总让人有些屈辱的感觉，阿单又催了声，他没办法，只好开口。

「舔湿一点，」阿单说：「还是你要用套子？」

阿豹没吭声，往他囊袋捏了一把，直到听见阿单的痛哼，他才平衡一些。

「算了，你真是个大少爷。」阿单无奈道，阿豹摸

不清他的意思，正要问他，却被他推了一把，此下出乎意料，他被推倒在地，心里头有点狼狈的恼怒，就要咒骂，阿单已经先压了下来。

「你......」阿豹想甩开他，却被阿单用整个身体镇压住，像疯了似的舔咬著他的喉头。

阿豹猛力挣扎，阿单彷佛回应他似往他肩脖处重重咬了一口，阿豹痛得吼了一声，阿单却笑起来，阿豹恼火非常，趁他一时疏忽，硬著拳头狠狠揍了他腹部一拳。

「操！」阿单骂，阿豹逮到空隙，翻了个身，想往床头爬去，却被身後的人狠命捉住双腿往後拖，就这个姿势要再挣扎已不容易，阿单看准他跑不了，突然整个人压制上阿豹，在他肩头上惩罚性的咬了一口，但并不那麽痛，阿豹象徵性的扭动一下，大概也知在劫难逃，安静下来。

「妈的，真像我强奸你。」

阿单在他耳边笑，阿豹哼了声，转过头和他接吻，

眉头抽了下，阿单的手指旋转了进来，他有些排斥，也还忍住，那修长的手指顺著肠壁一路摸索进来，像在寻找什麽，让人又痛又痒，简直磨人。

「别摸了，要干就来。」阿豹不耐烦。

阿单又笑，手指抽出来，用舌头舔了舔，再特意送到阿豹鼻前：「你闻，干，都是你的味道。」

阿豹有些尴尬的撇头，就那一刹那，阿单忽然拉高他的臀部狠狠的插了进去，阿豹膝盖一软，差点伏下去，阿单拉著他的腰，刻意等了等，听那重喘的声音也知道他不好受，阿豹顺过气，暗示性的夹紧他，阿单接收讯息，终於无所忌惮的抽动起来。

「干……啊……」

分不出来究竟是快乐抑或痛苦，只感觉那一下一下的都捅到身体最深处，整个五脏六腑似乎都要被挤压出来，阿豹叫出来，身後男人依旧维持疯了似的攻击，他几乎臣服的跪伏著身体，冰凉的地板好几下让他的膝盖有些打滑，又被男人毫不留情的拉扯起来。

「豹......你里面好舒服......干......」阿单嘶吼般的声音让他颤栗起来，不用他说他也感觉自己紧紧箍住阿单，紧紧的将他往里拉。

他妈的跟个女人一样，却为什麽还是那麽爽？

阿豹双手手臂打横支撑在地，身前的阴茎被阿单火爆的搓揉，涨痛难耐，他喘气著将头埋入臂弯，阿单的动作更加凶狠剧烈，热烫的性器变化著角度抵触著他肠壁里最敏感的那处，阿豹也不甘示弱，使劲的夹紧臀肌，让阿单发出又是愉悦又是痛苦的低吼。

「干......射了......」阿单喘了一声，灼热浓烈的体液打在阿豹体内，阿豹的性器在阿单手里跳动一下，也颤抖的释放出来。

他妈的，这次可真是元气大伤。

两个人还粗喘著，热汗淋漓，阿单耍赖的整个人倒在阿豹身上，阿豹也没力气拨他，彼此就这样靠著。

沉默半晌，双方的呼吸都慢慢平顺下来，阿单忽然说：

「操，你冷气怎麽还是没修？」

「你再说一句，我就操你。」阿豹答非所问的顶了一句。

阿单笑，忽然问：「我们干嘛吵架？」

「忘了。」

「妈的。」他爬起来，从旁边散落的衣服口袋里摸出菸，咬在嘴上，一点火光划开了这一片黑。

「你明天和谁有约？」阿豹还是瘫在地上，懒懒问他。

「小若啊。」

「干。」阿豹爬起来，走进浴室，甩上门。

阿单跟了过去，转开门，只手撑在门框上看他：「你干嘛？」

「没。」阿豹走过来，又想甩上门，却被阿单先一步架开。

「你吃醋？」

「我是吃醋你就是吃屎。」

「嘴巴真脏，」阿单皱眉，「跟我表妹你也吃醋？」

阿豹怔了下，瞪他：「你表妹？」

阿单咬著菸看他笑，那模样异常俊美，带著颓废情色的性感，一枚耳饰在黑暗里发出亮光。

「我怎麼不知道你有个表妹？」

「我也不知道你居然是个醋桶。」阿单终於忍不住，笑了出来，肩膀上挨了阿豹一拳，其实不痛，他却可怜兮兮的叫起来。

「装什麽可怜？」阿豹颇为不屑。

「是真的很痛啊，你帮我揉揉。」

阿单万分委屈，拉著他的手，却没正经的拉到他又硬起来的下身，阿豹恶狠狠的骂了一声，拉掉他的烟，激烈的吻了上去。

那又怎麽样(16)

几番激情回合，缠绵翻滚，阿豹生平第一次感觉自己被人完全榨乾，不晓得又射了几次，床单都湿成一片，不知道多少汗水精液在上面，两个人却都累乏了，也不管脏不脏的倒头就睡，这也还是他们第一次这般疯狂。

也不清楚到底有没有睡熟，当阿豹迷迷糊糊的睁开眼睛，窗外天色才亮了一半。

他呻吟一声，眼睛乾得酸涩，他又闭上眼睛，往身边一摸，没人，他皱著眉还没张眼，就听见吉他声。

是木吉他的声音，他知道是他上次和阿单借来的那一把，可惜懒惰，摆在房间角落也没去练它，这件事情可不能告诉阿单，不然他准会气炸。

他翻过身，懒懒半眯著眼睛。

微亮的天色中，阿单靠在角落弹吉他。他黑发凌乱，只穿了条从他衣柜里摸出来的四角内裤，赤裸的上身横陈著乱七八糟的牙印吻痕，漂亮的眼睛看起来有些浮肿，明明这麽狼狈，看起来却又无比性感。

阿豹浅浅扯著唇角，看著他的男人坐在那里，专心拨弄琴弦。

是从来没有听过的旋律，抑郁的温柔，优美而孤单，像一个漩涡，慢慢的把人拉到歌里的最深处，有

点透不过气的悲哀，太过乾净纯粹，不像阿单以往的风格。

阿单轻轻随著曲子哼著，他的声音有著鼻音，是刚睡醒的慵懒，比往常要低上几度的嗓音，性感非常。

吉他强度慢慢增加，阿单唱了起来。

如果你听见我
你会明白　我的执著
我不放手　我不放手　我不放手

很简单的几句，彷佛信口哼来，搭配激烈起来的曲调，浓烈哀伤，压抑坚执，太不像阿单。

手指滑下最後一个音，阿单抬眼对著他笑。

「掌声呢？」

阿豹哼笑一声：「清晨六点弹什麽吉他？不揍你就不错了，还掌声咧。」

「没情趣。」阿单走过来坐在地上，靠著床沿，一双眼睛直盯著他：「刚刚怎麽样？」

「歌词有点太逊，不过曲子还不错。」阿豹伸出手，把阿单那头乱发揉得更像鸟窝，忍不住笑起来，手就被阿单抓住了，拉到唇边轻轻一吻。

「我写给你的。」

「不写给我你要写给谁？」阿豹倒是很有自信。

阿单笑骂一句妈的，伸手要拉他起来。

「干嘛？」阿豹心不甘情不愿，依旧躺在床上装死。

「去流浪啊。」

「什麽？」

「还是你想跟我在床上耗一天？」

阿单边淫笑著边俯下身，刚好被起了一身鸡皮疙瘩的阿豹一拳挥开。

那又怎麽样(17)

流浪。

这是个听起来蛮吸引人的动词，尤其在他们这个年纪。

天色完全亮了，两个大男生什麽也没带，全凭著一股冲动到了火车站，翻出皮包里所有的钱凑起来，刚好可以买两张到高雄的车票。

「靠天，真的要去那麽远？」阿豹犹豫起来。

「就跟你说去流浪了啊。」阿单边笑边买了票。

「阿忍会杀了你。」阿豹也笑起来。

「错，」阿单拉过他的脖子微笑：「是我们。」

我们，这个代名词听起来感觉出乎意料的好，阿豹眯了眯黑亮的眼睛。

坐上车也不过七点多，也许是因为非假日的关系，火车上的人比想像中的还少，大多是老人小孩，或是一副就是要出差的上班族。

「我们一定会被阿忍杀掉。」吃著三明治的时候，阿豹佯装忧愁。

「我表妹也不会放过我。」阿单也无比烦恼的将脸埋在阿豹的肩窝，故意伸舌舔了一口，被阿豹喂了一声用肩膀顶开。

两个人因此拉开一点距离，阿单笑了笑，那双黑色的眼睛很性感，里头幽幽跳动暧昧火光，犯罪的吸

引人。

阿单说：「欸，我想吻你。」

阿豹说：「喔，只有吻而已吗？」

阿单笑了，「这是邀请吗？」

阿豹没有回答。

颠簸的火车行进节奏中，他们短促的交换几个浅吻，偷情般的刺激，火一样的烧著他们兴奋的神经，不过就是这样，两个人却都起了强烈的生理反应，最後只好作贼似的弯腰，跑进厕所。

怎麽会这样？光只是亲吻便使情欲燃烧至此，想要独占对方，想要征服对方，想要对方认输的臣服。

阿豹用力将阿单压抵上墙板，舌头侵略的深入敌营，阿单低吟一声，并不反抗，任他深深浅浅的逗弄吸吮。

将衣服下摆撩起来，阿单温驯的乖乖咬住，阿豹慢慢伏下去，咬著他胸前小巧的乳首，故意用舌顶了顶那小小的突起，手已经由半敞的裤头潜入底裤，轻易的找到就找到那明显的勃起。

阿单嗯了一声，咬著衣服下摆的表情有种禁欲般的情色，阿豹终於跪了下来，彷佛表达忠诚的亲吻他的性器。

「我想要干你。」

当阿豹这麽说的时候，阿单还来不及反应，身体便被猛力翻转，有种坚硬的什麽抵著他的大腿，阿豹修长的手指粗暴的探进他的口中,阿单故意用力一咬，阿豹哼了声，不示弱的也啃了一口他的肩膀。

一直是这样，他们之间，这样若有似无的撩拨试探,挑衅似的踩著对方的底线藉以探测自己的重要性，对方能为自己做到什麽程度，自己又能为对方付出多少？如果不是这样，要如何才能感觉爱？

阿豹吻著他的阿单招人般上下移动的喉结，被舔

得湿濡的手指慢慢的往紧滞的入口推去，一点一点。那里一开始有些排斥，後来有如漩涡似的将指节越吸越深，多奇怪的男人身体，如果没和阿单上过床，阿豹几乎不能想像。

「欸，」阿豹说，情色的贴在阿单的耳朵：「你那里像女人一样，一直把我吸进去。」

「你以为你不会吸我？」阿单侧过头来白他一眼。

「如果我在你体内射精，你会不会怀孕？」

「你脑子里面是不是只装精虫啊？」阿单语气怀疑。

阿豹难得没生气，还持续的想像，一向男人味十足的阿单挺著大肚子待产，怎麽想怎麽好笑，他噗哧道：

「如果你怀孕，我一定娶你。」

阿单不领情的哼了一声：

「你不必怀孕，我也愿意娶你。」

这句话撞到阿豹心底某个点，他忽然安静下来，一言不发。

阿单奇怪的转过来，「你干嘛？」

「没啊。」阿豹边这样说著，边抱住了他。

他的拥抱很孩子气，明明已经是个高大个头的男人，却还想像个婴儿似的蜷缩在阿单胸前。阿单被他抱得心头发软，低头轻轻的在他露出的後脖吻了一下又一下，一手拉过他的头狠狠按在自己的心口前。

就这样抱了一会，阿单感觉下面有些古怪，推开阿豹，果然看见他又开始玩弄起他的性器，他又是无奈又是好笑：「你在干嘛？」

阿豹抬起眼睛无辜的看著他，理直气壮：「我们都已经硬成这样了，不作一下会很浪费欸。」

「妈的。」阿单笑了一声，也不知道该拿这个白痴怎麽办。

那又怎麽样(18)

荒唐淫乱一阵，两个人又鬼鬼祟祟的从厕所一前一後摸出来，期间除了一个欧吉桑从报纸後抬头看他们一眼之外，也没有引起其他人的注意。

火车慢慢的往前开去，发出规律的空隆声。

阿豹有点累了，睡眠不足或许还加上体力透支，困倦感犹如浪潮一波波朝他涌来，他打个哈欠，肩膀忽然一重，他转眼一看，阿单不客气的靠在他的肩膀上安静的闭著眼睛，呼吸很沉。

「死猪。」阿豹故意朝他长长的睫毛吹气，阿单不是很舒服的皱了皱眉，他浅浅一笑，将头靠上阿单的，这样依偎的感觉奇妙的好，过没多久他也睡沉了。

火车持续前进，空隆、空隆、空隆。

再次睁开眼睛，是因为手指有点痒。

阿豹有些茫然的望著前方，愣了愣，才想到现在是在火车上。

身边的阿单已经醒来了，拉著他的手指，拿著笔不知道在上面画什麼。

「你干嘛？」阿豹懒懒的问。

阿单对著他笑了一下，把手指还他，「欸，送你。」

「什麼东西？」阿豹把手指拉到眼前，无名指上一枚戒指，画工丑陋，戒环歪歪扭扭。

「订婚的十克拉钻戒啊。」阿单得意洋洋。

「丑死了。」

「哪会。」

看著阿单一脸自信的样子，阿豹笑了一声，挺起身体，抽过阿单手中那只廉价的油性笔。

「干，手过来，我一定要让你看看什麽才叫做艺术。」

「靠杯。」阿单一边这样骂著，一边把手递了过去。

两分钟後——

「这是蛆吗？」阿单眉头皱得要打结。

「妈啦。」拉不下脸的阿豹狠狠揍了他一拳，阿单反而笑了。

他拉过两人的手指靠在一起，两只歪七扭八的粗陋戒指，用手机拍了一张照片，就著萤幕看起来，也特别有一种奇异的甜蜜。

他们凑著头看照片，两个人难得都没有说话，只是静静的看著。

「欸，」然後阿单说：「我们以後都不吵架了好不好？」

「好啊，」阿豹答应得倒是很爽快，「我本来就应该多让我老婆一点。」

「靠。」这次换阿单揍他了。

火车在地面上奔驰，阳光照射进来，一片夏日气息。

阿豹靠在阿单肩头上，眯眼看著窗外飞驰景色。

画著戒指的指间被轻轻拉住了，抽也抽不开，也就任他牵著了。

多年之後，阿豹总还会想起这个画面，想起那个时候的他们青春无畏，想起那日夏天阳光炎热，想起他们指上的拙纯真心。

的确那一瞬间，他们以为这些永不褪色。

那又怎麼样(19)

冲过头的下场自然就是大难临头。

去了西子湾，在那里耗了一个下午，两人身上的盘缠正式告罄，穷得连一张回台北的车票都买不起。天色慢慢暗了下去，他们坐在沙滩上面面相觑，彼此都觉得好笑。

「你打给阿忍啦。」

「你去啦。」

两人看著手机萤幕上十几通的未接来电，互相推托，谁也不想当炮灰。

「不然猜拳。」

「来啊，怕你啊。」

三十秒後──

「喂，阿忍哥吗？我阿单啦……」

阿单的语气极其谄媚，害得阿豹在旁忍不住大笑出声，笑得阿单一脸狼狈的转头瞪他，阿豹哪里怕他，笑得更加厉害。

「我们就回不去啦……在……在高雄……」

阿单越是结结巴巴，越是可以猜测出来阿忍有多麽凶狠。阿豹站了起来，用塞在包包里忘记丢掉的三明治塑胶袋装了一把沙子，阿单正好结束通话，站在旁边忧郁的看著他。

「怎样？」

「阿忍叫我们去找他朋友借钱啦，」阿单摸摸鼻子，「可是我听他语气好像很火，完蛋了，回去一定会被狠削一顿。」

听他这麽一说，阿豹也不禁有些毛骨悚然。

果然——

「你们两个，脑袋里是装屎啊。」

阿忍大发雷霆的猛力拍著桌子，阿单阿豹配合的微微发抖，小龟叼了根菸边看电视边看他们，大眼睛亮晶晶的，很兴味的样子。

「还有！你他妈的这是什麽土产？你们乾脆路边装坨狗屎算了！」

阿忍气得有些颤抖的指了指桌上那包塑胶袋里的白沙，小龟看了过来，骂了声干後忍不住的笑，他妈的实在太蠢，阿单阿豹也装不了乖的笑了起来，搞得阿忍火都没了，也跟著笑。

「烂死了用这什麽袋子，还这麽油。」阿忍咒骂，忽然站起来，「老子今天不想练团了，全部给我滚出去，我们去兜风。」

小龟犹豫的看著阴天的窗外，「可是好像快下雨

了……」

「就是下雨才好，最好还要打雷，劈死这两个王八蛋。」阿忍还在骂。

上摩托车的时候，已经开始有点飘雨，骑没多久，阿忍忽然大叫起来：

「干，兄弟们快跑啊，後面下雨了！」

坐在後座的阿豹转过头去看，吓了一跳，一大片黑云就追在他们身後，亦步亦趋的跟随，彷佛伺机想将他们纳入底下那场滂沱大雨里。

「阿单，快跑啊。」他也疯叫著，阿单骂了一声，催起油门。

无人小路上，小龟的野狼和阿单的悍将几乎平行的向前奔驰著，那朵黑云像怪物一样以飞快速度前进，最後他们谁也没逃过，惨叫声此起彼落，高速的车速加上如豆般的雨点，简直像小石头一样，砸得人浑身都痛。

「打雷了！」小龟大叫，一道银白色的闪电划过天际，过了几秒轰然雷声响起。

「靠杯，怎麽雷声这麽近？」阿豹开始紧张起来。

才刚这麽说完，又是一道银色闪光，近得好像就在身边，两台机车像疯了一样一时间都往前冲。

谁晓得这时候阿忍忽然对天举高中指，疯叫：

「他妈的有种就劈我啊，我是避雷针......干！」

只见小龟一个帅气甩尾，甩得阿忍闭嘴安安静静。

目睹一切的阿单阿豹憋不住的大笑。

「笑屁啊，靠。」阿忍狼狈的对他们甩著中指。

大雨依旧下著，停也不停的，犹如一道幕廉将世界隔开在他们之外，他们於其中飞车追逐，疯闹张狂，这个时候，他们犹然青春无敌。

犹然不觉徬徨。

那又怎麽样(20)

一下子，夏天就过了一半。

距离比赛的日子剩下倒数，他们几个乾脆死赖在阿忍家不走，名义上是立志彻夜匪懈的练团，实质上就是白吃白喝。

三首歌都练得极度熟烂，就是要阿豹倒著唱都没问题，只是他总感觉歌里头少了点什麽，无论是词还是曲，总还不那麽到位。

他和阿忍提过这件事情，阿忍总叫他不要担心，他们虽然有过冠军头衔也曾经在 PUB 驻唱 ,但是还是非专业的菜鸟四枚，之後还会再有时间慢慢的磨，尽管比赛迫在眉睫，倒也不必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就当去玩。

说出这句话的阿忍，练贝斯的时间却比其他人都

勤，也一再的修改贝斯部份的编曲，看得出来他多麽重视这场比赛。

千万不能砸了，阿豹不断提醒自己，他不想看到谁失望的表情。

比赛前一天，阿忍买了啤酒，四个人喝成一团。

「乾、乾、乾。」阿忍吆喝。

四瓶啤酒罐重重碰了一下，大家各自灌了一口，无比痛快。

「他妈的我们都练成这样了，这样还得不到冠军实在太没天理了。」阿忍骂了起来。这个男人既凶狠又单纯，无论紧张愤怒兴奋高兴，全部都用骂的，骂得越大声表示情绪越激昂。

「放心啦，老大，」阿单搭著阿忍的肩膀笑：「我们这麽帅，一站上去就电死大家了，冠军还跑得了吗？」

「靠。」阿豹嗤笑著给他一个中指。

在一旁默默喝酒的小龟也说话了：「反正加油啦，都练这麽久了，怎麽样也不能对不起自己。」

阿豹侧眼看他拿啤酒的手指，上头捆了几层透气胶带，都是练鼓造成的伤口，磨出了好几个水泡，阿单阿忍手上也都有。前几天晚上他们乖乖的排队坐在客厅，让阿豹用被火烧过的针一一挑破水泡，肯定痛，但他们一声不吭，休息片刻又进练团室继续练。

如果不是梦想，恐怕不能坚持到这样。小龟说的没错，怎麽样也不能对不起自己，怎麽样也不能对不起这些日子夥伴们的努力，他们都已经走到这个地步了，这个机会无论如何不能错过。

一想到这里，阿豹莫名热血沸腾，吼了一声：

「兄弟们，明天吓死他们！」

阿忍忍不住打他脑袋一记，笑：「靠杯，被你抢走我的台词了。」

由於是比赛前一天，大家决定各自回去放松一下。

阿单手上有伤，握煞车会痛，於是安安静静的坐在後座。路上没什麽人，阿单故意伸手去摸阿豹的耳後，惹得阿豹差点想学小龟那样帅气甩尾。

到了阿单家楼下，阿单特意在门口等了等：「真的不上来？」

阿豹坐在机车上看著他笑。

「怕叫坏声音？」阿单邪气的扬著唇角，眼睛一亮一亮的，满是诱人笑意，多淫的一个人。

阿豹骂了一声，「过来。」

阿单没有过来，还是站在那里笑，阿豹有点待不住，终於站起来拉过他狠狠一吻，阿单顺势把舌头伸进他的嘴巴里。

「你的声音有点哑，唱太久了？」阿单咬著他的嘴唇问：「喉咙会痛吗？」

阿豹不耐烦的挥开他，「妈的接个吻你也能这麽罗唆。」

「你这声音就像刚做过一场一样，喊得这麽哑，最近听你唱歌，我都硬了。」阿单在他耳边笑著，拉他的手往下边摸。

阿豹也不客气的狠狠掐了一把，「我认真在唱歌，你居然在意淫我？」

「谁跟你意淫？」阿单在他耳朵上硬硬咬了一口，扯著他的脖子拉他上楼，「我他妈的还要强奸你呢。」

阿豹笑：「谁强奸谁还不知道，老子要干得你明天软得不能弹吉他。」

疯狂做了一场。

阿单靠在床头，来了根事後菸，阿豹看著嘴痒，也叼了一根在嘴上，不敢点火，只是闻闻菸草香。

「你敢点火，我他妈的就揍你。」阿单又威胁了一次。

阿豹从鼻尖哼出一声笑，懒得理他，顺手拿过阿单乱七八糟堆在床头的纸张，眯著眼睛看：「你要补习？」

「嗯，我爸出钱让我去念研究所。」阿单越过他去拿菸灰缸，阿豹顺势把传单塞还给他。

「是喔。」阿豹没什麽兴趣，懒懒躺回床上。

「啊你咧？毕业以後要怎样？」阿单伸过手摸他，把他有点凌乱的头发摸顺了，阿豹舒服的闭上眼睛，模样可爱，像只被安抚的小豹。

「当兵吧。」

「然後呢？」

「继续玩团啊，老子要玩音乐玩一辈子。」

阿单笑了笑，没说话，拈熄了菸。

「我是说真的。」阿豹有点不爽，抱著阿单的腰把他拖到他身边。

「我知道啊，」阿单笑：「你不是世界第一的主唱吗？」

阿豹却没有笑，在他身边半撑著身体，很专注的眼神。

「如果不是你的吉他，我就不是世界第一的主唱。」

这样认真说话的声音，几乎不像那个脑袋少根筋的阿豹，很低很温柔，渗和著一丝沙哑，莫名性感。

阿单一哽，有些话一时说不出口。

真卑鄙，用这样诱人的声音，说著这样诱人的话。

「阿豹，我……」

「啊。」

阿豹忽然叫了一声，顿时破坏如此旖旎气氛。阿单有些搞不清楚状况的看著他，看他像白痴一样摸著头继续补充，「我忘了说还有小龟的鼓、阿忍的贝斯。」

「……」

居然会被刚刚的话所迷惑，单以律此刻真是无言到家。

那又怎麽样(21)

断断续续的聊著天，忘了後来是谁先撑不住，靠著对方安稳的睡沉了。

梦里迷迷糊糊梦到了些什麽，印象最清晰的居然是阿单那痞子在阳光下冲著他一笑的脸，阿豹醒来之後还有点不明不白，自己这样到底算不算做了恶梦。

「你醒了？」

阿单站在窗边抽烟，听见动静回头对著他一笑。

「还没。」阿豹没好气的说，翻开被子下床，露出结实修长的身体，一丝不挂，阿单吹了声口哨。

随便冲了个澡，精神清爽许多，阿豹走出来，阿单还在抽烟。

他背对著他，上身赤裸，宽大的肩胛舒展开来，每一条肌理都显得完美,巧克力色的皮肤被日光一照，发出健康的光泽。

阿豹伸出指尖摸了摸他左肩胛上那枚翅膀刺青：

「暴露狂。」

阿单没有说话，捉住他的手指，拉到唇边虔诚一吻，阿豹从後面抱住了他。

「我们会赢吧？」

阿单吻著他的手指笑：「你怕了？」

「他妈的，你说谁？」阿豹故意捏了他下面一把，语气很恶意：「你看你连这里都吓软了。」

「是吗？你再摸摸。」

阿单也不甘示弱，拉著他的手更深的一压，阿豹骂了一声，像被火烫到似的缩回手，换阿单大笑起来。

「再笑我揍你。」阿豹有些下不了台，故意恶行恶状的朝他挥了挥拳头。

简直像个白痴。

阿单边这样想著，边眯著眼睛静静看了他一会，忽然凑过嘴唇吻他。

阿豹没有抵抗，像豁出去了什麽一样的，他们接吻，狠狠的深深的，然後在这样的亲密中感受对方的轻微的害怕。

「我们会赢的，」他听见阿单说，「我会让你成为世界第一的主唱。」

下午两点半。

比赛揭幕，一组组乐团接连在搭建好的舞台上表演，底下坐了一排五个评审，都是叫得出名字的音乐圈名人，边作著笔记边抬眼朝台上的人眯眼睛审视著。

打著全国招牌的这场比赛的确不简单，算是他们参加过的比赛中水准最高的一场，不只是比音乐，也比造型和群众魅力，阿豹认出好几团都是地下音乐界的名团，曾经独立发行过自制单曲。

四个人坐在预备区，都有些沉默。

「这个团吉他很厉害。」阿单忽然说。

阿豹抿著嘴唇，有点坐不了，想抽烟。

舞台上震耳欲聋的音浪朝他们袭卷过来，红发吉他手招摇的站在最前面 solo，飞快的手指抠拨琴弦，强悍急促的颤音将台下观众的压抑的情绪越推越高，他招人似的对著前排的女生抬眼笑，引来尖叫无数。

女主唱个性叛逆的声音嘶吼进来，独特的唱腔，足够的力道，漂亮的音质共鸣，彷佛绝望的唱著分手离开之类的爱情歌词，很让人心碎。

「还好啦，贝斯输我一点。」阿忍没什麽神经的说，逗笑旁边的小龟。

的确是个强团，无论哪一方面几乎都有出道的实力，只表演了一首歌就轻易让对手们锐气顿失。

阿豹站起来，走出去透气。

身後有脚步声跟来，不必回头也知道是阿单。

「靠杯，」阿豹骂，「他们好强。」

「你也不赖啊。」阿单笑。

阿豹也笑了笑，「如果我尬输那个女的怎麽办？」

阿单眼睛里面的笑意更深了，「你会吗？」

好一个机车的表情，阿豹撇撇唇，却也笑了，阿单的微笑总会让他放松。

他很快的摸了阿单的嘴唇一下，淫笑著：「如果赢了你回去趴著给我干十次。」

阿单抓住他的手，轻轻咬了一下，也笑：「那我要干你二十次。」

即将踏上舞台，四个人在台下叠手打气完，阿豹

忽然喂了一声。

阿单转过头来，看见他那双亮晶晶的眼睛。

「你要记得你说过的话，」阿豹说，不知道想到什麽，又画蛇添足的补上一句：「我是说早上你说过的。」

阿忍在旁听见，从鼻尖哼出一声，各踢阿单阿豹一脚：「搞什麽暗号，不准给我搞小团体。」

阿单没有说话，只是轻轻的笑。

主持人的声音从台上传来──

「八号，马戏团。」

那又怎麽样(22)

这一刻总算是来了。

终於站上舞台，阿豹低下头，深深吸了一口气，指尖已经不再颤抖。

台下有人在尖叫，曼曼夫人率领的娘子军团，他笑了笑，回头看阿单，那个淫虫抛给他一个媚眼，妈的。

「我不知道要说什麽，所以就开始唱歌吧。」阿豹说。

他的五官俊朗，一向跋扈的神情在台上总会带著点腼腆，娘子军团开始疯狂的叫著他，他好像不晓得该怎麽回应这样的热情，只好微笑——

「喔，忘了说，我们是马戏团。」

当那个像娃娃似的纤细鼓手开始打起拍子，旋律开始了，充满摇滚力道的音浪朝台下袭来，犹如海潮，卷覆得人群纷纷站起，彷佛只有这样才能在如此强烈的音乐下稳住自己。

阿豹的声音依旧明亮而有爆发力，直接冲撞著台下乐迷的心脏。他的眼睛亮著迷人的光彩，和他目光相接的男男女女忍不住都红了脸。

梦想不能摺叠　累了就闭上眼
或许有个吻可以安慰　或许醒来还是孤独的明天
他妈的我们不能说服自己这个世界不杂碎
但我坚持盘旋　大不了就抽一根菸
就算跌倒了还是维持一样的视线
离开梦想的人才狼狈

人群随著明快的节奏摆动著。

流畅却沉郁的主旋律依旧著，阿豹把舞台让出来，阿单彷佛和谁示威似的站到台前，吉他独奏恣意的狂飙，台下的人疯狂了，不停尖叫著。

妈的，单以律。

阿豹忍不住，走到他身边，阿单回过眼睛，他的眼睛里面灼亮，像野火一样，而阿豹哪里认输。

他看著阿单唱，挑衅的眼神，带著狠劲的饱满高音，有种不向一切妥协的倔强，像只凶狠的豹子龇牙。

阿单笑，他的吉他又像纵容又像对阿豹宣战，一下安抚一下挑拨，明明周围这麽多人，但是他们的眼底却只有彼此。

一曲终竟，小龟祭出拿手花式抛鼓棒，台下爆出热烈尖叫口哨声，这样受欢迎的程度，马戏团实在也是第一次。

第二首歌由电吉他起头。

不远处，舞台下方的左侧角落，一名背著电吉他的红发少年双手环胸靠墙，听了一会表演，斜勾嘴角，茶色的眼睛看起来很亮。

「乔治。」友人喊他。

他慵懒举手，又看了一眼台上主唱，转过身，和一名不知为何在室内还要戴著墨镜的大叔擦身而过。

那位大叔正低著头，有些费力的在大会发给的乐团简介上找出马戏团，然後在旁边写上：幼稚、不成熟、编曲不和谐……

过了几秒钟，他想了想，却又在马戏团旁边打了一个勾。

那又怎麽样(23)

最後的结果，马戏团却连第三名也没有沾到边。

在所有得奖名单宣布完毕之後，他们四个人还迟迟坐在椅子上没办法动作 ,先是错愕的情绪压过一切，慢慢的失望和沮丧才浮现起来。

这是他们最接近完美的一次表演，但是结果也却最不如预期。

为什麽？

或许这个社会的运作模式，他们从来就不够了解。

「干，」阿忍骂：「评审一定都眼瞎了。」

晚上，阿忍家的客厅，曼曼率领娘子军团很识相的先行撤退，留下一些空间给这四个失意的大男生。

「算了，反正我们尽力了。」小龟说，又开了一瓶啤酒。

客厅四处散落著喝乾的酒瓶，空气中有种令人闻之微醺的啤酒涩香。

「明年再来，」阿豹哼了一声：「我就不相信我们明年还不能拿冠军。」

他唇间含著菸，点亮之後下意识的看向阿单，阿

单没有阻止，也没有说话，看起来心情很差的样子，一直到最後他还是那样沉默著。

阿豹看了他一眼。

酒一瓶一瓶的灌下去，不知道什麽时候大家都喝茫了，阿豹隐隐约约记得阿忍一边咒骂一边和阿单把枕头被子拖到客厅，粗鲁的移动著他和小龟，之後的一切，他就失去记忆了。

直到再次张开眼睛。

他茫然坐起来，头很沉晕，一时间还搞不清楚自己到底在哪里。

小龟睡在不远处，小孩一样把被子和自己卷成一捆，但是没有看见阿单。

忽然他闻见菸味。

他走到阳台，果然阿单就在那里，回过头看他。

「干嘛不睡？」阿单问。

「这句话应该问你吧？」

阿单没有说话，只是笑了笑。

他走到阿单身边，拉掉阿单的菸抽了一口，阿单还是没有阻止，真的莫名反常。

阿豹皱起眉头，正想开口问，阿单的嘴唇却慢慢的压了下来。

「我想做。」一吻既毕，阿单说。

简直疯了，阿豹忍不住这样想。

深夜，对面是所有灯光都熄灭的对户公寓阳台，

後面是睡在屋里的小龟，他和阿单仅以落地窗旁的厚重窗帘作为遮掩，两人都无比战战兢兢，却也感觉无比刺激。

当阿单跪下来舔他的时候，那种兴奋感比平时多了好几倍，阿豹用力咬著手背，如果不这样做他就要控制不住自己了，妈的，阿单的手指卑鄙的绕过他的囊袋，一点一点的抚摸进去。

阿豹下意识的想要闪避，可是也还忍耐，眼角些微泛红，情色的性感。

阿单站起来，吻著他的唇瓣，撩拨他的舌头，那里一向是阿豹的敏感带,光是被这麽舔下面就觉得硬，更别提手指技巧的抽弄。

然後阿单插了进来。

今天的他一直很沉默，无论喝酒的时候，或是做爱的时候。

你在想什麽？

阿豹想要问，但是阿单的攻势一波猛似一波，也不像平常的他，单方面的像是想要宣泄什麼。

有时候的阿单就是这样。

明明离得很近，却又让人怎麼也猜不透。

高潮过後。

也许因为这种近似野外的刺激还有类似偷情的紧张，阿豹的快感累积得比平常还要快，几乎是措手不及的射精了，虽然及时用手挡住，也还有一部分射到了窗帘上。

「完蛋了，被阿忍知道他一定会砍死我。」阿豹很懊恼。

结果阿单反倒是笑了起来，妈的，你这个死家伙。

阿豹恶狠狠瞪他一眼，却没料到阿单忽然说：

「欸，对不起。」

「……干嘛道歉？」

「没把冠军带给你。」

这句话让阿豹愣了愣，然後骂：「你是智障吗？」

他扯著阿单的脖子往下压，狠狠说：「我想要冠军我自己会去拿，你只要乖乖的一直跟著我就好了，听见没？」

阿单笑，没有回答，反而转头吻他。

阿豹低骂一声，接著热烈的吻了回去。

那又怎麼样(24)

然後暑假过去，他们升上大三。

阿单开始忙碌起来，好像忙著补习念书什麼的，阿豹没有兴趣知道，那是个他不想要了解的世界。

他还是继续和阿忍小龟鬼混，继续谱曲填词喝酒，偶尔团练。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平淡的似水流过，直到那天下午，他接到一通陌生号码的来电。

从此他的人生就不再和他预想的相同。

约定的地点，是市区一间颇有情调的咖啡店。

可惜坐在对面的不是什麽风情万种或是活泼可爱的女孩，而是一个平凡到极点的陌生中年大叔。

阿豹的眉梢下意识的抽动一下。

「我看过你的表演，」大叔将名片递了过来，「在全国热门音乐比赛上。」

阿豹接过名片，看了一眼，这家伙好像是什麽经纪人之类的。

「可是我们什麽奖也没得。」他说。

「那是当然的，谁叫你们参加的是乐团比赛。」大叔很不以为然的点了一根菸，「说一句老实话，如果你们得奖了我才觉得有鬼咧。」

妈的！

刹时间，阿豹只感觉到一股火往脑门冲，脸上的肌肉也有些控制不住的微微痉挛起来，明明是杀气十足的表情，那位大叔却好像感觉很有趣似的一直盯著他看。

「我们哪里不好了？」阿豹咬牙切齿的问。

大叔在菸灰缸抖落菸灰，慢条斯理的说：「你们的音乐太单调了，旋律不够流畅，歌词也不够有力道，团也不够有特色，主唱和吉他手舞台表现是不错，但是鼓手和贝斯手相较之下却没有什麼存在感，让人太过明显的感觉到乐团内有这麼不协调的断层落差。」

他抬眼看著阿豹，笑了笑：「你自己多少也有点感觉吧？」

阿豹的脸色忽青忽白，胸间那团火闷著闷著，最後却慢慢熄灭下去。

他就算再不爽，也能清楚的明白人家说的每一句话，的确都是马戏团所欠缺的部分，同时也是他在比

赛前所担心的地方。

妈的，他在心底暗骂一声，忽然恶声恶气的说：「欸，我要菸。」

大叔挑了一下眉毛，将菸盒和打火机丢了过去。

阿豹臭著脸点火，先是恶狠狠的吸了一口菸，才说：

「你今天到底找我出来干嘛？总不可能是专程为了批评我们团吧？」

大叔没有马上说话，像是故意要吊他胃口一样，慢慢喝了几口咖啡，搞得阿豹越来越心浮气躁，才听见他说：

「我想跟你谈谈发片的事情。」

……发片？

阿豹怔了怔，傻傻的问：「你想帮我们发片？」

「不是你们，」大叔纠正：「只有你和那个吉他手，我只要你们两个。」

这几句话好像有著奇怪的逻辑扭曲，阿豹一时没办法听懂，只是愣愣的看著他。

「回去好好考虑吧，」大叔拿著帐单站起来：「我会再连络你。」

那又怎麽样(25)

所谓的梦想，到底是什麽？

说实话，阿豹在遇见阿忍之前，从来没有想过这种事情。

他永远记得第一次认识阿忍的情形，不为什麽，只是因为实在太蠢了。

那个时候他还是青春洋溢的大一新鲜人，身高又高，理所当然的成为篮球新生杯的代表选手。

那天中午，他刚比赛完，以悬殊的比数痛宰对手一番，全身淋漓大汗，心情却高昂无比，在冲澡的时候忍不住就唱起歌来。

哪晓得这居然就是悲剧的开始。

水声哗哗，温凉的水冲散肌肤上的热气和黏腻的汗水，舒服得让他忍不住越唱越大声，忽然身後传来刷一声，他疑惑转头，一个陌生人拉开没什麽阻挡功能的隔廉，直著眼睛看他，他吓得连一声干都骂得高八度，仓卒一个拳头挥去，迅速拉上隔廉。

妈的，居然在学校也会遇到变态！

等到惊吓过去，愤怒的情绪就迅速压过阿豹的理智，他匆匆穿上衣服，走出去，那个变态居然还等在外面，他哪里跟他客气，狠狠的揍了过去。

谁知道这一架打完，他们居然就变成了乐团夥伴。

「你的声音，干，实在太棒了。」

河堤上，眼角还挂著淤青的阿忍彷佛回味般的抽了一根菸。

阿豹还是心有芥蒂的看他一眼，提防这家伙其实看上的是他的肉体。

「加入我们团吧，」阿忍说，「我们会变成世界上最强的乐团。」

「靠，」阿豹嗤笑一声，「那我不就是世界第一的主唱？」

阿忍回过眼睛看他，却是很认真的眸光。

「总有一天，我们的音乐可以征服全世界。」

这是一句很豪洨的话，可是不知道为什麽，当时的阿豹竟然说不出任何话来反驳。

他甚至想要相信。

或许真的有那麽一天，他们的音乐可以征服全世界。

是阿忍教会他梦想的。

但是那家伙却说，他不要阿忍和小龟。

妈的。

阿豹点了菸，犹豫著，还是吸了一口，他实在太烦了。

时间是晚上十一点，阿单的房间，阿单还没有回来。

他打了好几通电话给阿单，但是他没有接，最近的他一直都是这样，很忙又很难找。

他坐在阿单的书桌前，看著他在墙上贴得满满的

便条纸，大多是英文单字、看不懂的数学公式，居然还有每周的念书进度。

阿豹凑上前看了一会，然後很无聊的转开视线。

阿单的吉他放在角落，他走过去，吉他的外罩上有一层薄灰，他皱了皱眉，忽然听见钥匙声。

「喔，你来了。」阿单走进来，对他挑挑眉，好像有点累的样子。

「欸，」阿豹对他勾勾手指：「我有话要跟你说。」

阿单很听话的走过来，侧头就要吻他，被阿豹挡个正著。

「小气。」阿单笑。

阿豹没理他，把大叔给他的那张名片递给阿单，阿单接过来，不是很明白：「这要干嘛？」

「他想帮我们发片。」

「……发片？」

「而且只有我和你。」阿豹烦躁的咬著菸。

阿单也沉默了，过了一会，才又说：「阿忍他们知道了吗？」

「我还没说，」他顿了顿，有些沮丧，「我不知道要怎麽说。」

这种好像要踢开谁才可以往上爬的感觉，真他妈的糟糕。

而且偏偏是阿忍和小龟，他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会拆夥的这两个人，妈的，当初应该要严肃的说，如果没有阿忍和小龟一切就免谈的。

只是心里头难免也会很自私的想，如果错过这次机会，是不是就没有下次了？

干，范则治，你真是个浑蛋。

「所以你现在有什麼想法？」

阿单坐在他旁边看他，还是很冷静的表情，而且有点事不关己的感觉，这让阿豹有点火大。

「我才要问你咧，你要怎麽办？」

他盯著阿单的眼睛问，但是阿单却很不自然的转开了视线。

「有件事情我考虑了很久，我想我还是现在告诉你，」阿单低垂著睫毛，一个字一个字的慢慢说：「我决定要退团了。」

那一瞬间，阿豹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阿单终於抬起眼睛，解释著：「玩团只是我的兴趣，我从来没想过要用这个吃饭，更何况我也不觉得光是玩团就可以养活我自己……」

「你有种再说一次。」阿豹打断他的话。

阿单看著他。

阿豹的脸色阴沉得很难看，因为皱著而微微眯起的眼睛有著森冷的光。

「你有种就再说一次。」他咬牙，每个字都像从齿缝间挤出来的。

这算什麽？

阿单也不爽起来。

「我说我要退团，这样你听清楚了……」

「妈的！」阿豹怒骂一声，狠狠扯拉起阿单的衣领。

阿单也是个硬脾气，被阿豹这一冲给惹毛了，哪里还让得了他，用力挥开阿豹的手，哪晓得阿豹居然一个拳头就砸了过来，重重砸上他的嘴角，一瞬间唇齿间泛开一股血腥味。

「你发什麽疯！」阿单吼，抓扯住阿豹就要揍他，阿豹也不挣扎，只是冷冷看他。

「你骗我。」忽後阿豹说。

就是他那样的眼神，又倔强又受伤，阿单这一下如何打得下去，他将阿豹往後一推，骂了一声脏话。

狭小的空间，两个人沉默的对峙著，明明上一刻还好好的，为什麽现在却搞得这样？

阿单觉得有点累。

「你就不能尊重别人的决定吗？」他有点疲惫的问阿豹。

阿豹瞪著地板，迟迟没有回答。

那又怎麽样(26)

於是他和阿单开始冷战。

之前也不是没有吵架冷战过，但是这一次，阿豹却觉得比全部的冷战通通加起来还要让人难过。

也许是因为以前就算闹得再严重，但是心底还是明白一定会有合好的一天，大不了道个歉，一切就会和以前一样了。

可是这次不同。

就算他和阿单握手言和，阿单也还是会退团，他们终究不可能会再和以前一样了。

阿豹讨厌这样。

他讨厌任何生命中会出现分歧的点，他讨厌离别。

他不想要阿单离开。

然而时间并不会因为他的厌恶而稍微停下脚步，

讨厌的事情不主动去解决也不会自动消失，这也是人生让他感觉不愉快的地方。

那天晚上，他和阿忍在校园遇见。

「嗨。」阿忍的笑容还是和以前一模一样。

这让他莫名难受起来。

他们来到河堤，天黑了下去，於是满天的星星就出现了，阿忍在他旁边抽烟，说著一些不著边际的话。

「好久没看见阿单了，他怎麽样？」忽然阿忍说。

那一瞬间阿豹再也忍不住，几乎是脱口而出的：「他要退团了。」

「喔，」阿忍反而没什麽大反应，「是因为要考研究所吧？」

阿豹看著他，心底很不是滋味，你为什麽可以这麽平静啊？

你的团员要退团了欸，干，你难道一点都不在乎吗？

他狠狠吸了一口菸。

这阵子抽太多菸了，妈的，他的嗓子要坏了，就乾脆让它坏了吧。

没有了阿单，他也不想再唱了。

可是阿忍却把菸从他的手指上拿了下来。

「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聊天，就在这个河堤上吗？」

阿忍问他，他点头。

「那时候的我觉得超兴奋的，因为你的声音就和我想找的一模一样，」阿忍笑，「结果我还像变态一样的冲进去，干，吓死我了，你居然全身光溜溜的。」

「靠北，到底是谁比较吓啊？」阿豹骂。

阿忍还在笑，实在太蠢了，就算现在想起来也还是觉得很白痴，阿豹到後来也不禁笑起来。

「欸，」突然阿豹说：「有人找我和阿单发片。」

阿忍抽了一口菸，还是没有很讶异的样子：「嗯，我听说了。」

「你听谁说？」

「我有朋友在经纪公司工作，他说有经纪人对你们很感兴趣的样子。」

「是喔。」阿豹垂下头。

「你干嘛？」阿忍笑著摸摸他的头，阿豹没有说话。

天气有点凉，已经快要冬天了。

「还记得我这里和你说过的话吗？」阿忍问。

「你是说我们的音乐有一天可以征服全世界吗？」

「干，现在听起来真的好蠢，」阿忍笑：「可是那个时候我是很认真的这样觉得。」

「我到现在也还是这样觉得。」阿豹说。

阿忍笑著看他：「欸，谢谢。」

「妈的。」阿豹捶了一下他的肩膀，「你恶不恶心。」

阿忍还在笑。

「我可能也不玩团了吧，」他将菸丢在地上踩熄，「之後可能准备研究所，或者乾脆等当兵。」

他转过眼睛看阿豹，还带著微笑：「妈的，长大真的好累。」

干。

阿豹觉得鼻子有点酸，这太娘了。

「你很适合唱歌，」阿忍说，「如果发片了记得通知我，我会去买的。」

说这什麼话。

阿豹闷声，有点赌气的：「没有马戏团，我也不想唱了。」

然後被阿忍笑著捶了一拳。

那又怎麼样(27)

最後还是他先打了电话给那个奇怪的大叔。

『……你真的考虑清楚了吗？』

一阵沉默过後，大叔问，阿豹嗯了一声。

『那真是遗憾。』话筒那端传来长长一声叹息，『可以说说看原因吗？』

阿豹看著窗外，有点发呆，今天的天空好蓝，简直蓝得不可思议，他想或许他会永远记得这一瞬间。

「……没有了他们，就不是我想要的音乐。」然後他这麽说。

晚上阿单补习回来，房间里一片黑暗，而阿豹就坐在那片黑暗之中。

他没有开灯，只是静静的走了过去，阿豹伸手抱住他。

「欸，走吧。」

「去哪？」

「去天涯海角。」

阿单微笑：「那就走吧。」

阳金公路，深夜，冷风。

阿单的机车飙得很快，像在追赶什麽也像在逃避什麽。

阿豹忍不住。

什麼东西郁闷的梗在他的胸口，他快喘不过气，只能放声大叫。

「啊──」

阿单催起油门。

迎面而来的急速的风将阿豹的吼声带走了，阿豹却还在大吼。

声嘶力竭的那样 ,好像要把所有的情绪都吼出来，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恐怕就没有力气再走下去。

妈的，阿单也要忍不住了。

压在心底的某种什麼被阿豹的这一吼给拨动起来，阿单不管了，他也跟著吼了出来──

「啊──」

彷佛没有尽头的公路还在蔓延著，他们的吼声远

远传了出去，可是一下子就不见了。

结果到最後好像什麽都没有留下。

「你不会後悔吗？」

沙滩上，浪潮依旧凶猛拍打岸边，阿单问。

「不知道。」阿豹耸了一下肩膀。

「那以後後悔了怎麽办？」

「那就以後再说。」

「妈的。」阿单笑了一声。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今天的海好像涨潮得特别快，

一下子就快淹到脚边。

阿豹又开始唱那首歌，每次来到海边，他都一定要唱那首歌。

能不能让我陪著你走　　既然你说留不住你
回去的路有些黑暗　　担心让你一个人走
我想是因为我不够温柔　　不能分担你的忧愁
如果这样说不出口　　就把遗憾放在心中

他今天的声音听起来特别让人心底发酸，阿单抽了一口菸，看著阿豹美好而显得有些寂寞的侧面。

这家伙一点也不适合这样的表情。

他应该再跋扈一点，再自信一点，就像那天晚上，

他抱著他眼睛发亮的说他要玩音乐玩一辈子那样。

多麽天真的一个人，因为活在自己的理想里面，所以总是忽略一切现实的因素。

但是阿单就是喜欢这样的他。

所以有关现实的所有部分，就让他来承担吧。

这是他所能给他的最大的温柔，就算阿豹永远不懂也没关系。

「欸，」忽然阿单说，「以後我养你。」

阿豹说：「我才不要你养我，我只想要你的吉他。」

果然，阿单笑了笑。

「我是说真的，」阿豹慢慢的，又再说了一次：「我只想要你的吉他。」

阿单没有说话，只是抱住了他。

妈的。

阿豹重重闭著眼睛，把脸塞进阿单的颈间，阿单最後还是没有回答。

可能就是因为这样，阿豹才讨厌长大。

那又怎麽样(28)改

是不是每个人到最後，都会长成连自己也不认识的人呢？

有时候阿豹看著镜中的自己，竟然也感觉陌生。

回想起来，这几年的时间似乎过得特别快，好像人生就是这样，一旦过了那个渴望长大的年纪，时间就像跟你作对似的飞快向前推进。

所以他一下子就来到了二十五岁，妈的，二十五岁，他还记得他在国小的作文簿上曾经规划过他的人

生，二十二岁大学毕业，工作三年，二十五岁成家立业——

结果，二十五岁的他依旧一事无成。

早上的阳光投射进房间。

阿豹慢慢张开眼睛，一下子就看见阿单的背影。

他就坐在床边低头扣著衬衫扣子，阿豹眯眼看了看放在床头柜上的闹钟，六点五十分，根本是高中生的起床时间。

「吵醒你了？」他听见阿单问他。

二十五岁的阿单还是没有什麽改变，但是他毕竟已经不是二十岁的阿单了，尤其穿上西装，简直就像是另一个不认识的人。

「对，你他妈的吵死人。」阿豹皱眉，故意这样说。

阿单笑了笑，俯下脸吻他，阿豹没有躲开。

「晚上早点回来，」阿单说，「你要什麼口味的蛋糕？」

「我才不要那麼娘们的东西。」阿豹说，不知道为什麼这句话听起来居然有点别扭的感觉。

「那就蓝莓口味的了。」

阿单帮他作了决定，往他颈间啃了一口，靠北，阿豹不爽的拉扯他的领带，拖过来，狠狠在他嘴唇上一咬，阿单却点火似的把舌头伸了进去，阿豹有点不能控制，早晨男人尚未清醒的身体最容易被挑逗，他赶紧推开阿单，恶声恶气：

「快滚啦。」

阿单还在笑，黑色的眼睛里面有著欲望火光跳动，那一瞬间阿豹以为他会继续低头吻他，可是阿单没有，他拉整著衬衫站起来。

「那晚上见了。」阿单说。

然後拿著西装外套和公事包走出房间。

每天的这个时候，都特别尖锐的提醒阿豹，他们已经不再是二十岁了。

所以每当遇到这种时候，阿豹都宁愿装睡而不愿睁开眼睛。

到底是从什麽时候开始，他和阿单的生活开始出现分歧？

是从退伍以後吗？或许还要更早，搞不好是从大三之後，他和阿单之间的时间就不再同步了。

大三那年，阿单退团，阿忍宣布马戏团解散，曾经的那些梦想最後也向现实低头，永远不再回来。

一开始他难免有些感伤，但是到後来，他就连感伤到底是什麽感觉也麻木的想不起来。

毕业退伍之後，他和阿单同居。

相较於他的没用，阿单过得倒是一路顺遂，一年内就拿到了硕士学位，接著在某家很不错的大公司上班，听说很受赏识，未来一片光明。

阿豹拉开衣柜。

衣柜里壁垒分明，右边是阿豹的衣服，左边是阿单的。

一开始，对於彼此的衣服他们还会混著穿，但是慢慢的，他们就不这样做了。

阿单的衬衫阿单的西装，阿豹的Ｔ恤阿豹的牛仔裤，无形的界线，横亘他们之间，长大的两个世界。

阿豹关上衣柜。

也许不去看就能忽略，他们已经渐渐长大到他们以为还很遥远的那个年纪。

那又怎麽样(29)

店内播放的歌曲，是这几年来某个当红人气乐团刚出的新专辑。

下午，生意清淡的店里，女主唱个性叛逆的独特嗓音依旧忽冷忽热的唱著生活中的寂寞厌烦，搞得阿豹也有点烦躁。

「听说他们要解散了。」站在旁边看他做咖啡的男同事忽然说。

阿豹一时无法会意过来，「谁？」

「就是这个团啊，」同事朝他挥了挥现在正在播放

的唱片封套，「听说主唱好像要单飞了。」

「喔。」阿豹没什麼兴趣的低下头。

但是同事却不放过他，依旧兴致高昂的缠问：「欸，你以前玩过团吗？」

阿豹终於抬起眼睛看他。

他是店里最近请来的工读生，大三生，好像叫小森的样子，说话的方式有点轻佻，可是人却意料之外的好相处。

「你玩过吗？」阿豹不答反问。

「当然，」小森笑，有些得意，「我从高中就开始玩了，我是吉他手欸，酷吧？」

阿豹没理他，把做好的咖啡塞到他手里：「五桌。」

小森啧了一声，倒也还乖乖的把咖啡接过来。

这是家以卖咖啡简餐为主的小店，阿豹在这里做了半年，连他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专职的服务生从来不在他的人生规划内。

简直脱序的人生。

「可是最近我决定要放弃吉他了。」

送完咖啡後，多话的小森又自动靠上柜台，阿豹有点敷衍：

「喔，干嘛放弃？」

「因为只靠这个的话，以後一定会饿死啊，」小森很理所当然的说：「谁会想玩团玩一辈子啊？」

阿豹的动作顿了顿，回头看他一眼。

「怎麽了吗？」

「没，」阿豹说：「只是难得听到你说了句人话。」

小森不爽的哼了一声，看著他转过来的脸，忽然说：:「欸，其实我一直觉得你很面熟耶。」

「现在搭讪我也太晚了吧？」阿豹有点困扰。

「屁啦。」

小森夸张的大叫让阿豹微笑起来。

那又怎麽样(30)

玩团玩一辈子。

那是什麽时候的梦想？曾经那麽清晰，现在想来却已经面目全非。

毕业後的这几年，什麽都让人丧气一些。现实犹如巨大滚轮追在身後，於是每个人像是逃命似的不停向前奔跑，跑得慢了就被压碎了，跑得快的又哪里有时间想起曾有的理想？人生从来就是这样接近冷酷的残忍。

总让人不得不学会低头。

退伍後，有团找上阿豹，不是那麽合得来的音乐理念，但是阿豹也还将就。

一开始没有什麽大问题，无论是练团还是在餐厅驻唱的工作，虽然和团员起过几次冲突，可是忍一忍也就什麽都过去了。

後来有家小公司找到他们谈发片，愿意先帮他们出单曲探探市场风向，如果反应好的话就在年底发行专辑。

彷佛是即将一帆风顺的人生。

然而第一张单曲的销售量却出乎意料的其惨无比。

不过後来仔细想想，或许也不是这麽的出乎意料。他们的音乐风格偏硬，在台湾的音乐市场本来就算是小众，又没有足够的资金宣传，这样的惨败其实是可

以预期的，只是当时的阿豹和团员们都还不懂。

接著专辑的发行无限期的延後。

那一阵子他们沮丧无比，连在餐厅驻唱都打不起劲，後来被店经理辞退了。

唱歌已经不再是件快乐的事情，太多现实的因素夹杂，阿豹只觉得很累。

最糟的事情终於发生。

有一天，和平常一样平淡无奇的一天，阿豹接到通知，团里的鼓手因为吸毒过度而暴毙。

阿豹知道，他们这个团算是完蛋了。

鼓手出殡的那一天，他站在远远的地方看著，自己还有的一些希望就像尸体,被那样抬著要送去火化。奇怪的是他居然一点感觉也没有，没有悲伤和愤怒，只是有点好笑。

干，去你妈的世界第一主唱。

到了最後，不过也就是这样的下场。

後来他们始终没有再找鼓手，反正也不会有人再用他们了，於是大家各奔前程，就此解散，也不必再见了。

从此阿豹就决定不再唱歌。

那又怎麽样(31)

阿单一直觉得，他和阿豹的中间总是隔著什麽。

也许就从他告诉阿豹他决定退团的那天开始，他们之间的某种东西就塌毁了，纵使他们还继续交往，甚至住在一起，却再也无法将那样东西复原。

他想他的退团对阿豹来说是很严重的一次背叛，从此以後，阿豹就不再和他讨论任何有关乐团或是歌

唱等等的事情了。

　　可是阿单并不觉得自己做错。

　　後来事实也证明他的选择并没有错，如果当初他不那样，又该是谁来负担他们两个人的生活？在物价如此高昂的台北，光只有梦想谁能活得下去？

　　但是阿豹却决定不唱了。

　　为什麽？

　　他们曾经谈过这件事情，却始终无法深入。

　　到最後这竟然变成了他们之间的刺，因为不想被扎痛，所以只好总是选择避开。

阿豹打开门，晚上十点，屋里一片漆黑，阿单八成又去加班，这个浑蛋，早上还叫他早点回来。

他把钥匙丢在玄关的柜子上，走进来，黑暗之中几点火光跳跃，吉他声忽然响起。

搞什麽鬼。

阿豹走过来，阿单的脸被火光照映忽明忽亮，却直直的盯著他，那双黑色的眼睛这几年倒是从来没有变过，阿豹把脸凑上去，交换一个吻，阿单笑著为他唱了一首生日快乐歌。

妈的，二十五岁的生日，不知不觉就要慢慢变成老头了。

阿豹有点耐不住，在阿单企图想再唱一遍英文版的生日快乐的时候，先一步的吻住他。

「欸，你还没许愿。」接吻的间隔，阿单说。

「反正又不会实现。」

阿豹有点过份的把舌头探了进去，於是阿单就没有再说话了。

他们仔细吮吻著对方口腔里的每一寸，硬梆梆的欲望彼此抵著，没被吹熄的蜡烛无辜的亮著火光，晃动的照著他们逐渐赤裸的身体。

阿豹低头舔著阿单的乳尖，感觉到那小小的硬粒在舌尖上慢慢的绽放。他故意绕过阿单的性器，直接用手指去顶弄那个还没有打开的地方，阿单的身体僵了僵，或许是看在他生日的份上，也没有什麼抵抗。

这大概是生日的唯一好处吧？

不知道为什麼，阿豹忽然这样想，然後也觉得自己很白痴的笑了一下。

蛋糕上的蜡烛不知道什麽时候熄灭了。

原本看起来蛮可口的白色奶油，上头却有著一点一点极不搭调的凝结蜡油，阿豹皱著眉毛看著，阿单还在旁边拨弄著吉他，弹弹哼哼，实在吵死人。

他挖起脏掉的奶油往阿单赤裸的背上一抹，阿单喂了一声，没有躲开。

「妈的。」阿单笑骂。

阿豹靠过去，避开蜡油的部分细细舔著，阿单没理他，还在弹吉他，有点耳熟有点陌生的旋律，忽然阿单问：

「欸，这首歌你还记得吗？」

「不记得。」阿豹说。

「靠背，」阿单说：「亏我当初还特地写给你。」

阿豹没说话，只是在他的左肩上狠狠咬了一下，像是想把那个黑色的单翼翅膀给咬断似的，可是阿单却好像不觉得痛。

「欸，你是真的不打算再唱了吗？」

「那很重要吗？」

「难道你觉得不重要吗？」

「那也不干你的事吧？」阿豹说，阿单转过头看他。

阿豹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陌生的像是另外一个人，每次谈到这件事情，他就是这样的神情，像是觉得他没有资格过问一样。

阿单感觉像是被人当面甩了一巴掌。

妈的，那个隔在他们之间的什麽，明明经过了这麽多年，却还是没有办法跨越吗？

「那就随便你吧。」最後阿单说。

那又怎麽样(32)改

阿豹想，阿单应该是生气了。

自从那天开始，两个人在相处的时候难免有种微妙的别扭，干，都几岁的人了还闹脾气，乾脆气死算了。

他很不爽的将安全帽摔进机车车箱。

走进店里，换好衣服，打了卡，刚好上午十点半，阿豹将挂在门口的牌子转为营业中。

走回吧台，小森站在那里看他，双眼亮得很诡异，阿豹忍不住皱眉：

「你干嘛？中邪了喔？」

小森没有反驳，反而嘿嘿一笑，笑得阿豹浑身发毛。

「给你听一个好东西。」小森神秘兮兮的说，将一张ＣＤ放进音响，没过多久，听起来很耳熟的前奏从店内的喇叭里冲了出来，阿豹浑身一僵。

「难怪我就觉得你怎麽那麽眼熟，原来我还买过你的单曲。」

小森兴奋无比，完全忽略了阿豹越来越阴沉的脸色，还继续往下说：

「欸，你们干嘛後来不继续出了啊？当时我真的超迷你的......」

突然啪地一声。

激昂爆烈的音乐倏地中止，连同小森未完的话一起陷入沉默。

阿豹冷著脸将ＣＤ退出来，看也不看一眼的将Ｃ

Ｄ丢给愣住的小森，转身走出店外。

原来自己比想像中的还要在意。

公园里，阿豹点菸，抽了一口，眯著眼睛看了一眼太阳。

怎麽今年的夏天还是这麽的热啊？实在让人不得不想起几年前他的夏天，带著青春无比的海的咸味，哪像现在死气沉沉。

妈的，不过也才几年前。

他苦笑，把菸丢在地上踩熄，看著可怜的菸身被踩得歪歪扭扭，简直像是他的扭曲人生。

他想，他的人生也许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扭曲了。

那个刚发行单曲的时候，他以为自己会大红，但是结果却没有，过多的期待导致希望落空的时候那麽痛。

要怎麽样才能恢复原本的样子呢？

他不知道，他只知道自己开始害怕唱歌。

非常的害怕，害怕著这个自己曾经非常热爱的东西，简直悲哀透顶。

我会让你成为世界第一的主唱。

那是谁对他说过的话？

那麽近又那麽的遥远，就连说出这句话的人自己也都忘记了，只有他还像傻瓜一样的记得。

可惜到最後，他连这句话都留不住了。

「欸，请我一杯酒吧。」

晚上，他来到阿忍开的店，劈头就对阿忍说。

「干，请你十杯都没有问题。」阿忍这样笑著说。

店里没有什麽客人，但却是一家让人感觉很舒服的小店，阿豹灌著酒，一杯接著一杯。

「欸，」阿忍挡住他的酒杯，「你醉死了我可不管你喔。」

「反正你早就不管我了。」阿豹随口回了这一句。

接著两个人都沉默。

空气中浮动著咖啡和菸草的香气，声音嘶哑雄厚的外国男歌手唱著听不太懂的歌词，阿豹又灌了一杯酒，忽然听见阿忍说：

「欸，你要不要来我们店里唱歌？」

阿豹的动作顿了顿，「什麼？」

「我和曼曼考虑将这里转成 live house 的型态，虽然地方小了一点，但是应该也蛮有感觉的。」

阿豹没有说话，低下头。

「试试看吧，」阿忍说：「如果你想要的话，我们还可以把小龟找来，阿单也可以偶尔来串串场啊，这样的话……」

「阿单和你说了什麼？」突然阿豹问。

阿忍哽了一下，没有接住话，然後阿豹就明白了。

妈的。

他站起来，语气很冷漠：「我这辈子是不可能再唱歌了。」

那又怎麽样(33)改

简直像是被施舍一样。

黑暗中，阿豹抽烟，地上一点一点都是跌落的菸灰。

心底又空又满，好像什麽都没有想，却又没有办法真的什麽都不去想，干，他范则冶到底为什麽会变成现在这样？

他烦躁的将菸捻熄。

阿单回来了。

门口传来钥匙声，他站起来，堵在玄关。

阿单走进来，脱鞋，有点疑惑的问：「干嘛不开灯？」

阿豹没有回答，只是站在一旁看他。

「怎麽了吗？」阿单问，越过他想去开灯，却被阿豹给挡住，他看著阿豹，阿豹也正冷冷看他。

「你这是什麽意思？」

「什麽东西？」感觉到气氛不对，阿单皱起眉毛。

「你到底和阿忍说了什麽？」阿豹硬著声音问。

阿单的表情有那麽一瞬间的僵硬，但是很快的，就很自然的接著说：

「我没说什麽啊，只是有一次在讨论的时候，阿忍说他的店想要转型成 live house，我就和他提议或许你可以过去唱……」

「你以为这样作我就会感激你吗？」

阿豹看著他，陌生的阴郁的表情，阿单最厌恶的，就是他这样的表情。

「你干嘛那个脸啊？」阿单也不爽起来：「难道我欠你什麽了吗？」

这句话恰好撞到阿豹最在意的那一点，他心底酸了一下，咬牙道：

「你没有欠我什麽，一直都是我欠你。」

阿单愣了愣，没想到阿豹会用这样的话顶他。

心底憋著一股气，他瞪著阿豹，还是忍耐著：「我不想和你吵架。」

「那你以後就别管我。」阿豹说。

他脸上的表情极其冷硬，简直像在对待仇人。

阿单心里又冷又火，也还忍著，尽量维持语气平静的说：

「我没有什麽其他的意思，我只是不希望你真的就这样不唱……」

「我他妈的要不要继续唱根本就不干你的事，」阿豹火起来：「你以为你是谁啊？全世界就你最没资格管……」

阿豹的话还没说完，阿单的拳头就先砸了过去，阿豹没有躲开，脸上重重挨了一下，他偏过脸，脸颊热辣一片，嘴角也抽痛得很厉害，阿豹顺手一抹，妈的，流血了。

「你问我是谁？」然而阿单却不放过他，揪住他的衣领狠狠问他：「干你妈我跟你在一起几年了，你居然还说这种话？」

阿豹瞪著他，凶狠的瞪著，忽然用力的甩开阿单的手，下一秒钟阿单的腹部也挨了一拳，痛得他倒抽一口气。

「你他妈的根本就不懂！」阿豹对著阿单吼起来。

「对，我就是不懂，你到底在怕什麽？」阿单也吼回去：「我认识的范则冶根本不是像你这样，不过才一次的失败就再也爬不起来！」

阿豹气红了眼，扯过阿单的领子，又揍了他一拳。

而阿单才不肯让他。

两个人扭打起来，光是听著拳头落在肉上的声音就让人觉得疼痛，但是他们谁也不愿意先罢手，彷佛仇家狭路相逢，每一拳都想揍得对方再也站不起来。

阿豹拉扯著阿单的领带，伺机在他脸上再补上一拳。

而阿单抓住他这秒钟的犹豫，使劲的往他膝盖一踢，阿豹吃痛的弯下腰，心有不甘的顺势扯著阿单的领带往下拉，阿单措手不及，失去重心，两人跌成一团，纠缠著翻滚几圈，阿单的脸上又被砸了一拳，妈的，他挺起身想回击，却听见阿豹还在骂：

「你他妈的根本什麽都不懂！」

那是近乎嘶吼的声音，像只负伤的野兽，让人光是听著心就觉得痛。

为什麽那样骄傲的男人会发出这样的声音呢？

那一瞬间的阿单并不明白，只是心里忽然酸得发软，再也压制不住阿豹，松手让他翻身压在自己的身上。

阿豹喘著气，瞪著他的眼睛充斥混浊的血丝，阿单感觉自己的衣领被揪了起来，他挣扎著想躲，但是阿豹的拳头却停住了。

「……你骗我。」然後阿豹说。

剎那间，阿单完全无法发出声音。

这句话像是一把刀，狠狠的捅进了他的心脏。

那是什麽意思？

原来你到现在，都还是这样的想法吗？

阿单看著阿豹，全身的血液几乎都冰凉，他只清晰的感觉到颤抖。

那是他的，还是阿豹的？

阿单不知道，而阿豹还在看著他。

「你骗我。」接著喃喃的，阿豹又说了一次。

那句话像是钥匙，解放了那道被禁锢的围栏，於是心底一直被积压住的情绪像是浪潮，覆盖住所有的矜持理智，阿豹终於控制不住的把脸埋在阿单的颈边，狼狈的哭了出来。

这是阿单第一次看见阿豹哭，搞得自己也眼里发酸。

回不来了吗？当初那个骄傲自信的主唱，一站上舞台就会发光，难道你是真的回不来了吗？

阿单有些茫然，心脏还是好痛，痛得让他有些抱不住阿豹。

为什麽他们会把对方逼成这个样子？

肯定有什麽地方出错了，妈的，如果可以回到以前就好了。

回到那个炎热的夏天，或许他还可以再听一次某个白痴神采飞扬的对著他宣布 ,他要玩音乐玩一辈子。

可是为什麽到最後，他们都再也回不去了呢？

那又怎麽样(34)改

每个人都有软弱的部分，因为软弱，所以反而逞强的不想让别人看见，也不想让自己发现。

阿豹想，也许他就是这样的心情。

他总是不肯说，那些他说不出口的软弱。他怕他一承认他就输给阿单了，他已经输给阿单太多，总不能连最後的一点尊严也输掉。

所以他决定不再唱歌，然後把所有的过错推到阿单身上，彷佛可以藉此主动的捍卫一些连他自己也不那麽明白的东西。

然而这样做，只是把一切输得更彻底。

等到浪般的情绪退潮，他清晰的看见了自己的自私和幼稚。

那些东西伤害著自己，以及阿单。

再次醒来是因为听见木吉他的声音。

微亮的天色中，阿单靠在角落弹吉他，多熟悉的画面，青春缤纷的剪影。

阿豹坐起来，专注的看著他的阿单。

是有点熟悉的旋律，抑郁的温柔，透不过气的悲哀。阿豹记得它，多年前的某个夏日清晨，阿单曾经为他弹过的这首曲子。

吉他强度慢慢增加，於是阿豹唱了起来。

如果你听见我
你会明白　我的执著
我不放手　我不放手　我不放手

唱到最後一句歌词的时候，阿豹忽然觉得眼睛有点酸，妈的。

阿单修长的手指划过琴弦 ,中止了最後一个音符。他抬起眼睛看他，那是一双很温柔的眼睛，像是跌落一片星星一样。

「掌声呢？」那个眼角还挂著淤青的白痴说。

阿豹哼了一声表示回应，阿单微笑著，靠过来，有些犹豫的，两个人交换一个吻，然後眼对著眼都轻轻笑起来。

「欸，抱歉啦。」

凌乱的床上，两个人躺著拥抱，阿豹忽然说。

「干嘛？」

「昨天我说的那些话不是有意的。」

阿单冷哼著：「你趴著让我干五次我就原谅你。」

「……妈的。」阿豹却笑起来。

多智障的对话，却那麼久违，自从毕业之後就不曾听见了。

原来所谓的长大就是从遗忘这一些微小的部分开始。

那麼他又忘记了多少东西呢？

阿豹想不起来。

他只记得刚才唱歌时声带的震动、久违的自己的歌声、心底微妙难言的骚动──

好想唱歌。

一旦有了这样的念头，想要马上实现的冲动就从心脏蔓延出来，充斥著全身的血管，然後慢慢的膨胀，

逼得阿豹有点喘不过气，像是想寻找出口的那般，他忽然说：「我想唱歌。」

阿单没有说话，只是看著阿豹，看他漂亮的眼睛在那样的压迫下反而显出黑亮的光，看著他像个憋不住话的孩子那样，重复的又说了一次：

「我好想唱歌。」

阿单忍不住，所以低头吻了他。

阿豹闭上眼睛。

如果继续往前走的话，到底会遇见什麽东西呢？这点恐怕没有人能够回答，但是阿豹想，那就继续走下去吧。

说不定有一天，他可以和从前的那个自己相遇。

那又怎麽样(35)

阿单的左肩胛上有一枚单翼的翅膀刺青。

你的翅膀为什麽只有一边？

阿豹记得自己好像问过他这样的问题。

「因为每个人都只能拥有一边的翅膀。」阿单回答：「但是只有一个人的话，是绝对飞不起来的。」

可是阿单，人生这条路这麽漫长，有时候也只能自己一个人走下去。

阿豹想，毕竟到最後，这还是他一个人的人生。

那张名片阿豹一直保存得很好，毕竟这也算是个

纪念，只是不晓得这张名片的有效期限到底过期了没。

那天下午，也有著一个很蓝的天空，直到那个时候阿豹才发现，原来自己已经很久不再望著窗外。

电话接通了，依旧是陌生的奇怪大叔的声音，阿豹笑了笑，然後问：

「你还想做我的音乐吗？」

唱片公司的等候室。

沙发上头坐著三个人，主唱阿豹、贝斯手阿忍、鼓手小龟，多久违的组合。

「妈的，等这麽久，老子抖得手都软了。」

一阵沉默中，阿忍忽然骂，阿豹忍不住的笑，这

个人还是没变。

小龟回过眼睛看他们，还是那样亮晶晶的大眼睛，就算这几年过去，这个男人不但看起来没变老，反而还更幼齿了，真是个妖怪。

阿豹笑了笑。

他从没想过，多年以後，他们还能以夥伴的身分站在一起

这原来是他一个人自私的愿望，无论如何，都希望和这两个人继续完成梦想，没想到这两个人居然想也不想的就答应了。

要放弃自己原有的人生是多麽困难的事情，更何况接著走的是一条可能什麽都没有的路，阿豹从来不是那麽别扭的人，但是此刻的心情真的只有无法言喻的感激。

「欸，」阿豹突然说：「谢谢你们来。」

「干，」可是阿忍却不领情：「你谢个屁啊，我来是为我自己，妈的我当初要嗨翻比基尼妹的梦想都还没实现咧。」

「徐培忍你是脑残啊？」小龟终於受不了的骂。

这样吵吵闹闹的气氛也和以前一样，彷佛什麽都没有改变。

只是少了个吉他手阿单。

「请问是范则冶先生吗？」一个甜美的女生敲门进来：「准备好了就请跟著我走。」

阿豹握紧了手中的电吉他。

上面彷佛还残存著阿单的温度，而他必须要从阿单这里毕业。

「走吧。」深吸一口气，阿豹说。

「上啊，兄弟们。」

然後阿忍许久没听见的热血呐喊让他和小龟都笑了起来。

表演结束，紧接著的是一段漫长的沉默。

大叔皱著眉毛，将手中的资料翻来翻去，像在思考什麼，接著长长的吐出一口气。

「我不想做你们的音乐。」他开门见山的说。

阿豹的眉头抽了一下，感觉心慢慢的往下沉。

「你们的 lead guitar 呢？」大叔问。

「我可以自弹自唱。」阿豹硬著头皮说。

大叔看著他，嗤笑一声，像在嘲笑他的天真。

「虽然我不想做你们的音乐，但是我还是愿意帮你们发片，」大叔慢条斯理的说：「但是我有两个条件。」

三个人有些迷惑的互看一眼，阿忍问：「什麼条件？」

「你们知道乔治吧？现在很红的那个吉他手？」大叔说：「最近他们的团因为主唱单飞要解散了，我私下和他谈过，他有意愿继续和我们公司签约，现在正好有这个机会，我想把他插进这个团里。」

阿豹看著他，看著他锐利的视线像是探照灯一样，一一扫过他们的脸。

「我会尽我最大的能力把你们捧红，你们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我会参考，但是你们必须照著我的指示去做，不能反抗，这就是我的第二个条件。」

大叔站起来，犀利的眸光直直的盯著阿豹：

「你们好好考虑吧，错过了这次，绝对没有第三次的机会了。」

那又怎麽样(36)

他们最後还是答应了，尽管这合约签得有点辱国丧权的意味，但是总好过什麽都没有。

之後他们开始接受训练、专辑筹备等等的事情，期间唯一值得一提的，应该就是阿忍终於和曼曼结婚了。

婚礼举办在一间不大但是温馨的教堂，阳光从敞开的窗户里流了进来，弦乐奏起结婚进行曲的旋律，美丽的新娘牵著父亲的手，慢慢走到新郎的身边。

「徐培忍，你愿意以何思曼为你的妻子，爱她、扶持她、尊敬她，无论健康或生病都守著她，发誓一辈子都对她忠诚吗？」

牧师说，而阿忍微笑：「我愿意。」

那是太美的画面，神圣而庄严，彷佛电影情景一般，两个相爱的人在上帝的见证之下交换戒指，以及亲吻。

那瞬间阿单忍不住，伸手触碰著阿豹的手指，阿豹反手紧紧的握住了他。

他们之间，也会有那麽一天吗？

被众人见证并祝福，交换著代表忠诚的信物，一辈子不离不弃。

他们都不知道，所以只能紧紧的牵著对方的手。

婚礼结束，阿单走进厕所。

阿豹随後跟了进来，阿单看他一眼，这家伙一句话也不说的只是看著他笑，阿单故意不理他，自顾自的扭开水龙头，阿豹却站在身後扳住他的下巴，狠狠的一吻，阿单趁机舔了他的舌头，两个人都兴奋起来。

他们躲进隔间，阿单压著阿豹，深深的细细的吮吻著他的口腔，阿豹被吻得很硬，无比淫靡的用下身摩蹭阿单的掌心，阿单受不了，拉下裤前拉鍊，把两个人又坚硬又脆弱的部分握在手心，阿豹的喉间发出喘息般的呻吟。

有人走进来，喧闹的脚步声和交谈，阿单反而在这个时候恶意的用手抽动起来，阿豹快要控制不住，只能粗鲁的拥吻阿单，想要藉由对方的嘴唇堵住自己的声音。

而阿单的动作还继续著，彼此炽热的性器紧密的贴抵著，反而比平时更清楚的感觉到对方的形状。

他们的鼻息越来越显得粗重。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过刺激的关系，透明的液体不断的从两人前端冒了出来，湿润了阿单乾燥的掌心，加速了他上下的套弄。

脚步声慢慢的远去了，阿豹忍不住的将手握在阿单的手外面，快速的搓弄起来，两人在接吻的间隔终於失控的发出低吟。

恋人情欲勃发的热度透过阴茎外层的薄弱皮肤，深深的熨贴著自己的，阿豹清晰的感觉到阿单的脉动，这是他的男人，而他手中握著的，也是专属於自己的东西，是他独有的，没有其他人能够占领。

深层的情感顺延著背脊慢慢爬了上来，与其说是快感，不如说更像是满足之类的情绪。阿豹觉得头皮发麻，身体忽然涌上无法制止的痉挛，一波叠过一波，他重喘了一声，和阿单几乎同时射了出来。

像是做了什麽亏心事一样，两人都有些心虚的低头洗手。

「你觉得上帝会原谅我们在教堂做这种事吗？」阿豹的语气很愧疚。

阿单想了想，「他应该没时间管我们吧？」

「也对。」阿豹的表情很安心。

他那个样子和小孩一样，很可爱，阿单忍不住笑，用擦乾的手帮他整理衬衫。

阿豹突来的冲动他能了解，那是因为不安，所以想用身体确认他们的爱情是否还存在。

别人的感情能够藉由婚姻得到长久的保证，那麽他们呢？

一想到阿豹会因为这样的事情而感觉焦虑，阿单就觉得心软。

「欸，」阿单拉著他的领带问：「你什麽时候才肯嫁我？」

阿豹愣了愣，然後笑：「那要看我老婆什麽时候答应啊。」

「白痴。」阿单骂。

然後扯过他的领带又狠狠的吻了他一下。

那又怎麽样(37)

专辑发行的前一天。

当阿豹走进曾经工作半年的简餐店，趴在柜台的小森像是吓了一跳的紧张坐起来，搞得阿豹有点好笑的拍了拍他的头。

「你真的不做了啊？」

店里一个人也没有，店长也不在，所以小森一边问著，一边很公器私用的煮了一杯咖啡请阿豹。

「因为我要出道了啊。」阿豹平淡的说。

「喔，出、出一靠！」小森手一斜，半壶热烫咖啡浇到自己手上，痛得他惨叫一声。

白痴。

阿豹心里这样想著，却显得有点开心的眯著眼睛。

把签名专辑送给小森之後，阿豹就离开了那家店，现在想起来，也像是和以前的自己做了告别。

他想自己永远不会忘记小森在接过专辑的时候，

脸上所流露出来的白痴笑容，也不会忘记他忽然元气十足的大喊：「我决定我要玩吉他一辈子。」

或许这些微不足道的东西，当他在疲惫的时候想起来，也会带给他一些继续往前走的勇气吧。

走出店外，阿单就站在他的车旁边看著他，漂亮的眼睛黑亮亮的。

「走吧。」阿豹拉开车门。

「去哪？」阿单故意问。

阿豹笑著送了他一个中指。

早春的海。

海浪很汹涌，於是他们牵手走上沙滩，广大的海滩上除了他们之外只有两三个人，没有人注意他们。

「那个时候我还以为你真的不唱了。」

坐在沙滩上看海的时候，阿单突然说。

「我也以为啊。」阿豹爬了爬被海风吹乱的头发。

阿单笑著点烟，眯著眼睛回忆：

「而且你还因为这件事和我打了一架，妈的，差点被你打死。」

「干，明明就是你先动手的。」阿豹笑骂。

太阳跌下海了，所以浪涨得越来越高，像是想吃

人一样的猛烈。

「欸，」阿单说：「我没有骗你，那个时候，我是真的那样想的。」

阿豹沉默著，然後说：「我知道。」

他一直懂阿单的心情，只是那个的他并不允许自己谅解，否则他就什麽都输掉了。

我会让你成为世界第一的主唱。

那个或许曾经是阿单的梦想。

只是最後他们都必须在现实和梦想中做出抉择。

「欸，你把那句话埋掉吧。」阿豹说。

「什麽意思？」

「就像这样啊，」阿豹在沙滩上挖开一个洞，把嘴巴凑到洞边，小声的说：「我只要单以律的吉他。」

「然後呢？」阿单看起来很困惑。

「然後就这样把土盖起来，」阿豹平静的说，「那这句话就是死掉了。」

阿单没有说话，过了一会，他才伸手拨开了沙。

「我会让范则冶成为世界第一的主唱。」

当阿单埋掉了这句话以後，两个人呆坐在沙滩上，好像都说不出话。
最後还是阿单打破了这样的沉默。

「……我们这样做好像白痴，」阿单说：「可是还蛮难过的。」

「因为有东西死掉了吧？」阿豹说：「不然帮它们立个碑好了。」

於是两个人做了两个小小的十字，立在两个土堆上，死掉的梦想，看起来有点凄凉的感觉。

「范则冶，」阿单盯著那两个十字，忽然说，「我先和你说好，我们要一直在一起。」

像是小孩一样的任性，不那样像阿单，让阿豹忍不住笑。

「你就算要甩也甩不掉我，」阿豹说，「我们不是已经交换戒指了吗？」

阿单想了想，然後也笑。

的确那年夏天，流浪的旅途，他们已经相互将歪扭的钻戒画在对方的无名指上。

「干，没想到我居然这麽早就被你套牢了。」阿单语气可惜。

阿豹冷哼一声，报复的扯过他的脖子，狠狠一咬，而阿单纵容的抱著他笑。

那又怎麽样(38)

一夜爆红。

这是大多数的报章杂志最常用来形容马戏团的形容词，除了惊奇和赞赏之外，难免也有点看好戏的味道。

究竟这个忽然一夜崛起的媒体新宠儿还能够走红多久？大半数的资深媒体人并不看好，纷纷在谈话节目中预言唱衰，但越是这样，马戏团第一张专辑的销售量反而越加冲高。

午休时间，员工餐厅。

阿单拿著餐盘往座位走，忽然听见周围一些公司新进的粉领族爆出压抑的尖叫，他下意识的回头，餐厅的电视正在播放马戏团的庆功记者会新闻。

「对於新专辑有这麽好的销售量，你们有什麽感想呢？」

萤幕上，十几支麦克风对准并排站著的四个男人，阿单停下脚步。

「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会继续努力。」

电视里的阿豹说，他新剪的短发很阳光有型，搭配上他那个有些不知所措的腼腆微笑，简直杀人於无形。

这家伙现在看起来，还真的有点明星的样子。

阿单忍不住嘴角的上扬。

「乔治，你可以说说自己加入马戏团後重新出发的心情吗？」一名女记者发问。

站在阿豹旁边的男人微笑，亚麻色的头发衬得那双茶色的眼睛很亮。

他一手勾过阿豹的肩膀，自信的说：「没什麽好说的，我们主唱的声音超屌，我很乐意永远为他弹吉他。」

阿豹笑著转头揍他一拳。

这其实是乐团间很常见的哥儿们情谊，但是阿单就是很不爽的眯起眼睛。

「主任，你也喜欢这个乐团啊？」

忽然一名女职员耐不住好奇的问，阿单这时候才发现他似乎站著发呆太久了。

「没有啊，我只是想了解一下现在年轻人的流行。」他对著那名女职员笑，那双眼角上勾的桃花眼电力未减，迷得一干 OL 纷纷中箭倒地。

走回座位，对面坐了人，是公司的前辈，阿单笑著打了招呼。

「你也来这里吃饭啊。」前辈说，阿单记得他好像叫做张天南，比自己大上两三岁，同样也是主任的职位。

「这里吃饭比较方便，东西也还不错。」阿单客气

的笑。

张天南点点头，好像不经意的说：「听说丁副总一直想请你吃饭。」

「我没听说过这种事。」阿单还是笑，心里却有些警戒。

「八成是想介绍他女儿给你吧，」张天南笑：「你现在有女朋友吗？」

「有啊。」阿单毫不避讳。

「喔？我还以为你是黄金单身汉呢。」张天南脸上流露出八卦的兴味。

「我早就不晓得单身这两个字怎麽写了。」阿单说。

这句话却好像逗乐了张天南，只见他豪爽的大笑几声，站起来拍拍他的肩膀：「你这个人不错，有什麽困难就来找我吧。」

职场男人的友情都是在这麽奇妙的情况下萌生的吗？

阿单边这样疑惑的想著，边露出了微笑。

那又怎麽样(39)

下班时间。

阿单刚从公司走出来，就听见喇叭声，他微笑著走近那台把车窗降下来的黑色二手丰田。

「居然有大明星来接我。」坐进车内，阿单故意取笑。

阿豹笑骂一声，把深色车窗升上来，偏过脸在阿单唇上迅速一吻，接著发动起引擎。

「今天怎麽这麽早？」

「下午他们没排通告，说要放我们半天假。」阿豹说。

阿单看著他的侧面，还是那个Ｔ恤加牛仔裤加卡车帽的阿豹，如果不是常常在报纸电视上看到，他几乎不能想像这个人已经变成了明星。

奇妙的人生。

「干嘛一直看我？」等红灯的时候，阿豹转过眼睛对他笑：「我有那麽帅？」

「帅毙了。」阿单拉过他的手背吻了一下，被阿豹笑著挥开。

「喂，我今天领钱了，可以请你吃一顿好的。」

「我只想吃你。」

「干，你恶不恶心，我鸡皮疙瘩都站起来了。」

阿豹夸张的作势摩擦著手臂，而阿单笑著倾身，

往他下边摸了一把，下流的笑：「我看你这边也站起来了。」

这次阿豹倒是没说话，黑色的眼睛里流动诡异的光，定定的盯著他笑，阿单知道不能再逗他，乖乖退回原位。

交通号志由绿转红，车身向前开去，阿单看著窗外风景。

「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马戏团的第三波主打歌……」

广播中 DJ 的话还没说完，阿豹的手就先伸过来转台了。

「干嘛不听？」阿单问。

「没什麼好听的，」阿豹说：「那些歌都是唱片公司找来让我们录的。」

「你不喜欢？」

阿豹没有回答，阿单看他一眼，也没有接著问下去。

简直不堪回首的一顿晚餐。

由於阿豹挑的餐厅位於热闹的市中心，距离停车场有一段距离，所以停好车之後他们决定以步行的方式前往。

谁知道这就是灾难的开始。

走上街头没多久，阿豹就被眼尖的歌迷发现，好在他还算机伶，死不认帐的低头往前走，阿单也很认命的被他抓住充当挡箭牌，两个人逃难一样的硬是闯出一条血路。

好不容易走进餐厅，开放式的座位又让阿豹成为歌迷们攻击的对象，明明他的帽子已经拉低到遮住半张脸，却还是不断有人上前要求合照，搞到最後他们连主菜还没有上就走了。

「原来你这麽红。」

坐在两碗泡面前，阿单忍不住用很尊敬的眼光看著臭著脸的阿豹。

阿豹泄恨似的重重哼了一声，捞起还没泡软的面条就往嘴里塞。

阿单就是喜欢他像小孩子的这个模样，忍不住伸手揉了揉他硬硬的短发，而阿豹拿起遥控器，漫无目标的一台转过一台。

最近的各大电视台似乎都密集的播放马戏团的新歌 MV 片段，每隔几台就出现一次，阿豹皱著眉想快速的跳过，却被阿单制止了。

「这是你们吉他手？」

阿豹看了一眼，「他叫乔治。」

「你和他感情很好？」

「他人不错啊，吉他也很棒。」

「是喔。」阿单应答的语气很平板。

阿豹注意到，看了眼屎面阿单，忍不住想笑：「你吃醋了？」

「谁那麽娘？」阿单冷哼。

阿豹没有说话，只是一直看著他笑。

那又怎麽样(40)那又怎麽样(41)

妈的。

阿豹此刻心底满满的，就只充斥著这两个字。

「你说什麽？」有些困惑的放下报纸，阿单皱眉问。

阿豹下意识的避开了阿单的眼睛，有些困窘的，将话又重复一次：

「公司要我搬出去住。」

阿单沉默著，然後问：「为什麽？」

阿豹将那叠照片推到阿单面前，阿单拿起来一翻，听著阿豹继续说：

「他们怕我们继续住在一起会被狗仔抓到，所以……」

「你要搬出去多久？」阿单打断他的话，表情出乎阿豹意料的平静，「一个礼拜？两个礼拜？」

「……我不知道。」阿豹说：「但是短时间应该不会搬回来了。」

阿单没有说话，安静的将照片一张张看过，阿豹看著他小心翼翼的说：

「可是说不定等宣传期一过，我就可以……」

「你自己觉得呢？」阿单问，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你想搬出去吗？」

他生气了，阿豹知道，这几年的阿单生气起来就是这样，越是火大看起来就越是冷静。

「……我想搬出去对我们都好。」硬著头皮，阿豹还是说。

阿单盯著他，冰冷的眸光。

「如果你真的这样想的话，那就随便你吧。」最後阿单说。

结果从那一天开始，阿单就不再和他说话。

其实这几个月来他们两个也都忙，当他结束工作回来，阿单往往已经睡了，而早上当他张开眼睛，阿单也已经出门上班。

因为这样交错开的时间，就算同在一个屋檐下，一个礼拜也不见得能够好好相处几次，而在如此的情况下他还说他要搬出去，也难怪阿单会气炸。

清晨。

夏季的天色总是亮得特别早，房间里的黑暗一点一点的褪了开。

阿豹失眠了，他知道阿单也是，这两天以来，他们谁也没有睡好。

他张开眼睛，看著眼前阿单的背，忍不住的伸手去摸他肩胛上的那枚刺青，感觉到阿单明显的身体僵硬。

「欸，」阿豹说：「你不要气了啦，妈的，你是女

人吗？」

「……干。」阿单骂。

阿豹忍不住笑，阿单总算开始软化。

「等宣传期我就搬回来，」他保证，「不然我再把那里的钥匙打给你，你有空就过来住。」

「……我才不要。」阿单闷著声音说。

阿豹没理他，用力的扳著他的肩膀，好不容易才把阿单转了过来。

「我等一下就要走了，你他妈的还要摆臭脸给我看吗？」

这句话大概戳到阿单的痛处，只见他瞪著他，下一瞬间阿豹忽然被他拉过狠狠抱在胸前。

「你敢走我就揍你。」阿单的语气凶狠。

「妈的。」阿豹笑骂，往他锁骨一啃，阿单低头吻住他。

「我是真的会揍你。」阿单威胁的，又重复说了一次。

梦想实现之後，紧接而来的，就会是幸福吗？

阿豹不知道，他甚至不清楚自己这样，是不是就叫做梦想成真。

唱著自己不那麽喜欢的歌，却走红得超出自己原先的想像；明明打著乐团的名号，但是却和实力派无缘，最多只得到偶像团体的封号。

这样子，就叫做梦想成真吗？

阿豹真的不知道。

几天之後，他被叫进办公室，经纪人递给他一叠照片，他有些疑惑的随手一翻，心顿时沉了沉。

是那天吃饭的照片，明显是偷拍的角度，清楚的拍出他和阿单的脸。

他继续往下翻，怒气随著一张一张的照片翻过渐渐冒了上来。

照片中，他和阿单相视微笑、亲密揽肩，甚至连丰田的车牌号码、公寓楼下的街景都被拍了出来，这算什麽？

阿豹气得指尖都有些发抖。

像是一个一直珍藏在心底的秘密，忽然一夕之间就莫名其妙的就曝光在大家面前，这让阿豹感觉愤怒，却又有些微妙的难堪。

「他是谁？」经纪人问。

阿豹沉默著，不知道该怎麽回答，所以说：「他是马戏团的前吉他手。」

「你们住在一起？」

「嗯。」

「你们在交往吗？」

阿豹彷佛被什麽刺到似的防卫性抬起头，经纪人表情严肃的盯著他，那种被人上下打量猜测的感觉让阿豹说不出的难受。

「……没有。」最後他还是选择了这样的答案。

经纪人像是松了一口气。

「那这样就比较好办了，你这几天把行李收一收搬出来，公司配给乔治的宿舍刚好有多的空房间，你搬过去和他一起……」

「我不想搬。」

经纪人看他一眼，语气也强硬起来：「你不想搬也得搬。」

阿豹紧紧抿著嘴唇。

「这次的照片我们还压得下来，但是如果下次再被拍到呢？」个性一向温和的经纪人此刻却眼光犀利的看著他：

「你知道公司砸了多少钱在你们身上吗？你知道为了让你们红，我们花了多少心力吗？你的成功不只是你一个人的，但是只要你有一个同志绯闻，就会毁掉我们所有人的努力，难道你都没有想过吗？」

阿豹没有说话，只是瞪著地板。

看他这个样子，经纪人有些心软，然而还是接著说：

「我给你两天时间整理行李，後天下午，我亲自过去载你。」

那又怎麽样(42)

但是最後，阿豹还是搬出去了，连同一箱行李。

自从他搬走以後，每当阿单回到家里，总觉得特别的寂寞。

要得到什麽，就必须牺牲掉什麽，这点阿单比谁都懂，他只是还不那麽习惯而已。

而阿豹毕竟已经不是他一个人的阿豹了。

「被马子甩了？」

午休时间，阳台上，张天南叼著烟对他笑，阿单苦笑著摇头。

「被甩了也好，我想丁副总的千金会很乐意安慰你。」张天南语气奚落，被阿单喂了一声。

丁副总对阿单特别青睐的原因，几乎已经传遍主管界，几个熟人每一看见阿单就叫驸马爷，这让阿单不胜其扰。

明明已经将有女友的风声放出去，丁副总却丝毫不在意，真的缺女婿到这个地步吗？

阿单苦恼的点亮了烟。

「啊，先跟你说一声，我在这里就只做到下个月。」张天南朝楼下抖了抖烟灰，阿单转过眼睛看他。

「被挖角了？」

「不是，是当老板了。」张天南的表情很得意。

阿单也笑，伸出手和他一握：「恭喜。」

「是家小公司，和几个朋友一起合夥开的，」张天南将名片递给阿单，笑道：「如果以後当不成驸马爷，可以考虑来我这边造福我们家的女性员工。」

「一定一定。」阿单笑，才刚收下名片，手机就响起来。

「我先走了，不打扰你和你的小女友，好好挽回

吧。」张天南说，笑著顺手将烟捻熄，走出阳台。

阿单笑，看了来电显示，果然是他的小女友。

「你还知道要打给我。」接起电话，阿单说。

话筒彼端是阿豹笑著的声音，才几天不见，却感觉那麽怀念。

『我查勤啊，查你背著我有没有偷腥。』

「结果呢？」

『听你的声音欲火中烧，一定没有。』阿豹笑著报了一串地址，然後说：『晚上滚过来吧你，记得洗乾净点。』

「那你就给我乖乖趴在床上等著，」阿单说：「别忘了你还欠我五次。」

阿豹的那声干让阿单笑了起来。

算一算彼此有五天不见了，阿豹记得上一次分开这麽久，好像还是在两人分开当兵的时候。

虽然不想承认，但是他的确开始想念那个混蛋。

「等很久了？」

公寓楼下，阿豹看著阿单朝他走来，还是那样笑起来眼睛就会发亮的男人，妈的，他忍不住伸手勾过他的肩膀。

「你这次就不怕狗仔了？」阿单笑。

「我只怕你不来。」阿豹说。

阿单没说话，只是偏头静静看了他一会，笑道：「你在这里，我又怎麽会不来？」

几乎一踏进房间，阿豹就忍不住了。

阿单刚才的那句话像把火，将他这几天来的想念尽数引爆。

他吻著阿单，又深又狠的舌吻，阿单却推著他，阿豹不耐烦起来：

「你干嘛？」

阿单的语气也很不爽：「你他妈的没告诉我，你居然和男人同居。」

「靠，」阿豹知道他指的是坐在客厅看电视的乔治，反而笑起来，「你都几岁了，还学人家吃醋？」

阿单偏过脸不说话，明明是生气的表情，阿豹却只觉得性感，干，他八成发春了。

他扳著他的下巴转过来，对著他的眼睛说：「你不相信我？」

「相信你什麼？」阿单故意问。

「相信我只想上你。」阿豹笑，多淫秽的笑容，阿单骂了一声，伸手去碰他下身，那里硬得跟什麼一样。

「不知道，」阿单也笑，蹲跪下去：「我得先验一下货色。」

阿豹还来不及反应，下一瞬间就感觉自己已经深入阿单的口腔，他头皮一麻，阿单的舌头舔弄起他敏感的前端，在一起这麽多年，这个男人简直比他还了解自己的身体。

「慢……干……」阿豹想拉他起来，但是阿单不动，像是下定决心要好好检验一般，又含又吸的展示著他高超的舌技。

妈的，阿豹终於投降似的闭上眼睛，你要验就验吧，货色肯定纯，这几天没有阿单，他就连手枪也不想打。

察觉到阿豹认输般的不反抗，阿单抬起眼睛，看著他像小孩赌气一样别过脸，不禁笑，更加努力的变化角度取悦他，没过多久就感觉阿豹急促的跳动，阿单用力一吸，听见阿豹懊恼的低骂一声，在他口中射了出来。

「几天没做了？」阿单笑著逗他，红艳的舌尖不在意的舔著唇边溅出来的精液，那个模样让阿豹尴尬的撇过头。

「满意了吧？」他恶声恶气。

阿单只是笑，阿豹侧过眼睛看他，大概是这多日的想念让他心软，他一把扯过阿单，迟疑著，然後低声问：「你想我吗？」

没想到那样硬脾气的阿豹也会这样 ,阿单愣了愣，唇角忍不住的上扬，拉著他的手移到下边，语气放得很柔软：

「想啊，尤其是这里……」

接著被阿豹狠狠的反手一捏。

那又怎麽样(43)

和资深媒体人预言的相反，这几个月来，马戏团席卷起的热度非旦不减，反而随著时间过去而让这个

人气乐团更加炙手可热。

最让人跌破眼镜的是，马戏团从亚洲众天团的徵选中脱颖而出，为某知名银饰品牌代言。该品牌为此请来世界知名摄影师 Fero，除台湾之外，更计画在日本、韩国、大陆几个重点城市播放广告，马戏团是否能够藉此搭上顺风车，一举成为亚洲人气耀眼新星？

众家媒体针对这项新闻大幅报导，唱片公司把握时机趁胜追击，第二张专辑已经进入录音阶段。

录音室外。

凌晨两点半，连日来疲劳的录音工作让这四个活跳跳的男人们都累瘫在休息室，各自拉了一条毯子找到自己的角落就躺下睡著，明天早上六点还要再重复一遍这样地狱式的折磨。

而就在这样接近死寂的宁静之中，一阵吵杂的来电铃声让昏睡中的男人们痛苦的皱起眉毛，在睡梦中挣扎再挣扎，宛如魔音的铃声响了又响，阿忍终於受不了，拿起抱枕往阿豹身上砸。

「干，你聋了喔？」阿忍发出怒吼。

阿豹迷迷糊糊的伸手过去按掉手机，大脑慢了几秒才苏醒过来，那是属於阿单的来电铃声。

他拿著手机跳起来，跨过乔治，冲到阳台。

『你在哪？』手机彼端的阿单问。

「录音室。」阿豹忍不住的打了个哈欠，虽然是夏天，晚上的风还是冷，吹得他清醒了些，「刚刚才结束工作，明天又要早起，就乾脆睡在这里了。」

阿单没说话，阿豹却从手机听见风声。

「你在外面？」

阿单嗯了一声，阿豹就懂了，妈的这家伙，八成在他住的公寓楼下。

「你等多久了？」

阿单没回答，只是说：『我很想见你。』

这句话顿时让阿豹有些说不出话，心里头噎著什麽，又软又酸。他往口袋摸著车钥匙：

「你等我，我现在就过去找你。」

『白痴，』阿单反而笑：『我要回去了，明天还要上班，你有空就给我一个电话吧。』

「我很快就到了。」阿豹说。

『不用了，我比较希望你快点把工作结束，滚回来跟我住。』阿单说：『我挂了，你早点睡。』

阿豹应了一声，手机就被切断了，他看著手机萤幕发呆。

几天不见了？他和阿单，一个礼拜？两个礼拜？

有种难言的空虚感从心底浮了上来，阿豹在口袋

里抓紧钥匙，正打算出去一趟，身後却忽然传来乔治的声音。

「谁打来的？」

阿豹吓一跳回头，乔治就站在那里，不知道站了多久。

「朋友。」阿豹想暧昧带过。

「上次过来住的那个？」乔治走到他身边，语气漫不经心。

阿豹看他一眼，也不晓得他听见多少。

「他是你男朋友？」乔治问得直接。

阿豹眼皮跳了一下，抬头看他，他却面无表情的看著前方。

「你不用回答我，反正我也不想知道答案。」乔治说：「我只想告诉你，不管他是不是，你们如果再这样

下去一定会被狗仔抓到，到时候事情传开了就不是很好听了。」

阿豹沉默一会，硬声问：「那又怎麽样？」

「也不会怎样啊，最惨也不过就是我们四个都会因为你的绯闻而失业。」乔治轻松的耸了一下肩膀，「你觉得这也无所谓的话，那我们就走著瞧好了。」

「我不会让他这样对你们的。」阿豹皱著眉头。

乔治还是笑，转过茶色的眼睛看他，那里头却冷得一点光也没有。

「我想你是太高估自己了。」然後乔治说。

那又怎麽样(44)

晚餐时间。

阿单看著表，七点十五分，糟糕，迟到了。

「请问先生有订位吗？」

走进餐厅，服务生马上迎上来，阿单往餐厅内巡视一圈，很快的就看见了丁副总。

「我看见我朋友了。」阿单说，和丁副总远远的打了招呼，快步走过去，眼角却瞄到同桌的还有另一名年轻女人。

妈的，被阴了。

阿单在心底暗骂，脸上却还是笑：

「副总抱歉，因为我刚才临时有工作走不开，所以迟到了。」

「没关系，我们也才刚到。」丁副总不在意的笑道，拉著他坐下：

「来，和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女儿，丁子薇，薇薇，这就是我一直和你提到的单主任单以律。」

阿单愣了愣，那个年轻女人转过头来对著他笑：

「好久不见了，阿单。」

丁副总有些讶异：「你们认识？」

「我们是大学同学。」丁子说。

阿单也笑，从善如流的将话接下去：「真的好久不见了。」

「那太好了，我还怕你们两个年轻人见面会尴尬，原来你们彼此认识，那就好好聊聊吧。」丁副总笑。

阿单和丁子没说话，只是陪笑般的扯扯唇角。

几道菜上过之後，丁副总如阿单预期中的有事先离开，很特意的将女儿单独留下来，变相的相亲宴。

阿单没有什麽食欲，只动了几口桌上的菜，丁子注意到，笑问：

「跟前女友吃饭让你这麽倒胃口吗？」

「没这回事，」阿单笑，「可能因为太热了，最近我都没有食欲。」

丁子微笑，她似乎和记忆中的她不那麽相同了，阿单也不知道。

他甚至想不太起来，以前的丁子到底是什麽样子的人。

「你是怎麽被骗来吃饭的？」丁子笑问：「印象中你可不是这麽容易就范的人。」

「之前帮忙过副总处理一件小事，副总一直很客气要请我吃饭，所以才有今天的饭局。」阿单说：「没想到会在这里看到你。」

「我倒是很想见你喔。」丁子说，那双像猫一样的眼睛笑得弯弯的：「真希望看见你落魄的样子。」

阿单笑起来，露出今晚第一个真心的笑容。

「结果让你失望了？」

「超级失望，」丁子笑：「恐怕你必须请我一杯酒来弥补我内心的失望了。」

「那当然没问题。」阿单笑著说。

或许因为酒精的缘故，几杯酒下肚之後，两个人莫名解开一直横亘在彼此之间的心结，阿单发现，原来丁子是一个比记忆中还要好相处的女生。

「你好像变坦率了。」

「那是因为我对你没感觉了。」

这句话让阿单笑起来，丁子也笑。

「欸，我一直搞不懂你当初干嘛和我分手。」

「因为我喜欢上别人了。」阿单说，然後被丁子狠

狠捶了一拳。

「这是你欠我的。」她说，笑著又点了一杯酒。

「我知道我欠你的不只这一拳。」阿单说。

丁子静静的微笑。

「很奇怪，我曾经恨你恨得要死，但是现在想起来，那些似乎都是无关紧要的东西了。」她说：「可能在我心中，你终於也变成了一个无关紧要的人了吧？」

阿单没有说话。

当初和丁子在一起的心情，他已经想不起来了。

爱过她吗？应该有吧，否则也不会在听见丁子这麼说的时候，感觉心情莫名的低落。

人真是一种复杂的动物。

「你现在还和她在一起吗？」丁子问。

「嗯，那你呢？」

「我快被追走了。」丁子笑。

阿单朝她举起酒杯：「祝你幸福。」

丁子弯著唇角，将杯身往他的轻轻一碰。

那又怎麽样(45)

送丁子回家後，阿单来到阿豹居住的公寓楼下。

将近半夜十二点，今天的灯也没亮，是已经睡了吗？还是他根本没回来？

阿单点了一根烟，胸口闷闷的。

两个礼拜多不见了，那家伙似乎也不是很在意，到最後原来只有自己一个人觉得想念吗？

每次一这麽想，阿单忍不住都觉得自己娘。

这是这两个礼拜来的第几次，自已站在这里，对著黑暗的窗口发呆？

阿单不想计算，所以他告诉自己，把这根烟抽完就该离开了。

看来今天阿豹并不会回来。

结果阿单抽完了半包烟。

每次当烟快要燃尽的时候，他又再点起一根，然後告诉自己，这是最後一次了。

像在和什麽赌博一样 ,到最後那扇窗户还是黑暗。

阿单回到家，觉得很疲惫，凌晨一点半，自己为什麽总是浪费时间在这种无谓的事情上？这根本就不像他。

他拉下领带，走进房间，啪的一声打开了灯，然後听见床上传来嘟囔。

「干……快关灯……」

是阿豹垂死的声音。

阿单反射性的把灯关上，站著发愣了几秒钟，忽然听见阿豹骂：

「还不快给我滚过来。」

会这样跟他说话的，肯定就只有那个王八蛋了。

阿单忍不住笑，乖乖走到床边，被阿豹勾住肩膀拖到床上。

「你怎麽会回来？」

「你去哪了？这麽晚回来，还全身烟味。」阿豹皱起鼻子。

阿单直起身：「那我先去冲澡。」

「不必，你给我在这边躺好。」阿豹抱著他，舒服的把头塞到他的胸前，「别乱动，我睡一下，天一亮我就走了。」

「妈的，当我是枕头吗？」阿单低骂，但是一看见躺在怀里的这家伙他就心软了，真的被吃得死死，他有些无奈的摸著阿豹的短发。

阿豹很快就睡沉了，不晓得累了多久。

阿单抱著他，感觉著怀里这个人像小孩一样有些偏高的体温，忍不住把脸藏进他的发间，陌生的洗发精香味。

不知道为什麽他竟然一夜不能眠。

天亮的时候，阿豹的手机闹钟响起来，阿单伸手将它按掉，阿豹安静的趴在他胸前一动也不动，如果能够不叫醒他该有多好。

可是他却不能够这麽作。

阿单苦笑著吻了他额头一下，然後把他的下巴狠狠扳上来，堵上一个深深的吻。

阿豹被吻得呼吸急促，挣扎的张开眼睛，给了阿单一拳，笑骂：

「干，一早你就想强奸我。」

「不这样哪里叫得醒你。」阿单笑。

阿豹左右扭著脖子，坐起来，看著时间：「我要走了。」

「如果我不让你走呢？」阿单故意问。

「你不会不让我走的。」阿豹说。

被他这麼一说，阿单只能苦笑，阿豹的手机在这时候响起来。

「我起来了……干，知道了，我等等就到。」

阿单看著阿豹收线，问：「谁？」

「乔治，他怕我睡过头。」阿豹走到镜子前整理衣服。

妈的，阿单不爽起来，他的男人由他来管，什麼时候轮到别人插手了？

迟钝阿豹没感觉到身後熊熊燃起的怒火，走到阿单旁边低头一吻。

「我走了，有空我就回来。」

那是什麼时候？

阿单想问，然而到最後，他却还是没有问出口。

那又怎麽样(46)

-

同志疑云又一宗　马戏团主唱惊爆与男友同居

惊悚的斗大标题下，有两张模糊不清的偷拍照片，照出阿豹和阿单同居的公寓楼下街景。照片中模糊的人影分别是他们两人，记者用红圈框出放大阿豹的人头，还注记他进入公寓的时间。

阿豹放下报纸，心情很恶劣。

不过就那麽短短的几个小时，居然也能被拍到，真他妈的衰。

「我已经警告过你了，你还是给我搞出这种乌龙。」

经纪人的表情倒是比阿豹预料的还要冷静，他把一份文件递给阿豹，阿豹皱著眉头接过来，翻了翻。

「不过幸好他们拍到的只有这样，还掩盖得过去，

我帮你写了一份稿子，你背一背，下午记者会他们一定会问你这个，你照我写的念就对……」

「我不能照著念。」阿豹忽然低著头说。

「为什麽？」

阿豹沉默著，感觉每一个字都坚硬的哽在喉间，可是这个时候他已经不能不说：「因为他是我男朋友。」

那瞬间经纪人没有说话。

阿豹抬起头，看著他万分苦恼的闭著眼睛，深深的吐出一口气。

「你听著，」然後经纪人说：「我不在乎他是你的谁，我只在乎他会不会毁掉马戏团。」

他站起来，把稿子重新塞回阿豹的手中。

「你赶快把稿子背一背吧，我相信你自己知道什麽对你而言，才是最好的决定。」

阿豹不知道，什麽对他而言，才是最好的决定。

记者会，四下闪动的镁光灯，十几只麦克风递到他的眼前，这曾经是他梦想过的情景，现在竟成梦魇。

「你是 gay 吗？」一名女记者紧迫追问：「你真的和男友同居吗？」

阿豹看著她沉默，稿子在他心底背得烂熟，可是他就是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所有的摄影机都对著他，所有的记者都紧紧的盯著他，但是他就是说不出口，那样的谎言，当著这麽多人的面前，他要怎麽说出口？

「我不知道写这篇新闻的记者把我放哪里去了。」

就在他迟疑的片刻，乔治笑著把麦克风接过来，所有的记者和摄影机立刻把焦点转向他，乔治毫不在意，还是那样亮眼的微笑：「毕竟现在和他同居的人是我欸。」

底下嗡嗡一片，记者们犹如嗜血蚊蝇，一波波抢著发问。

「所以说，现在是你和阿豹一起住吗？」

「乔治，你对於阿豹有超过友情之外的感觉吗？」

「……」

乔治皱著眉头有点苦恼的笑，揽过阿豹的肩膀说：「好啦，我承认有时候他洗完澡出来，我会对他有点想入非非。」

这句玩笑话逗乐一干记者和摄影师，阿豹却还是笑不出来。

他甚至感觉到指尖的发冷，妈的，没用的自己。

「所以报纸上拍到的那位先生，真的是你的男友吗？」

仍有记者毫不放弃的追问。

阿豹看著那名记者，忽然感觉肩膀被重重的一按，他转过头，乔治还是搭著他的肩膀对他微笑，那样茶色的眼睛，让阿豹想起了那晚他们的对话。

也不会怎样啊，最惨也不过就是我们四个都会因为你的绯闻而失业。

乔治说，茶色的眼瞳有著森冷的光。

我不会让他这样对你们的。

阿豹记得，那是他的承诺。

什麽是最好的决定？他从来不能选择，他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对不起，阿单。

「……我们只是普通朋友。」

阿豹木然的说，一字一字的，照著稿子上背：「他是马戏团的前吉他手，阿忍小龟也认识……」

然後这一幕被所有的新闻台不停的转播。

晚上阿单坐在沙发上，粗鲁的拉开领带，抽著烟，胸口还是闷得受不了，他乾脆把衬衫的扣子全部都解开。

「我们只是普通朋友。」

萤幕上的阿豹说，一字一字，都像尖锐的刀面划

过他的心脏，阿单关掉了电视。

妈的。

他烦躁的爬著头发。

楼下似乎还埋藏著一些记者，阿单不那麽清楚，只是隐隐也觉得大事不妙。

他这边都已经这样子了，阿豹那边肯定更难熬。

一想到这里，阿单就难受得受不了。

他拨著阿豹的手机，一遍一遍，阿豹就是不接，干，这算什麽？

阿单把手机扔在一旁，狠狠的抽烟。

打给阿忍吗？这个时机好像不太好，阿忍看出来他们之间的关系了吗？他自己倒是无所谓，只是怕这样会害得阿豹和他们尴尬……

他妈的，他已经不知道他该如何是好。

好好谈场恋爱，也要这样藏头藏尾，干你妈的普通朋友，他单以律从小到大没这麽窝囊过，现在竟然甘愿为一个男人忍气吞声。

他焦躁不已，一根一根的抽著烟。

不晓得过了多久，手机忽然响起简讯声，阿单连忙凑过去看，阿豹传来的，手机萤幕上很简单的一行字：我们暂时不要见面了。

阿单简直当头被浇了一盆冷水。

就这麽一句话，你连我手机也不肯接，这算什麽？

他火起来，一遍接著一遍的打，阿豹不接就是不接，妈的。

简直就像是被遗弃了一样。

阿单用力的将手机砸了出去，有种欲呕的反胃感

从身体涌出来，他克制不住，趴在垃圾桶上乾呕一阵，什麼都没吐出来，反而更觉得自己的狼狈。

去你妈的范则冶。

我从没想过你会这样对我。

那又怎麼样(47)

他背叛了阿单。

用最拙劣的方式，狠狠的背叛。

我们只是普通朋友。

阿豹几乎不能想像阿单在听见这句话的表情。

他没有办法面对阿单，他也没有办法面对自己。

几天之後，同志风波慢慢平息下来，他却持续失眠。

阿单不停打电话给他，他不敢接，也不能接。

他知道他这多日的想念一定会因为听见阿单的声音而溃堤，而他再也不能让狗仔抓到任何一个把柄。

他不能让他们毁掉马戏团，他不能让其他人因为他而受到伤害。

所以最後，他只能作出这样的决定。

牺牲阿单，成全他们的梦想。

到头来他就是这样自私的一个人。

「重头再来一遍。」

录音室内，制作人大叔透过麦克风说。

阿豹疲惫的抹著脸。

二十几次的重录加上连日来的失眠，让他非常疲

急。

阿忍拍拍他的肩膀，担心的问：「你还好吧？」

阿豹点点头，往透明隔板的方向比了ｏｋ的手势，前奏继续了，他闭著眼睛唱起来，乏味的歌诵爱情的歌词，让人一点感觉也没有的单调旋律……

「停下来。」

大叔说：「阿豹你出来一下。」

妈的，阿豹挫折的低骂一声，拿掉耳机。

「你搞什麼鬼？我已经告诉过你这首歌不能这样唱，你到底有没有在听？」

录音室隔间的另一头，大叔不耐烦的吸了一口烟。

「你知不知道因为你一个人状况不好，搞得大家都要陪你一起加班？你唱歌就不能专心一点……」

「这就是我的唱法。」阿豹硬硬的顶了一句。

大叔嗤笑一声，「你这算什麽狗屁唱法？路边随便抓一个人都唱得比你好。」

阿豹一时忍不住，火气冲了上来，控制不了的脱口道：

「我根本就不想唱这首歌。」

大叔愣了愣，下一秒钟冷笑起来，「现在你红了嘛，讲话也大声了嘛，那你告诉我你到底想唱什麽歌？」

阿豹深呼吸，努力克制著脾气，尽量平静道：

「我之前有拿了一些 demo 给你听过……」

「我跟你说过了，现在还不是去作那些歌的时候，」大叔不客气的打断他的话，「你只要唱我挑的这些歌就可以了，我保证你们会一直红下去……」

「我不是你的棋子。」阿豹咬牙。

碰的一声，大叔用力的拍著桌子，周围细碎的说话声顿时停止，所有的人转过头看他们，大叔站起来，阴沉著脸收拾东西。

「我真後悔我签了你。」

最後大叔撂的这句话，让阿豹迟迟喘不过气。

最近真是到处挨骂，他范则冶就过得这麽鸟。

阳台上，阿豹吸了一口烟，嘲讽的笑。

小龟陪在他旁边抽烟，贴心的一句话也没问，结果反而是阿豹憋不住。

「当初真的不该找你们回来的，妈的，我真是害

人害己。」阿豹骂。

「干，你不找我，我才要跟你拚命咧，」小龟却笑，「你他妈的我这辈子还没这麽红过。」

这句话多少带给阿豹一点安慰，他笑笑，丢开烟蒂。

「我只是想唱我的歌而已。」

他说，然後被小龟轻轻的往肩膀上捶了一拳。

阿豹无奈的又点了一根烟。

的确一开始，他只是想唱歌而已，和这群喜欢的夥伴，唱著自己喜欢的歌，他妈的什麽都不管，没有人会被牺牲，没有人会受伤害。

可是为什麽到现在，就连他自己也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人生？

那又怎麽样(48)

阿单坐在车上，疲惫的松开领带。

他已经不想去计算这是第几天他和阿豹失联，他知道阿豹的身不由己，但是为什麽连一个电话也不回应？

他看著报纸上那幅全版的银饰广告，阿豹就在那里，全身赤裸的坐著，下颚微上抬的直视著镜头，那麽漂亮的眼睛，你在看谁？他妈的居然连拍这种照片也不跟他先报备，他单以律现在在他心底，到底还算是个谁？

阿单闭上眼睛，胸口很闷。

那明明是他的男人，曾经和他那麽接近，现在却又那麽遥远。

遥远得让他几乎都想不起他的体温了。

阿单忽然张开眼睛。

还是一样的深夜，太阳穴钝痛的抽动著，妈的他睡著了。

他皱眉，看了一眼手表，凌晨一点，他抬眼往阿豹居住的房间望去，心跳突然加快。

房间是亮著的！

他动作迅速的下车，走向那栋公寓。

客厅，三个男人沉默的坐著。

阿单从没想过再次和阿豹见面，竟会是这样尴尬的气氛。

「你来有事吗？」阿豹问，冷淡的语气。

阿单看著他，阿豹却像是回避似的垂下视线，为什麼不敢看他？

他心里冷了冷，看了一眼阿豹旁边坐著的乔治，勉强说：

「我想和你单独谈谈。」

「有什麼话不能在这里说吗？」阿豹还没说话，乔治反而开口。

阿单没有理他，又再说了一次：「我想和你单独谈谈。」

阿豹低下头，阿单看著他，那样的眼神几乎是带著乞求的了。

他们已经这麼久没见了，难道阿豹连一句话也不想对他说？就那麼一点点的时间也好，至少给他一个拥抱吧，否则他已经不知道他还能再这样等多久。

「有什麼话这里说可以了。」但是阿豹却这样说。

那一瞬间阿单有点喘不过气，胸口闷得近乎痛了。

妈的他这样每天眼巴巴的等在楼下，到底为了什麼？就为了你这一句话吗？

他单以律就作贱自己到这种程度。

「……那就算了。」他站起来，往外就要走。

「等一下。」

叫住他的不是阿豹，却是乔治。

阿单回过头，还忍著气，听著乔治说：「你以後不要再过来了。」

乔治定定看他，那双茶色眼睛冷冷的。

「最近狗仔盯我们盯得很紧，我们团再被抓一次就完了，你不是圈内的人当然无所谓，但你也要为阿豹想一想吧？不要因为你一个人的关系搞得大家都困扰。」

阿单瞪著他。

满口的你们是怎样？要不是他退出马戏团，这个吉他手的位置轮得到你吗？

「你觉得呢？」他憋著气，看往阿豹，阿豹沉默著。

乔治像是想解围般的开口：「你不必这样……」

「这是我和他的事情，用不著你这个外人插手。」阿单咬牙截断乔治的话。

乔治愣了愣，冷笑：「你说我是外人？你怎麽不想想看你自己……」

他这句话还没说完，便被阿单揪起衣领往脸上狠狠的揍了一拳。

乔治偏过脸，抹掉嘴唇上的血，笑了笑，下一瞬间也还了阿单一记拳头，阿单被揍得往後退了几步，更加火大。

平常他就看乔治不顺眼，现在哪肯放过这个机会，两个人互相扭住对方打起来，阿豹见情势不对插进他们中间想阻止，也被乱拳揍了几下。

「停一下……干！」

阿豹狼狈的吼，这两人却谁也不肯住手，他没办法，只好先喊停阿单：

「单以律你停一下！」

阿单被他喊得分心，乔治逮到机会又揍了一拳，两人却同时闷哼一声，阿豹连忙挡住他们，回头先看阿单，他捂著脸露出痛苦的模样，阿豹心慌了慌，再

回头看乔治，却是吓一跳，只见他按著右手，血从指缝间不停的流。

「你把手拿开，我看一下。」

阿豹走过去，乔治一开始压著不让他看，後来才乖乖放开手，阿豹凑过去仔细看，乔治的掌侧上被划出一长条伤口，不深不浅，血却一时止不住。

「明天的录音我看是完了。」阿豹皱著眉说，转头要再看阿单，阿单却已经走了。

他怔了怔，乔治在旁看出他脸色不对，淡道：「他刚才走，你现在追上去还追得到。」

阿豹没说话，想了想之後，只是摇摇头。

那又怎麽样(49)

他们之间，大概玩完了。

最近这些时候，阿单总忍不住这样想。

那天之後，阿豹打了几通电话给他，他没接，到最後阿豹也没继续打了。

阿单不知道自己还能期待什麽。

阿豹那里他不去了，现在这个样子去也难堪，他也不至於那样。晚上家里的灯倒是为阿豹开著，只不过他一次也没回来，开也白开。

脸上的伤一天天好了，还留著点疤，其实最痛也不过那一刻，交往七年的男人丢下他走向别人，那一幕阿单现在再回想起来，只觉得自己傻，什麽都给出去了，最後却连一点体温也要不到，怎麽就有人这麽傻？

偏偏他就是这样。

他不求阿豹的道歉，不求他的解释，不过就一个拥抱，为什麽就连这样也成为奢望？范则治，那些曾

经，你都忘了吗？

他单以律在他心中，究竟还剩下什麽？

那些答案，阿单都不愿去想。

有些风声在公司里传开了，那个出现在新闻照片里的他虽然模糊，但熟人一看便知，谣言绘声绘影，他想装作没事也渐渐力不从心。

就在这样的时候，丁子来电。

「下班喝杯酒吧。」她在电话彼端温柔微笑。

酒吧，周末夜。

「你瘦了很多。」丁子看见他的第一眼，就这麽说。

阿单微笑：「最近没有什麽食欲。」

「因为阿豹？」

阿单看她一眼，还是笑：「消息传得真快。」

丁子也看著他，像是想说什麽，最後只是朝他举杯：「我们喝酒。」

厕所。

狭小的隔间，阿单狼狈的趴在马桶前乾呕，只吐出了一些酒水。

妈的，他站起来，胸口很闷，这几天的症状似乎特别严重。

在洗手台前清理乾净，他走出去，看见丁子就在外面等他，一脸担忧。

「还好吗？」她问，阿单笑笑。

「没事，再喝。」他说。

几杯酒又灌下肚，阿单喝得狠了，像喝水似的，丁子劝不住，最後只能挡住服务生取消订单。

「我又没醉。」阿单看著她说，那双漆黑如星夜的眼睛已经黯淡无光，丁子有些发酸，柔声哄他。

「你是怎麽了？干嘛这样糟蹋自己？」

阿单没说话，丁子也没逼他。两人沉默著，忽然

阿单说：

「我撑不住了。」

这句话让丁子眼睛一酸，她抬头，看见阿单惨然苦笑，喃喃又重复一次。

「我是真的撑不住了。」

那又怎麽样(50)

他们这一次，大概要分手了。

公寓的阳台上，阿豹一边这样想著，一边点亮了烟。

乾脆就这样分了也好，他是真的这样想过，乾脆就这样分手，让彼此都得到解脱。

那天阿单来，那样疲惫的神情，他几乎不敢看，

他到底作了什麽？把阿单搞成这样，把他自己搞成这样，把马戏团搞得这样。

如果当初坚持永远不再唱歌，自己会不会过得比现在快乐一点？

肯定不会，阿豹想，如果能够再重头来过，他势必还会作出一样的决定。

然後再一次的牺牲阿单。

他深深吐出一口烟。

背负著一个人的梦想，或许他还能飞，但是若是背负著四个人的呢？

阿豹只觉得累，好累，而这样的疲惫似乎永无止境。

如果再继续走下去，他还要再背叛阿单几次？现在的他甚至连看著阿单的眼睛都做不到。

或许分手对彼此而言才是最好的选择。

这是他的软弱与自私，连他自己也无法对自己原谅。

「你不去吗？」

阿豹回过头，乔治靠著落地窗看他，那双茶色眼睛看起来比平常深了几分。

「去哪？」

「去找他。」

阿豹沉默著转回头，抽了一口烟。

乔治走过来，拿掉他的烟。

「如果我是你我就会去。」

「可惜你不是我。」阿豹说。

「没看过像你这麽别扭的人，想去就去啊，根本就没有什麽好顾虑的。」乔治笑，抽著那支烟：「还是你宁愿後悔？」

「妈的。」阿豹骂了一声。

乔治看著他，那双茶色眼睛很亮，有点像阿单。

「我告诉你，你根本没那麽伟大，如果你一个人就可以毁掉马戏团，那我们其他人的 fans 不都要去死了？」乔治语气轻松：「反正最惨也不过就是换主唱而已，我是无所谓啦。」

阿豹没有说话，只是看著他。

他那样犹豫的神情像小孩一样，乔治笑起来，伸手揉乱他的短发。

「去吧。」乔治说。

那瞬间的阿豹还是没有动，只是静静看他。忽然阿豹伸手拥抱他，短短的几秒钟，然後和他擦身而过。

乔治笑了笑，听著身後的急促脚步声慢慢远离。

他眯著眼睛看著手中的那只烟，微笑著将嘴唇凑上烟嘴，轻轻吻了一下。

那又怎麽样(51)

阿豹记得多年前的那个夜里，阿单这样问他，范则冶，你怕吗？

回想起当时的他曾经爱得那样义无反顾，为什麽现在的他却怕得连一步也跨不出？

那又怎麽样。

为什麽现在的他已经没有办法说出这样的话？

是什麽让他如此迷惑软弱，是什麽让他竟然荒谬的想要放开阿单的手？

阿豹坐在计程车後座，看著这座城市的光影流动。

什麽时候开始，回家的路竟然变得那麽漫长，阿单还等在那里吗？

阿豹不知道，他只能想著乔治和他说的那句话。

去吧，乔治说。

当他所有的勇敢都要磨尽的时候，其实他也只不过想听见夥伴的这一句话。

屋里一片黑暗。

阿豹走进房间，有些退缩，阿单躺在床上。

他慢慢走了过去，视线适应了黑暗，於是他看见

阿单消瘦而疲惫的睡脸，他忍不住的偏过脸，也许因为憋著气的缘故让心脏窒息的发痛。

好久没有回来的房间 ,比记忆中的还要陌生一些，就连躺在床上的人也是，阿豹转过头，却看见阿单已经张开眼睛。

「你来干嘛？」他听见阿单冷冷的问。

这句话问得几乎没有温度，是阿豹从没听过的语气，他咬牙：「我来看你。」

阿单冷笑，坐起来，「那看完你可以走了。」

阿豹没说话，只是低著头。

阿单看他那样，心里先难受起来，两人沉默一会，阿单说：「你把钥匙还我吧。」

阿豹抬起头。

「我这几天想了很久，与其这样下去，乾脆分手

算了。」阿单说：「我没办法再这样下去了。」

那瞬间阿豹有点撑不住，所以他侧过脸。

这样的情景他曾经想像过，但是一旦真实发生，却比什麽都还要痛。

在外套的口袋里，他将钥匙紧紧捏在手心，紧得有些发疼。

「我不要分手。」阿豹说，声音发抖。

阿单也有些说不出话，但顿了顿，还是接著说。

「范则冶，我不知道你当我是什麽，你想我的时候才来找我，不想我的时候就把我丢在一边，我受不了，我也会痛。我从来没怪你什麽，我只想要你过来抱我，不过就只是这样，你也做不到。」

话到这样，阿单说不下去，而阿豹依旧侧著脸，已经无法控制住眼泪。

空白的窒息压迫著他们，每一秒钟的流过都让人

难捱。

阿豹没有办法说话，他连看著阿单都没有办法。

明明是最爱的那个人，曾经只要一个拥抱就可以消除所有的不开心，现在却连靠近一步都怕被厌恶。

为什麽他会以为分手能够使彼此得到解脱？现在的他就连呼吸都感觉困难，他完全无法想像，没有阿单的日子他又是怎样。

他连不要分手这四个字都说不出来。

而阿单别开了视线。

「范则冶，我没办法爱你了，」他说：「我已经不认识你了。」

阿豹终於忍不住的哭出声。

阿单闭上眼睛。

眼泪不停的流，他不知道要怎麽样才能让它停下。

何以如此，爱竟走到这般地步？

那又怎麽样(52)

阿单很疲惫。

一夜未眠，他今天作什麽都觉得有些恍惚。

昨晚阿豹待到半夜就走了，两人最後一句话也没说，这代表他们已经结束了吗？阿单不知道，他已经没有力气再去想。

「连这麽简单的东西都会写错，你未免太粗心了，给我拿回去重作。」

主管皱著眉头，阿单一言不发的把文件接过来，不小心触碰到他的手指，只见他像是碰到脏东西似的迅速收回手。

阿单自嘲的扬了扬唇角。

一路走回隔间，对於偶尔传来的奇异眼光他已经见怪不怪，他坐回座位，胃传来隐隐的闷痛，他闭了闭眼睛。

「还好吗？」坐在对面的张天南走过来，阿单想他的脸色大概很难看。

他摇摇头，勉强挤出一个微笑，正想开口说些什麽，一股甜腥味忽然涌上来，他控制不住的呕吐，眼前有些发黑，他听见张天南慌张的声音：

「欸，你还好吧!?」

他想说话，但是说不出来，整个口腔都是血味，他又反胃的呕了几口，周围忽然嘈杂起来的人声慢慢的从他的意识中抽离出来。

他想睁开眼睛，却只感觉整个世界在他眼前黑暗一片，再无任何光亮。

阿单慢慢张开眼睛。

一片的白，他呆滞的眨动著睫毛，过了几秒才意识到自己在医院。

「你怎麽把自己搞成这样？」坐在一旁的张天南皱眉看他：「幸好只是胃出血，妈的我被你吓死了，还以为你得了什麽绝症。」

阿单想笑，却笑不出来。

「医生说你要住院观察，你家里电话呢？我帮你打回去让他们过来帮忙。」张天南掏出手机。

阿单看著他，那串电话号码到了嘴边，怎麽也说不出口，他只好笑笑：

「没关系，我等一下自己打。」

张天南的表情像是懂了什麽般的微妙，他收回手机，忽然说：「你下个月到我公司来吧。」

阿单沉默著，张天南又往下说：「我不是同情你才这样，我早就想挖你了，只是怕你看不上眼。最近我看你在公司也很难待下去了，乾脆到我这里来做，虽然薪水没那麽高，但也比较自在。」

「我会考虑。」阿单说。

张天南拍拍他：「我回去了，有什麽状况打给我，我会过来。」

阿单感谢的点头，不一会张天南就走了，留下他一个人。

他坐起身，手腕插管，他行动不便的往放置一旁的外套口袋中掏著手机，心里犹豫。

打吗，不打吗？

他看著萤幕上那枚大头显示，最後还是按下了播出键。

范则冶，如果我们还有一点缘分，你就过来吧。

那又怎麽样(53)

但是最後来的不是阿豹，而是丁子。

「你怎麽把自己搞成这样？」她问，眼睛有一点红。

阿单有些发呆，过了一会才勉强笑说：「不好意思麻烦你过来，我家人不在台北，认识的人也……」

话说到这里，他就没有再说下去了，只是苦笑。

丁子拍了拍他的手。

「我很高兴你在这个时候想到我。」她说。

阿单有些感激的反手握住她的手，丁子倾身过来给他一个拥抱。

阿豹从摄影棚走出来，脸色苍白疲惫。

下一个通告两个小时後开始，最近正值第二张专辑的宣传期，密集的通告让他们有点吃不消。

「还好吗？」小龟走过来问他，阿豹点点头。

「我去把车子开出来，大门口见，你们上完厕所就快点过来。」宣传说，「还有阿豹，你手机记得要关静音，刚刚有人打给你。」

阿豹接过宣传手上递过来的外套，还有点恍神的样子，阿忍勾过他的脖子问：「你干嘛？刚刚上节目也是这样，不舒服吗？」

乔治看他一眼，阿豹摇摇头，穿上外套，手不自觉的插进口袋，握著那串钥匙。

他终究没有把它还给阿单，如果还回去了，他们就真的结束了。

他不要这样。

手指碰触到手机冰冷的外壳，他拿出来，果然好几通未接来电。

「怎麽了吗？」看他脸色不对劲，乔治问，阿豹摇头，走到旁边打电话。

漫长而单调的来电答铃结束，到最後阿单还是没有接。

阿豹好不甘心，所以他又再打一次。

爲什麽阿单不接？是没听见，还是故意的躲著他？

就在答铃即将到达尽头的那瞬间，电话被接起来了，阿豹的心悬了悬，说话的却不是阿单。

「阿豹吗？」电话那头的女声问。

不远处的三人回头看著阿豹，看著他脸色沉重的走过来。

「我不能去了。」阿豹说。

小龟和阿忍互看一眼。

「怎麽了？」小龟问。

阿豹低著头，手在口袋里将那串钥匙握得死紧。

「阿单住院了，我现在就要过去。」他说，却始终

不敢看他们的表情。

直到阿忍走过来抱住他的肩膀。

「妈的你这臭小子，把脸抬起来，」阿忍说：「有什麼好怕的，你怎麼越来越娘？」

「干。」阿豹揍他一拳。

阿忍笑著揽了揽他的肩膀：

「快滚吧你，叫阿单那浑蛋给我好好保重他身体，居然拐走我们主唱，下次我一定要狠狠揍他。」

「我也要补一拳。」小龟说。

「那我也补一脚好了。」乔治说。

这群白痴。

阿豹这麼想著，却忍不住微笑起来。

那又怎麼样(54)

选择，其实需要勇气。

现实毕竟不能够两全，阿豹知道他这一走，将会牺牲掉一些东西，有关他的，有关马戏团的，但是最後他还是做出选择。

因为每个人都只能拥有一边的翅膀，所以只有一个人的话，是绝对飞不起来的。

阿单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而他至今才了解这些话的意思。

没有阿单的日子，他不想过。

所以对不起，阿忍、小龟、乔治。

对不起，接下来的人生，他选择和阿单一起走。

阿单躺在病床上，阿豹坐在旁边傻傻的看他。

有多久了，他们这样好好的相处？没想到竟要等到阿单睡著之後。

他拉过阿单的手腕，侧过脸轻轻一吻，心里有些发酸。

这个动作大概打扰了阿单，只见他皱眉，睫毛动了动，慢慢睁眼。

两人对视一阵，忽然阿豹说：「欸，让我抱一下吧。」

阿单没有答应，但也没有拒绝。

所以阿豹倾过身抱他，小孩一样的把头靠在他的胸前。这个人似乎什麽都变了，可是这个一向喜欢的姿势却还是没变。

阿单忍了忍，还是忍不住，反手紧紧的拥抱他。

就这麽一个拥抱，以前的什麽东西好像都回来了，然而阿单明白那些东西毕竟已经都过去了，只有一个拥抱，怎麽能够填补他们之间的那道裂缝？

即使这样，他还是不想放开。

「单以律，」然後他听见阿豹问：「你怕吗？」

阿单没有回答，却先听见了阿豹的答案。

「我好怕。」阿豹轻声的说。

阿单拥抱他的手臂收紧了些。

「我爱你，单以律。」阿豹的声音里有些坚定的什麽。

他那时候没有听懂他的意思，阿豹温暖的嘴唇就覆盖上来，久违的吻，其实他一直等待的，不过也就

只是这个。

阿单摸著他的头发，终於放弃似的回应他的吻。

狭小的隔间，帘幕没有办法完全密合的拉起，留下两个手掌大小的空隙，从这个角度看去，刚好能够看见两个男人唇贴著唇的动作。

这个画面被人偷偷拍下，成为第二天影剧版的头条新闻。

55

马戏团主唱出柜？　阿豹医院激吻男性友人

阿豹舌吻同性恋人!?　同房病患直呼：不可思议

各家报纸的影剧头版，斗大加粗的标题下，那张不知道从哪里流传出的照片被放大，记者们纷纷发挥天马行空的想像力，有如小说般曲折的恋情猜测成为民众们茶馀饭後的最佳话题，而阿豹始终没有出面澄

清。

自从同志绯闻爆发以来，所有马戏团出席的公开场合上都不见主唱阿豹身影，网友质疑经纪公司有意将他冷冻。马戏团的经纪人 Ben 则出面解释，阿豹因为最近通告密集累倒，所以公司放了他几天假，绝无冷冻之说，阿豹礼拜六就会出席专辑签唱会。据了解，马戏团第二张专辑预购售量其惨无比，原本预定拍摄的广告也因厂商纷纷却步而泡汤，粗略估计，马戏团目前至少损失七百万。

——〈娱乐星周刊〉

乔治放下周刊，看了一眼身旁脸色红润的阿豹，实在看不出来这家伙哪里有累倒的迹象，会过劳死的应该是他们三个吧？

「听说你要被解冻了。」小龟说。

阿豹耸了一下肩膀：「不知道，Ben 到现在还是气得不想跟我说话。」

「干，谁叫你那张照片拍得那麽经典，曼曼还帮你表框起来。」阿忍笑：「是被跟拍还是被爆料啊？」

「谁知道。」阿豹扯了一下嘴角。

乔治用手肘顶顶他，阿豹回过头。

「你明天真的要那样做啊？」

阿忍和小龟也看了过来。

阿豹眯了眯眼睛，露出一个微笑的表情。

签唱会前三分钟。

休息室里，阿豹勾过阿忍的肩膀。

「欸，对不起，」他说：「我根本不是世界第一的主唱。」

阿忍笑，难得没有揍他，反而抱他一下。

「对我而言，你就是世界第一的主唱。」

再次踏上舞台的感觉，很奇怪，好像隔了一个世纪那麽久。

阿豹看了看台下，一大排摄影机对著他，再过去一些，举著牌子高喊加油的歌迷们比他预期要来得多，阿豹弯著唇角笑。

他想，他会怀念舞台的这个高度。

「上啊，兄弟们。」然後阿忍说。

三首主打新歌发表完毕，大群记者紧握著麦克风伺机而动，阿豹还是笑，接过乔治递过来的木吉他。

「我要把这首歌献给一个人，」阿豹说：「他陪伴我七年，在我最痛苦的时候他始终没有离开，但是我却曾经离开他一段时间。」

他笑了笑，慢慢的将视线环绕台下一圈。

他看见他亲爱的经纪人,还是那样有点生气的脸。

他看见那些举著自制牌子的歌迷，他应该多在她们身上花一点时间，或许现在就不会感觉那麽亏欠。

他看见那些熟悉或陌生的记者，厌恶和感激的情绪交杂，不过现在都已经无所谓了。

他回头看著他的夥伴，然後说：

「谢谢你们陪我走了这一段。」

吉他乾净的旋律在一片乱哄哄声中响起，然後渐渐的，那些噪音都远去了。

宽广的空间里，似乎只剩下阿豹的吉他。

阿豹微笑，唱了起来。

如果你听见我
你会明白　我的执著
我不放手　我不放手　我不放手

他的歌声有别於以往，有种难言的穿透力，像是直接唱进了每个人的心里。每一个音符都温柔而乾净，每一句歌词都传达执著的坚定，阿豹闭著眼睛，侧脸俊朗，微扬的嘴角带著一点孩子般的稚气，没有人能够移开视线。

吉他刷下最後一个音，阿豹张开眼睛，对著身前的麦克风笑：

「我的手一直在发抖，干，我超猥的。」

他顿了顿，轻轻的又笑：

「欸，我爱你。」

电视萤幕上，那个俊朗的男人直视镜头，轻轻的

说：「欸，我爱你。」

这应该是很美的一个画面，可惜萤幕底下那排「马戏团主唱大胆出柜　签唱会上表爱意」的标题太过抢眼，再加上右边跑马灯不停显示某立委背当场抓奸的新闻，导致这场浪漫告白说怎麽怪就怎麽怪。

阿单坐在沙发咬著烟笑，阿豹在旁边有点生闷气的样子。

「干，太煽情了，我都要哭了。」阿单做势用袖子擦擦眼泪，被阿豹揍了一拳之後，两个人都忍不住笑。

「说真的，你以後打算怎麽办？」阿单问。

「给你养啊，」阿豹说，回头给他一个挑衅的眼神：「你怕了？」

阿单笑，拿下烟。

「怕你老师。」他一边这麽说，一边吻住了他。

阿豹笑起来，反手紧紧抱住他。

56

三年後

冬末的阳光温暖的照射在草坪上，红地毯两旁有著布置精美的鲜花拱门，走道两侧摆著一排排整齐的座椅，再远一点的地方则是好几张长桌，上面摆满了精致可口的餐点。

出席的宾客不算太多，但都是至亲的熟面孔，三三两两的聚在一块閒聊。

阿忍穿著正式西装，鼻翼上一点发亮鼻钉，有点

可怕的翻著白眼不断背著誓词，小龟在旁边叼烟看著他笑。

半年前马戏团和公司结束合约後解散，乔治转战戏剧和主持，依旧是一线人气男星；阿忍走向幕後，担任前马戏团专辑制作人的助理，积极想转型成为唱片制作人；小龟受到男友影响开始拿起相机，日前曾发行摄影集结合心情笔记，蝉连书店五周非文学类排行榜冠军。

阿豹成为知名词曲创作人，偶尔在阿忍和曼曼开的小酒店驻唱，年底计画自费发行个人专辑，目前预购量已达八成。

阿单跳槽张天南公司成为合夥人，从事房屋经销仲介，几个月前公司股票上市，两人身价翻了好几翻。

「龟……龟……」

忽然一个软绵绵的东西扑抱上小龟的小腿，他笑了笑，弯腰将那个小东西抱了上来，小家伙张著圆圆的眼睛，毫不客气的把口水抹在小龟的西装外套上。

「小鬼，要叫叔叔。」

当爹的阿忍骂，伸手要把他抱过来，无奈儿子不买帐，把头别过去死命巴住小龟。

「欸，那边说要开始了，你们准备……干，你这小鬼又在吃我女人豆腐！」

不远处一个俊美男人迅速冲过来，拉著小家伙的衣领就要把他从小龟身上剥下，被小龟狠狠瞪了一眼。小鬼示威的转过来不屑的看著男人，一旁站著的阿忍顿时对自家儿子早熟的行为感到无比的激赏。

「要开始了。」曼曼走过来接过儿子，化解这场大小情敌的纠纷。

众人纷纷找了位置坐下。

结婚进行曲响起，没多久，阿单和阿豹牵著阿单的母亲走进场。

阿豹看了特地保留的亲友席一眼 ,那里空荡一片，他的家人最後还是选择缺席。

他低下头，手心传来温暖的体温，他转过头，阿单的母亲对他微笑。

他们走过长长的红地毯，走过好几道花门，两位新郎穿著一黑一白的西装，阳光洒了他们一身，整幅画面有种静谧的神圣。

不远处，乔治站在亲友席後方双手环胸，唇角微扬，墨镜遮住了他大半的神情。

「我把我的儿子交给你了。」

台前，阿单的母亲笑著将两人的手交叠在一起，那一瞬间阿豹红了眼睛，阿单笑著握住他的手。

阿忍站在两人面前，念了一段圣经上的文字。

「单以律，你愿意以范则冶为你的丈夫，爱他、扶持他、尊敬他，无论健康或生病都守著他，发誓一

辈子都对他忠诚吗？」阿忍问。

「我愿意。」阿单说。

「范则冶，以上的问题请你自动在心里重复一遍，你愿意吗？」

干，阿豹咬咬牙，还是忍不住笑：「我愿意。」

戒指放在盘子里呈上来，同款的男戒，阿单先取，将戒指慢慢套入阿豹刺了枚单翼翅膀刺青的无名指上，阿豹则快狠准的将戒指在阿单指上套到底。

「请新郎亲吻新郎。」

阿忍飞快看了掌心的小抄一眼。

不过两位新郎根本不在意他的不专业，彼此自顾自的缓缓靠近，唇贴著唇的一个轻吻，然後眼对眼都有点害羞的笑起来。

这个瞬间被小龟捕捉下来，冲洗成一百厘米×八

十厘米的尺寸，悬挂在这对新人的房间。

他们相信，这幅照片一定陪伴他们继续走过未来的好几个十年。

(完)